目錄

第一章 緒言……一

第一節 宗教共同之點……一

第二節 神仙之觀念……三

第二章 外人對於道教史之分期……九

第三章 諸書所述道教之起源……一四

第四章 道之名義與其演變……二八

第一節 子思中庸宋儒朱子所說之道……二八

第二節 張衡靈憲廣雅列子及宋儒周子所說之道……二九

第三節 道家之所謂道……三一

第四節 道經之所謂道……三六

第五章　道教以前之信仰……………………………………四三
第一節　古代之巫祝史……………………………………四三
第二節　秦漢之方士……………………………………四八
第六章　道教之形成……………………………………五四
第一節　于吉太平道及張角……………………………………五四
第二節　太平清領書與太平經之關係……………………………………五七
第三節　張陵天師道及孫恩……………………………………七六
第四節　張天師世系考……………………………………八二
第五節　寇謙之改革天師道……………………………………九四
第六節　茅山道與武當道……………………………………九六
第七章　道教之神……………………………………九九
第一節　天地間之神……………………………………一〇〇

第二節 人身中之神……一〇四
第三節 洞天福地……一一〇
第八章 道教之方術……一二一
第一節 符籙祈禳禁劾諸術……一二一
第二節 守庚申……一二三
第三節 房中行蹻變化……一二四
第九章 道教之修養……一二九
第一節 內丹……一三〇
第二節 存思……一三二
第三節 導引沐浴……一三三
第四節 服食燒煉……一三六
第十章 道教之規律……一四二

第一節 傳受……一四二
第二節 賞善罰惡……一四四
第三節 齋戒及清規……一四六
第四節 誦持……一五一
第十一章 道佛二教之互相利用……一五四
第十二章 道佛二教之相排……一六七
第十三章 唐宋兩朝之道教……一七四
第十四章 道教之流傳海外……一七九
第一節 新羅之花郎……一七九
第二節 日本之山伏……一九一
第三節 眞臘之八思及其他……一九五
第十五章 道教經典之編纂與焚燬……一九七

第一節　漢書藝文志……一九七
第二節　道教經典之編纂……二〇〇
第三節　元代之焚經……二〇三
第十六章　道教之分派……二〇七
第十七章　明清時代之道教……二三一
第十八章　現在之道藏與輯要……二三五
第十九章　宮觀及道徒……二三七
第二十章　結論……二四〇

中國道教史

第一章 緒言

第一節 宗教共同之點

自有人類以來，稍能進化者，莫不有宗教。隨其文化進步之程度，而有拜物、汎神、多神、二神、一神之不同。其蠻野、文明之現象雖不同，而自有其共同之點焉。即凡一民族之發生，各有其團結之需要，與其互相之約束，乃本其素來之信仰，或爲祖先，或爲物類，於以聚族而謀生。此即蠻野之人民，或拜木石禽獸，或拜日月山川水火祖先之由來也。迨知識進步，則以爲有善惡二神，相爲消長，彼此爭鬬，而人民則仰善神之佑護，此即神佛與魔之所由起。又其後則以爲善神終勝而惡神退避，統於一尊，

此則天尊、上帝之由來，而道教降魔之說，亦由此出。其實高等之宗教，專奉唯一之神者，其起原亦莫能外是也。

於此可見世界宗教，雖各歧異，而其根本之點，則實屬一致。皆避惡而趨善，所謂惡者，黑暗、汙穢、嫉妬、詐偽、怯懦、賊害、傷殘、夭折、疾病、困苦之類是也。所謂善者，光明、清潔、仁愛、忠信、寬厚、勇毅、養護、壽考、健康之類是也。試觀今日世界高等之宗教，如基督、回教、猶太、佛教之類，皆以淫、殺、貪、妄語諸戒為根本，而道教之示戒亦莫能外是焉。食物之禁忌，禮儀之嚴密，則猶太、回教等禁忌甚嚴，而佛教之禁葷辛、禁酒。道教之禁五葷三厭，謂天厭雁、地厭狗、水厭烏魚，而五葷亦曰五辛，卽楞嚴經所謂：『是諸衆生三摩地當斷世間五種辛菜，是五種辛，熟食發婬，生啖增恚』者也。五葷者，梵網經謂：『五辛，一蔥、二薤、三韮、四蒜、五興渠。』楞伽經謂：『五辛，一大蒜、二茖蔥、三慈蔥、四蘭蔥、五興渠。』爾雅翼云：『西方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蒜、茖蔥為五葷，道家以蒜、韮、薤、芸薹、胡荽為五葷。』是可見道教之五葷，與佛教所禁者，不甚相遠。而回教之禁忌，見於天方典禮諸書者，尤為詳密焉。是皆以其不潔淨而能使人昏蠱故耳。又如猶太教之割禮洗禮，今基督教已廢去割禮而單行洗禮，禮節亦有不同。回禮尚

有行之者。其他如齋戒、祈禱、禳除、懺悔之屬，各教皆通有之。而如儒教，當孔子之時，於齋戒、祈禱、禳除等亦視爲甚重。今之道教，尤爲興行。此各教共同之點，自古以來，遍及中外，莫能或異，可知世界人類心理，實有同然者也。

第二節　神仙之觀念

至於神仙二字，似惟道教專有之矣。實則他教亦利用此神仙之名稱。如佛教稱外教之得道者爲大仙、爲仙人。而希臘多神教，譯者亦借用仙之名，而有水仙花仙等，以別於神之稱而爲神之次位。今姑以佛教、基督教所列者，而分別之如左：

（一）神仙之品位　九品之說，佛教已有之，彼蓋分佛徒證果之地位，而別爲九品蓮臺，以說其證果之高下，此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凡威智機行等，皆有此九種之品類。列仙傳云：「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在佛經。」此可見道教之神仙，亦引佛教入之也。楞嚴經云：「不依正覺，修三摩地，別修妄念，存想固形，有十種仙。堅固

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圓成，名遊行仙。堅固動止而不休息，精氣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禁咒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絕行仙。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其所說何與中國之神仙，無以異耶。

再觀基督教人所說天神卽天使之品位，基督教人李杕天神譜：『天神分九品：至愛者（愛主至切，其情篤摯，如烈火之炎炎不息。）普智者，（認主至明，知理最博。）上座者，統權者，異力者，大能者，宰制者，宗使者，奉使者，（卽護守世人之天神，一人一神。）九品合爲三軍，至愛、普智、上座爲上軍，統權、異力、大能爲中軍，宰制、宗使、奉使爲下軍。品愈在前，則稟性愈美，膺寵愈隆。合九品三軍則有總領天神，卽彌額爾是。』此則基督教分天神卽安琪兒爲九品也。

至於道教，其分別九品，如雲笈七籤卷三道教三洞宗元曰：「太淸境有九仙，上淸境有九眞，玉

清境有九聖，三九二十七位也。其九仙者，第一上仙、二高仙、三大仙、四玄仙、五天仙、六眞仙、七神仙、八靈仙、九至仙。」以九爲等第，亦與佛教、基督教同。按回教分信徒爲九品：「聖四，曰至聖、曰大聖、曰欽聖、曰聖人。次曰大賢、曰智者，又曰通識、曰廉士、曰善人、曰庸常，又曰信士。」此與漢書古今人表之分九等，以聖人、仁人、智人爲首者，亦略相似焉。此雖皆以人類分等第，亦可見九品之分，實爲各教共同之點矣。

（二）神仙之性質　道教於神仙之性質，最先說者爲莊子逍遙遊篇：「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又齊物論：「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又大宗師：「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又：「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

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此言眞人之名稱及得道者之神通，實爲道教所祖者也。莊子之言如此，其後列子黃帝篇亦引申莊子之說曰：「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又湯問篇曰：「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神仙之形性與其居處，大略如是。

其在佛教法苑珠林卷六諸天部起世經云：「一切諸天有十別法，一、行時來去無迹。二、行時來去無礙。三、行時無有遲疾。四、行時足無蹤跡。五、身力無患疲勞。六、身有形無影。七、無大小便利。八、無涕

睡。九、身清淨微妙，無皮肉筋脈脂血髓骨。十、身欲現長短，青黃赤白，大小粗細，隨意悉能，並皆美妙，端嚴殊絕，令人愛樂。』起世經又云：『諸天身充實洪滿，齒白方密，髮青齊整，柔軟潤澤。身有光明，及有神力，騰虛飛遊，眼視無瞬。瓔珞自然，衣無垢膩。』智度論云：『諸天身有光明，不須日月，勝於日月，皆由身清淨故得。』樓炭經：『諸天人髮紺青色澤，天人青色，髮亦青色。』又阿含經云：『諸天，身衣隨意，無復男女婬欲以禪定法喜爲食。』又因果經云：『天人身淨，不受塵垢，有大光明，心常歡悅，無不適意之事。』

進觀基督教人所言天神或天使之形質，如李秋天神譜云：『一、天神無形體，與上帝同。二、天神美妙，有光明。三、天神在天國，亦上帝所造。四、天神之數，多于世人九十九倍。五、天神或化爲白鴿。六、天神分九品（見前。）七、天神最著名者有三，一曰彌額爾，譯言誰似天主，美麗無比，凡天主大顯尊榮之事。每使彌額爾下降，二曰嘉彼額爾，譯言天主勇力。蓋其所司，乃承行天主極大事功也。三曰辣法額爾，譯言天主神醫。世人有神形大病，天主特遣此神來治，故名之。八、天神雖無肉體，然別具一身，清虛縹渺。別有食物，是爲天糧。多能奇事，瞬息間可以清氣成軀，外貌與生人無異。九、天神有明司，故知

理達義，穎悟過人。十、天神有欲司，惟有意念，無情欲。念念愛天主。十一、天神自謂尊嚴，不服主者，下地獄爲魔。十二、天神爲有限之體。一不能化二，在此不在彼。十三、天神救助生人，掌治萬象，故天主賦以才力。十四、天神有羽翼。十五、天神身長如九歲男孩，兩手交胸前，目常仰望上天。髮作光線色，垂至肩上。身穿長白衣，裙及足背，長衣外有套衣一領，如六品祭服。或作白色，或作青色，或絳色。足行泥上不染。聞人惡語，卽以兩手掩面。十六、天神之語不與世人同，彼此以意相默會，因無脣舌也。惟能運動淸氣，使出言奏樂。十七、天神驅魔逐鬼。十八、上天星象，各有一天神看守。天下各國皆有天神看護。十九有闢人神形之力，如啓人悟，激人欲，制人身之類，及衛人引人助人。二十、天神攝教（管教務）守堂。二十一、淸潔（無身故貞）。二十二、和睦，（九品相愛如一人）」觀此，基督教之天神卽西書所謂安琪兒，實較佛教之諸天，道教之神仙，所述尤爲美備。然其相同之點，仍有可見者耳。

第二章　外人對於道教史之分期

各教有共同之點，亦有特異之點，道教亦然。惟各教皆有其歷史，以行於世，而道教無有也。道藏之書雖多，要皆空虛誕妄，等於無物，無從採擇。余昔者曾編有道教史概論，祇舉大略，似未得一般之注意。日本學人獨有從此事以爲編纂者，以余所見，有小柳氣司太之道教概說，我國人皆有譯出，然亦率略而不可根據。東洋學報第一卷及第十、第十一卷，有妻木直良之道教之研究，常盤大定之道教發達史概說，亦皆未完成。常盤研佛教有素，於道教不過初爲嘗試，其不能圓滿，可斷然也。惟於道教之分期，妻木僅舉第一期草創時代，分爲神道時代，雜起時代，天師道時代。常盤較爲周到，分爲第一期開教時代，第二期教會組織時代，第三期教理研究時代，第四期教權確立時代，第五期繼承退化時代，分劃頗爲秩然。姑移譯於左：

其序言曰：『自南北朝以來，道教判爲二系統。元代以後，更明白區分爲二大系統。南方曰正一

教，以符籙科教爲主。北方曰全眞教，以服食煉養爲主。正一教加上教理，全眞教惟主實修，此道教發展之大勢也。北方教徒，因不絕之努力，立教會之基礎。彷學佛教，具相當之形式，在儒佛兩教以外，佔獨立之地步。而南方教徒，與之表裏，加以理義，呈莊嚴之觀，其發展之跡，大略可分爲五期。

第一期開教時代　此指後漢張陵開立天師道時代（西曆一四二）至東晉末（四一九）凡二百七十七年間。其時道士之雄爲張陵，尚有同時之于吉，稍後之葛玄，西晉之陳端、王浮，東晉之鮑鯖（靚之誤。）此等之人，依章醮符書，以布其教。又有後漢之魏伯陽，東晉之葛洪，說服食煉養之法，值時代之繁興，不外爲煉養、服食、陰陽五行而已。

第二期教會組織時代　此指自南宋開運（四二〇）後，未幾，北魏寇謙之，制定受籙之儀禮，經北周武帝，及南北朝之末，百六十年間。此時有力之道士，北方自魏寇謙之外，有北周之張賓，南方則有宋之陸修靜、顧觀（歡之誤，）齊之孟景翼、張融、陳顯明，梁之陶弘景等。此時代之特色，自東晉末俄然風靡天下，倣佛典之體裁內容，擬作道經，以整道教之形式，而給以內容。如梁之智稜，周之衛元嵩，以佛僧還俗而入道教，可以反證道教之發達。同時，依彼等解釋道經，當頗能助道教教義之發

達。

第三期教理研究時代　自隋至唐代（五八一—九五九）三百七十八年間，其間以唐玄宗為中心。便宜上分為二期。

前期（五八一—七五五）一百七十三年之間，隋代有虞永通，唐代有傅奕，有李播、蔡晃、李榮、方惠長。彼等在三教談論之中，與佛教學者，甚有教理上之葛藤。而玄宗時之吳筠、司馬承禎，於道教之內容，加一層之深度。此時期，在佛教為前後無比之健全時代。同時，道教健全之點，前後亦未見其比。而於其間，道經之擬作，較南宋以後者，加多不止一倍。（南宋指南朝劉氏之宋已見前。）故天寶年間，道書之編纂者有三處，惟其教理，則不能脫佛教之範圍。

後期（七五五—九五九）二百〇四年之間，繼續前期。此時學者，有僖宗時之杜光庭，及後周世宗時之陳摶，可差肩於前期之光彩。世宗之廢佛道，別有內容。

第四期教權確立時代　自宋迄明萬曆三十五年（九六〇—一六〇七）六百四十七年間，便宜上分為前中後三期。

前期北宋時代（九六〇—一一二六）一百六十六年間，爲努力編輯道藏，欲確立聖典之時代。其間學者，有眞宗時之姚若谷、王欽若、張君房等，有徽宗時之林靈素、王方志、王仔昔、天師張嗣宗等。

中期自南宋迄元世祖（一一二七—一二九四）一百六十七年間，爲道教教會統一確定時代。此時期爲道教史上，最可注目之時代。當一一五三年，金之王中孚，唱全眞教，使管領天下教事。一二六八年，元之酈希誠唱眞大道教。又有王中孚弟子丘處機，以一二二七年，主領天下教事；元之張宗演於一二七六—一三〇六年之間，賜正一天師之號，其子張與材，爲正一教主，管領江南道教。

後期自元成宗迄明神宗時（一二九五—一六〇七）三百十三年間，教會愈益發達，且爲道藏完成時代。在明正統年間，宋披雲雕印道藏四百八十函，五千三百五卷；萬曆三十五年，天師張國祥續行編纂三十二函百八十卷。

第五期繼承退化時代　自明萬曆三十六年以後，及於現代（一六〇八—今）三百三十餘

年間，其間不見有思想之發達。然廟觀之建立巍巍，極輪奐之美。然而自梁代以來，佛道混交之弊，愈趨愈甚；不獨爲毒於道教，亦且佛教蒙其毒。遂至佛道二教，皆遠離於中國之思想界，不足以支配人心。而宋儒之理學，普及於全體。以禪學代表之佛教，次第被驅逐於思想界外。於是乎昔之道教，欲以迷信取佛教而代之者，究不能維持今後之人心。故至清朝，佛教固已崩壞矣，然而道教，亦何能應付此進步不息之中國人乎？是賴有新儒教、新佛教之興起矣。」

以上常盤之言，實有至理。彼之研究雖初闖嘗試，且所舉名字之錯誤，皆不足論。而其深刻之觀察，不能不爲今之道教危懼也。惟彼之著作既未完成，而吾人對於道教之源流，實未可即以此爲滿足。因即以昔所編之道教史概論，加以補充，庶使關懷道教史者，稍有充分之興味。而於整理道教之方，使之復興，有厚望焉。

第三章　諸書所述道教之起源

道教實源於道家，及古代以來方士神仙之說，其先皆託於老子。惟自道教因與佛教對抗之後，遂別造起源之說。今據魏書釋老志曰：「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峨嵋，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如此之人，不可勝紀。其爲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所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靈帝置華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爲禮。及張陵受道於鵠鳴，因傳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祕，非其徒也，不得輒覩。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勑水，奇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

往往而尊事之』此猶謂道教原出老子也。然觀葛洪神仙傳云『自伏羲至三代，顯名道士，世世有之。其老子蓋得道尤精者也。內實自然，欲正定本末，當以史傳爲據，幷仙經祕文，以相參會。其他俗說，文多虛妄。其後道士私有增益，非眞文也。著道德三篇，尹喜行其道。至漢竇太后好黃老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令讀之。故莊周之徒，以老子爲宗。』其語意視老子甚爲淡漠，僅稱爲莊周之宗，絕不認爲道教之起源。道家與道教由此而分判，開道教之先者，必爲駕乎老子之上者矣。故葛洪枕中書：『昔二儀未分，溟涬鴻濛，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狀如雞子，混沌玄黃，已有盤古眞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乎其中。溟涬經四劫，天形如巨蓋，上无所係，下无所依。天地之外，遼屬無端，玄玄太空，無響無聲，元氣浩浩，如水之形。下無山嶽，上無列星，積氣堅剛，大柔服維，天地浮中，展轉無方，若無此氣，天地不生。天者如龍旋迴雲中。復經四劫，二儀始分，相去三萬六千里。元始天王在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宮殿並金玉飾之。常仰吸天氣，俯飲地泉。復經二劫，忽生太元玉女，在石澗積血之中，出而能言，人形俱足，天姿絕妙，常遊厚地之間，仰吸天炁，號曰太元聖母。元始君下遊見之，乃與通氣結精，招還上宮。當此之時，二氣絪縕，覆載氣息，陰陽調和，无熱无寒。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並不復呼吸宣

氣，合會相成，自然飽滿，大道之興，莫過於此。結積堅固，是以不朽。金玉珠者，天地之精也，服之與天地相畢。元始君經一劫，乃一施太元母，生天皇十三頭，治三萬六千歲，書爲扶桑大帝東王公，號曰元陽父。又生九光元女，號曰太眞西王母，是西漢夫人。天皇受號十三頭，後生地皇，地皇十一頭，地皇生人皇九頭，各治三萬六千歲。於今所傳三皇天文，是此所宣，故能召諸天上大聖及地下神靈，无所不制。故天眞皇人，三天眞王，駕九龍之輿是也。次得八帝，大庭氏、庖羲、神農、祝融、五龍氏等是其苗裔也。今治五嶽。」隋書經籍志「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禀自然之氣，沖虛凝遠，莫知其極。所以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以爲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眞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說之經，亦禀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若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奧，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眞皇人改囀天音，而辯析之，自天眞以下至於諸仙，展

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

此皆謂道教創於元始，而老子不過元始所度之徒。蓋自東晉以來，爲南方道士新起之說。雲笈七籤卷一百一，首舉元始天王紀：「元始天王，稟天自然之胤，結形未沌之霞，託體虛生之胎，生乎空洞之際。時玄景未分，天光冥遠，浩漫太虛。積七千餘劫，天朗氣清，二暉縕絡，玄雲紫蓋映其首，六氣之電翼其眞，夜生自明，神光燭室。散形鬱馥之煙，棲心霄霞之境，練容洞波之濱，獨秉靈符之節，抗御玄降之章，內氣玄崖，潛想幽窮。忽焉逍遙，流盼忘旋，瓊輪玉輿，碧轡玄龍，飛精流羃，耀電虛宮。東遊碧水濠林之境，上憩靑霞九曲之房。進登金闕，受號玉淸紫虛高上元皇太上大道君，受金簡玉札，使奏名東華方諸靑宮。於時受命，總統億津玄降玉華之女，金晨之童各三千人。飛龍毒獸，巨虬千尋，攫天奮爪，備衛玉闕，天威煥赫，陳于廣庭。飛靑羽蓋，流紫鳳章，金眞玉光，豁落七元。神虎上符，流金火鈴。結編元皇，位在玉淸，掌括上皇高帝之眞。」次爲太上道君紀：「洞玄本行經云：『太上道君者，於西那天鬱察山浮羅之嶽，坐七寶騫木之下，淸齋空山，靜思神眞，合慶冥樞，蕭朗自然，擁觀萬化，俯和衆生。是時十方大聖至眞尊神，詣座燒香，稽首道前，上白道君。不審靈寶出法，從何劫而來，至於今日，凡幾度

人爲蠢。如是復有轉輪天尊，是何刼生，値遇眞文，得令太上之任，致是得度，何獨如之。巍巍德宗，高不可勝，願垂賜告，本行因緣，解說要言，開悟後生。道言：天元輪轉，隨刼改運，一成一敗，一死一生，滅而不絕，幽而復明，靈寶出法，隨世度人。自元始開光，至於赤明元年，經九千九百億萬刼，度人有如塵沙之衆，不可勝量。赤明之前，於眇莽之中，刼刼出化，非可思議。赤明已後，至上皇元年，宗範大法，得度者衆，終天說之，亦當不盡。今爲可粗明眞正之綱維，標得道者之遐迹。爾今聊以闡示於後來，領會於靈文之妙我，濯紫晨之流芳。蓋皇上之胄胤，我隨刼死生，世世不絕，常與靈寶相値同出。經七百億刼中，會靑帝刼終，九氣改運。於是託胎於洪氏之胞，凝神於瓊胎之府。積三千七百年，至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於扶刀蓋天西那玉國浮羅之嶽。復與靈寶同出度人。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勳，錫我太上之號，封鬱悅那林昌玉臺天帝君，位登高聖，治玄都玉京。嘗由我身奉承大法靈寶眞文，世世不絕，廣度天人。慈心於萬刼，溥濟於衆生，功德之大，勳名繕於億刼之中，致令報爲諸天所宗焉。」又爲上淸高聖太上玉晨大道君紀：「洞眞大洞眞經云：「上淸高聖太上大道君者，蓋二晨之精氣，九慶之紫煙，玉暉煥耀，金映流眞，結化含秀，苞凝玄神，寄胎母氏，育形爲人。諱晶蕐，字上開元。母妊三千七百年，乃誕於

西那天鬱寥山浮羅嶽丹玄之阿。於是受籙紫皇，受書玉虛，眺景上淸，位司高仙，爲高聖太上玉晨大道君。治蘂珠日闕館七映紫房，玉童玉女各三十萬人侍衞。於是振策七圃，揚靑九霄，騰空儛旌，駕景馳飈，徘徊八煙，盤桓空途。仰嚼日華，俯拾月珠，摘絳林之瑯實，餌玄河之紫蓮，偃蹇瓊軒，領理帝書，萬神入拜，五德把符，上眞侍晨，天皇抱圖。乃仰空言曰：『子欲爲眞，當存日中君；駕龍驂鳳，乘天景雲，東遊桑林，遂入帝門。若必昇天，當思月中夫人，駕十飛龍，乘我流鈴，西朝六嶺，遂詣帝堂，精根運思，上朝玉皇。脊晉敷鬱儀以躡景，晃晃散結璘以躋霄。雙皇合驚，後天而凋。』夫大有者九天之紫宮，小有者淸虛三十六天之首洞。』次爲三天君列紀：『上淸眞人，總仙大司馬長生法師主三天君，姓栢成，諱欻生，字芝高，乃中皇時人。歲在東維之際誕于北水中山栢林之下。夫名爲欻生者，以母感日華而懷孕。年九歲，求長生之道，至十四與西歸公子、巨靈伯尹，俱師事黃谷先生。黃谷先生者，能爲不死，修靜無爲，不營他術，含精內觀，凝神空漠，思眞安然，以致不死。後五百年，遇金仙石公、寧氏先生、晃夜童子三人，受胎精中記化胞內經，養神上法解結之要。又登太帝滄浪山洞臺中雙玉穴，酣紫明芝液。遇上淸萬石先生，授以乘飛駕虛八氣景龍之躡，反胎守白越度之法。又遇廣成子授以丹靑玉爐，鍊雲根柔

金剛之經，又授以飛煙發霜沈雪浮日朱之法。又遇始元童子、丰車小童，受虛皇帝籙、仙忌眞戒、化一成萬、解形之法。後遇玉清文始東王、金暉仙公，號曰玉皇二道君。告以胎閉靜息，內保百神，開洞雲房，堅守三眞之事。後復詣二玉皇君，問雲房之道，三眞之訣。二玉皇君曰：「三眞者，兆一身之帝君，百神之始眞也。若使輔弼審正，三皇內寧，太一保胎，五老扶精。一居丹田，司命護生；一居絳宮，紫氣灌形；一居洞房三素合明。於是變化離合，與眞同靈，明堂雲宮，紫戶玉門，黃闕金室，丹城朱牕，皆帝一之內宅，三眞之寶室也。於是雲房一景，混合神人，上通崑崙，下臨淸淵，雲蓋嵯峨，林竹葱芊，七靈迴轉，七門幽深，金屏玉匱，符籍五篇，公子內伏，外牽白元，混一成形，呼陽召陰，上帝司命，各保所生，微哉難言，非仙不傳。」又問呼陽召陰出入無方之法，氣出神變之道。二玉皇曰：「呼陽者三氣之所出入也，召陰者六丁之所往來也。若得三氣之所生，能知六丁之所因者，則陽氣化爲龍車，陰氣變爲玉女，則騰轉無方，輪舞空玄之上也。夫氣之所在，神隨所生焉，神在則氣成，神去則氣零。氣者卽二十四神之正氣，是爲二十四氣也。氣能成神，神亦成氣，散之爲雲霧，合而爲形影，出之爲仙化，入之爲眞一。上結三元，下結萬物，靜爲兆身，動爲兆神。是以常混合二十四神，變化三五之眞人，混成正一，合爲帝君，卽兆本神

也。夫人受生於天魂，結成於元靈。天魂生之根，元靈生之胎。流會太一，達觀三道，神積玉宮，液溢玄府，津流地戶，澤憩洞房，日月煥於霄暉，五神混於元父。元父主氣，化散帝極；玄母主精，變會幽元。是以司命奉符，固形扶神，公子內守，桃康保魂，左播無英，右引白元，雲行雨施，萬關流布也。」後二玉皇授款生大洞眞經三十九章，迴風混合帝一之道，斷環割靑，盟誓而傳，得爲上淸眞人，位曰總仙大司馬長生法師，主三天君，理太玄都閬風玉臺，總司學道之仙籍，主括三天之人神萬仙，受事於玉晨五帝北朝於靈軒矣。」次爲靑靈始老君紀『洞玄本行經』云：「東方安寶華林靑靈始老帝君者，往在白氣，御運於金劫之中，暫生鬱悅金映雲臺那林之天，西婁無量玉國浩明玄嶽，厥名元慶。於此天中，大建功德，初無懈心，勳名仰徹。朱陵火宮書其姓名，記於赤簡。仙道垂成，而値國多綵女，元慶遂以寄世，散想靈魔，舉其濁目，朱宮轍其仙名。一退遂經三劫，中値火劫改運，元慶又受氣寄胎於洪氏之胞。上天以其先身好色，故轉爲女子。朱靈元年，歲在丙午，誕於丹童龍羅衞天洞明玉國丹霍之阿，改姓洪，諱那臺。年十四，敬好道法，心願神仙，常市香膏，然燈照暝，大作功德。諸天所稱，名標上淸。南極上靈紫虛元君，託作傭人，下世教化，見那臺貞潔，好尙至法，迴駕於丹霍之阿，授那臺靈寶赤書南方眞文一篇，於

是那臺勵志殊勤，自謂一生作於女子，處於幽房，無由得道。因齋持戒，思念願得轉身爲男，丹心遐徹，遂致感通上眞下降。元始天尊時於琅碧之溪，扶瑤之丘，坐長林枯桑之下，衆眞侍坐。是日，那臺見五色紫光曲照齋堂，於是心悟，疑是不常，仍出登墻四望，忽見東方桑林之下，華光赫奕，非可勝名。去那臺所住數百里中，隔礙暘谷滄海之口。心懷踊躍，無由得往。因叉手遙禮，稱名那臺，先緣不厚，致作女身。發心願樂，志期神仙，尚道法妙，不可得攀，日夕思念，冀得滅度，轉形爲男。歷年無感，常恐生死不得，遂通彌齡之運，有於今日。天河隔礙，無由披陳。今當投身碧海，沒命於天，冀我形魂，早得輪轉，更建功德，萬劫之中，冀見道眞。言訖，使從牆上投身擲空，命赴滄海極淵之中，紛然無落，即爲水帝神王，以五色飛龍捧接女身，俄頃之間，已於懸中得化形爲男子。乘龍策虛，飛至道前。於是元始，即命仙都，錫加帝號，於火劫受命，輔於靈寶青帝玉籙。七百年中，火劫數極，青氣運行，隨元滅度，以開光元年，於彌梵羅臺霄絕寥丘，飛元雲根之都，滄霞九雲之墟，元始又錫安寶華林青靈始老帝君號。」次爲丹靈眞老君紀，「洞玄本行經云：「南方梵寶昌陽丹靈眞老君者，本姓鄭，字仁安，大炎之胤，生於禪黎世界赤明大中，生有三氣之雲纏其身，朱鳥鼓翮覆其形。三日能言，使知宿命。年及十二，面有金容玉顏。便

棄世離俗，遠遊山林。於寒靈洞宮，遇玄和先生，授仁安靈寶赤書、五氣玄天黑帝眞文一篇、智慧上品十戒而去。仁安於是奉戒而長齋，大作功德，珍寶布施，以拯諸乏，割口飴鳥，功名徹天。因於西那國遇天洪災，大水滔天，萬姓流漂。仁安於洪波之上，汎舟誦戒書黑帝眞文以投水中，水爲開道百頃之地。鳥獸麞鹿虎豹獅子，皆往依親，悉得無他。是時國王百口，登樓而漂沒，歎不能得度。仁安見王垂沒，乃浮舟而往，以所佩眞文授與國王。王敬而奉之，水尋卽退，翕然得過。王旣得免，眞文於是卽飛去入雲中，莫知所在。仁安失去眞文，退仙一階，運應滅度，託命告終，死於北戎之阿，暴露靈屍三十餘年，形體不灰，光色鮮明，無異生時，在於北戎長林之下。時國王遊獵，放火燒山，四面火市，去其靈屍之間百步之內，火不得然。麞鹿虎豹，莫不依親。王怪而往，見靈屍之上，有三色之光，雲霧鬱冥，鳥獸市繞。王乃伐薪圍屍，放火焚燒。於時屍放火中，鬱起成人，坐青煙之上，指拈虛無，五色煥爛。左右侍者，仙童玉女，三百餘人，肅然而至。凡是禽獸依親之者，並在火中，皆得過度。仁安以赤明二年歲在丙午，於那摩坦婁于潑天中洞寥之嶽，改姓洞浮，諱曰極炎，受錫脩單梵寶昌陽丹靈眞老帝，號丹靈老君也。』次爲中央黃老君紀：『洞眞九眞中經云：「中央黃老君者，太上太微天帝君之弟子也。以混皇二年始生焉，

年七歲，乃知長生之要，天仙之法。仍眇綸上思，欽納眞玄，肅條靈想，棲心神源，解脫於文蔚之羅，披素於空任之肆。於是太上授九眞之訣，八道祕言，施修道成，受書爲太極眞人。」次爲金門皓靈皇老君紀：「洞玄本行經云：「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君者，本乃靈鳳之子也。靈鳳以訶羅天中，降生於衛羅天堂世界。衛羅國王取而蓄之，王有長女，字曰配瑛。意甚憐愛，常與共戲。於是靈鳳常以兩翼扇女面，後十二年中，女忽有胎，經涉三月。王意怪之，因斬鳳頭，埋著長林丘中。女後生女，墮地能言，曰：「我是鳳子，位應天妃。」王即名曰皇妃，生得三日，有羣鳳來賀，玄哺玉精、洪泉曲水、八鍊芝瑛。年八歲，執心肅操，超拔俗倫。常朝則謁日，暮則揖月於重宮之內。王設廚膳，物不味口。天作大雪，一年不解，雪深十丈，鳥獸餓死。王女思憶靈鳳往之遊好，駕而臨之長林丘中。歌曰：『杳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劫無期，何時來飛。』於是王所殺鳳，鬱然而生，抱女俱飛，徑入雲中。王女今於景霄之上，受書爲南極上元君，常乘九色之鳳。此女前生萬劫，已奉靈寶，致靈鳳降形，得封南極元君之號。皇妃功德遐徹，天眞感降。以上元之年，歲在庚申七月七日中時，元始天尊會於衛羅王國鳳麟之丘，坐霧華之下，衆眞侍坐。是時皇妃所住室內，忽有日象，如鏡之圓，空懸眼前。皇妃映見天眞大神，普在鏡中，

長林之下，一室光明。於是自登通陽之臺，遙望西方，見鳳生丘上，紫雲鬱勃，神光煒煥，非可得名。去皇妃所住五百步許。逼以女根，處在宮內，無由得往。須臾，忽有神鳳來，翔集於臺上。皇妃白鳳言曰：「西方有道，心願無緣，不審神鳳，可時暫駕，見致與不。」於是鳳即斂翮，使坐翮上，舉之徑至道前。元始天尊指以金臺王母，即汝師也，便可施禮。皇妃叩頭上啓，惟願衆尊，特垂哀矜，則枯骸更生。言畢，命母封以西靈玉妃之號，即命九光靈童，披霜羅之蘊，出靈寶赤書白帝眞文一篇，以授皇妃。受號三百年中，仍値青劫改運。皇妃方復寄胎於李氏之胞，三年，於西那玉國金醴幽谷李樹之下，而生化身爲男子，改姓卜金，諱曰昌至。開光元年，歲在上甲，元始天尊錫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君號。」次爲五靈玄老君紀：「洞玄本行經云：「北方洞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君者，本姓浩，字敷明。蓋玄皇之胤，太淸之冑。生於元福棄賢世界始青天中。年十二，性好幽寂，心翫山水。遠於家中，或去十日，時復一還。時天下災荒，人民饑殍，一國殆盡。敷明於地境山下，遇一頃巨勝，身自採取，餉係窮乏，日得數過，救度垂死數千餘口，隨取隨生，三年不訖，他人往覺，莫知其處。是時辛苦，形體憔悴，不暇營身，遂至疲頓，死於山下。九天書其功德，金格記其玉名，度其魂神於朱陵之宮。後帝遣金翅大鳥，常數兩翼以覆其尸。七百年

中，尸形不灰，至水劫改運，水泛尸漂於無崖之淵。水過而後，敷明尸泊貝渭邪源初默天鬱單之國，北鬱玄丘。四十年中又經山火，盛行焚燒，尸形於火中受鍊而起，化成眞人。五色之雲，覆蓋其上。至開明元年，於北鬱玄丘，改姓節，諱靈會。元始天王錫靈會洞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君號。」

以上所舉雲笈七籤之紀錄，關於道教之開始，首元始天王，即元始天尊。繼之爲太上道君上淸高聖玉晨大道君、三天君。又繼之以靑靈始老君、丹靈眞老君、中央黃老君、金門皓靈皇老君、五靈玄老君。而後始有混元皇帝太上老君，即古之所謂老子。靑靈始老君即俗所稱東華帝君，漢以來謂之東王公，又曰東王父。與丹靈、黃老、皓靈、玄老，共稱爲五方五老者也。老子在張角、張陵時代，奉爲開教之祖，以其道德經爲聖典，後乃有無數駕而上之者，亦誠老子所不及料矣。此蓋自東晉以來，已有此變化。不獨葛洪神仙傳明言之。如黃庭經本謂老子閒居作七言，乃其後有所謂黃庭內景經者，開首三句即云：「上淸紫霞虛皇前，太上大道玉晨君，閒居蘂珠作七言。」所謂虛皇，蓋即元始，而玉晨即上淸高聖玉晨大道君，老子雖有太上老君之稱，已非閒居作七言者矣。且稱號老君者，已不止一老子矣。又如老子中經，似標明爲老子所作。然其臚列諸名，首曰上上太一，號爲道之父。次爲無極太上

元君。三及四即東王父與西王母。五爲道君，蓋即指玉晨大道君也。六爲老君，當即指老子，然與第七之太和，常侍道君左右，則老子之地位，可想見矣。至於五方五老，亦與佛經所謂西方阿彌陀如來淨土世界，東方寶生如來琉璃世界，以及南方北方各有如來之世界，無以異。與道經所說，同一虛誕，固不待言。大凡宗教之興，其始必奉一人爲教祖。其後意有不足，則又推演斯教之由起，先乎天地，超乎萬物。而昔之推爲教祖者，不得不遞降於數級之下，或僅視爲徒隸，或僅奉爲先知。此亦世界各教共同之點，不第道教爲然耳。故余欲溯道教之起源，必當上求道字名義之由來，與其演變爲道教之痕跡，不能盲從道經之說也。

第四章　道之名義與其演變

道字本義爲道路，人人所共由也。不知路之所向者，必需他人之導引，故道字引申有導義，論語：「道千乘之國，」卽謂指導治國之道也。凡指導必有言說，故道又有言之義。孝經：「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是也。所言必有義理，俗稱道理，故道教之道卽道理之謂。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上下兩道字皆謂道理，中間一道字則指言思擬議。夫以世間之道理，而爲言思擬議所不能至，斯蘊理至爲精微，佛經所云不可思議，不可說，亦指其無上之道也。惟儒家踐實，故所言之道，與佛教道教之玄虛不同，但亦有難言者。茲將儒家與宋理學所解釋之道，與道家道經所言之道，分列而觀焉。

第一節　子思中庸宋儒朱子所說之道

道教之名稱，人皆知出於老子道德經，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者也。但各教皆

有其道，皆不能離道以立言。如儒家之中庸，即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朱子註云：「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中庸又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董仲舒亦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儒家所說如此，其他諸家莫不各有其所謂道者，自以為至高至眞之道也。

第二節　張衡靈憲廣雅列子及宋儒周子所說之道

子思中庸雖言道，而道果何物，未言也。然即未明言陰陽五行，含義已涉玄妙，如引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贊為至矣。是已由人倫之道，而趨向於形上之道。於是易繫辭傳所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說，遂為學者注意矣。兩漢以來，研究天地未生以前情狀，已有與道家參

合之致。如張衡靈憲云：『太素之前，幽清寂寞，不可爲象。惟虛惟無，道之根也。道根既建，由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示兆，斯謂龐洪，蓋道之幹也。道幹既育，萬物成體。於是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而體陽，故圓以動，斯謂天元，道之實也。』魏張揖廣雅釋天亦云：『太初，氣之始也，清濁未分。太始，形之始也，清者爲精，濁者爲形。太素，質之始也，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二氣相接，剖判分離，輕清者爲天。』以上所說，蓋皆本於易緯乾坤鑿度，其後晉人僞造列子，即承其說，而加以增減。天瑞篇云：『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胡應麟反謂易緯襲列子，蓋未知其爲僞書也。展延至於北宋遂有周子之太極圖說。朱子編近思錄，第一卷論道體者，首先即錄此說，而贊爲得千聖不傳之祕焉。其說云：『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

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下略）以上所舉，儒道兩家對於道之原始，由天地未形以前，已有一致之說，而陰陽五行之說，自董仲舒之春秋繁露，早有相同之點。卽其他各教，如回教之說，亦有與儒教相類者。故陸九淵云：『東方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蓋深造有得之言矣。

第三節　道家之所謂道

然則道家之所謂道，果如何乎？首先當觀老子之說，其言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

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後能發揮道家之極致者，莫如淮南子。淮南子原道訓曰：『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原流泉浡，沖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朝夕，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不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鈞旋轂轉，周而復帀，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爲爲之而合於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於和，有萬不同而便於性，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總。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呴諭覆育萬物羣生，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觡生也，獸胎不贕，鳥卵不毈，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忽兮怳兮，不可爲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

蜺，游微霧，鶩悦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抮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閶闔，淪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上游於霄雿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瀏覽遍照，復守以全，經營四隅，還反於樞。」可見道家之所謂道，實與儒家不同，儒家之道，術乎人倫日用之常，雖後世間以陰陽五行之理，無極太極之眞，而仍不違乎仁義中正之道，治國平天下之業。至於道家之道，則以出天地，超萬物，爲其極致。故道家之道，游乎方之外者也，儒家之道，游乎方之內者也，其涵義固顯然不同矣。

第四節　道經之所謂道

晉代以來，玄學大興，以易經、老子、莊子爲三玄，（見顏氏家訓勉學篇。）東晉葛洪撰抱朴子，其首篇即爲暢玄。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能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

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滭而星流，或滉漾於淵澄，或雾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淪大幽而下沉，淩辰極而上遊。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佪旋四七，匠成草昧，轡策靈機，吹噓四氣。幽括沖默，舒闡粲尉（一作蔚）。抑濁揚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聽者也。鮮華豔采，彧麗炳爛，傷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姿，鉛華素質，伐命者也。其唯玄道，可與爲永。不知玄道者，雖顧眄爲殺生之神器，脣吻爲興亡之關鍵，綺榭俯臨乎雲雨，藻室華綠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幬雲離，西毛陳於閑房，金觴華以交馳，清絃嘈囋以齊唱，鄭舞紛𦄂以蜲蛇，哀簫鳴以凌霞，羽蓋浮於漣漪，掇芳華於蘭林之囿，弄紅鱗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攀以遺朝飢，入宴千門之混晃，出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則歎發，讌罷則心悲也。寔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歸也。歟假借而非眞，故物往若有遺也。夫玄道者，得之乎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

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飛景，凌六虛，貫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窈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倘佯彷彿之表。咽九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略蜿虹，踐跚旋璣。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眞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遁勿用，頤光山林，紆鸞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蓽之中。襤縷帶索，不以貿龍章之暐曄也。負步杖筴，不以易結駟之駱驛也。藏夜光於嵩岫，不受他山之攻，沉鱗甲於玄淵，以違鑽灼之災。動息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嘯蒼崖之間，而萬物化為塵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變為繩樞。握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荈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為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眞虛器，居平味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鈞其符契。如闇如明，如濁如清，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肯委尸祝之坐，釋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墨而助傷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庸夫之憂樂，藐然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汙其純粹也，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之焉。其餘何足以悅之乎。——

抱朴之說，祇述學道者之功用與其高尚而已。至於包括道教之精義，欲使修道者得返歸乎道之眞體，不能不以世俗所云純陽眞人之金玉經，爲必要之表現焉。其言曰：「人之於身，爲魔之宮，人之於心，爲魔之宗，人之動靜，爲魔之令，天之斡旋，魔之四時，地之派險，魔之歷基，一中乍始，魔亦乃齊。魔乎相耶，相乎幻耶，魔相幻無耶，魔何欲我耶。故聖人立其端而息其機，天則以寧。立其機，而息其端，天則以釁。立基立端，魔則易生。魔之於道，利我之鋒，道之於魔，亞彼之窮，我其除之，魔亦宜之。內魔既易，外魔乃降，玄玄假寓，六合孔彰，魔乃道母，道爲魔逆，期萬有之元元，道魔已矣。一陽二聚，汞火三金，了無凝於當人，而慧光灼灼，知有爲於蚌月，而癸水融融，起居坐臥，外來之象，經持顚倒，內動之機，不我而形，何知著跡，不形而我，胡絕無塵。背掬井者而羞觸柱，度關者而愧衣羊。道之迷之，劫之所謂，迷之以道，不劫而歸。道之以未發之明，魔之以未明之發。然之自然，杳乎其相，然之未然，冥乎最上，未然以然，而然之無上。太上好生之法，玄黃無象之機，機其一見，乃殺其儀。魔其有覺，敢抗其機，天殺機而星宿移，地殺機而龍蛇離，人殺機而天地顚，天地之機，而人以爲。故魔之境，不離人機，人苟無機，而魔何歸。持世上杳杳之至精，而魔降矣。盡無始之至相，而魔亡矣。魔之既亡，道乃無疆。渴萬物者，不解未

來，俯一元者，旣酬已過。似其見聞而夕死之機在矣。容其寂滅，而無生之法盡矣，至滅至窮，道之以崇，至窮至滅，魔之爲刼。魔道日然，而道魔何設，櫃闔不落其壘，而八極在表。修道之教，率性無爲，體付炯波，不搖是化。屠牛例其廣額，而登最上之空空，欲轉靈丸，是無尺界。彌羅見相，頓歸見相之緣，太極消因，始破消因之欲。魔之有卻，魔乃隨形，不以其形，魔何以故。天之魔之，地之魔之，人之魔之，三才魔之，欲不以三才之魔，而絕末魔之幻，魔其在也，天何以張，天其在也，地何以長，地其在也，人何以亡。其魔之在有，道之在無，道以無無，魔何在有。蓋六氣而生九極之徵，八節而叅十月之滿。魔乎道也，道乎魔也，我無道基，道無魔慮，純純乎如冰炭之離，炯炯乎於道魔之外。降之未白，正之以華，白欲其明，華何默默。是守未判而關心，是悟末合而以覺，其道乃新，而魔不犯也矣。（除魔章第一）穹穹者虛，合之以體，體成而虛歸，道成而無已。道之須臾不離是體。其道也，未有其道也，欲究其道也，道何以有也。道生於萬物之前，而在於萬物之本。萬物於未道之中，而化道之本末。其道也宜，其物也宜，道物兩宜，我何以宜。不法不道，謂之預教。故太上以無名之名，而道之以道。道其御也徐，道其合也離，道之冥茫，人之廣藏，道之渺渺，刼其多少。故坎離奪天地之先，日月發陰陽之大。靈明二象，遍乎四維，瞻之以悠悠，

得之以朗朗，懸之在前，立於其后，把之以心，暢之以神。故其道也，未有其道也。以我之爲，用彼之道，玄珠添癸水之潭，離焰結青蓮之蓋。道其守也以融融，而清靜應之，道其離也以遙遙，而呼吸應之。桔槔汲象外之源，龍蛇舞混元之浪。悟七十二候之遷移，五十四相之覺照，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道之在乾而孤，道之在坎而靜，道之在我而忘體，道之在彼而逍遙。均一道也，分以淵源，混黑白之淪流，並金木之氣息。上則以清，下則以寧，上則以明，下則以靈。貫萬法於不見之中，而道有徑，貫萬法於旣見之始，而道有性。鼎雲遶劍，容光徹不勝之根，紫霄凝爐，淨月了未萌之欲。復有幻閒，復有泰相，復有辭來，復有十兆，復有無無，復有微奧，低昂於四井之圜，隱見於箕尾之外。理若君臣，親如父子，生兮於不動之先，應兮於閼運之後，剛柔順逆，數之新也，生老病死，道之窮也。一象六坤，五行八節，尋邪正於未剖之初，邪正自剖，覓汞鉛於有覺之中，汞鉛自覺。陰陽三返，聖人洩一貫之微，金玉九還，佛老立億刼之行。坤元恢順，紀序健明，循環六爻，升沈四氣。道之外也爲鬱疣，道之比也爲磐石。鼓然化出，人莫窮之，眩然卓矣，鼓然消長，人莫留之。聖人固矣，天命在我，地運依依，究生殺於三才之顚，而命運合矣。佳兵不祥之氣，聖人尙然用之，況瑞麟祥符。稱太上之生，盜太極於一時，百千萬億，盜太極於億刼，上下察之。

東南不喪，西北與之，天地不危，聖賢合之，彼此不離，道德羅之，神鬼不藏，陰陽結之，雲霞不聚，日月明之，恩怨不生，情機通之，寒暑不變，二氣由之，道其在也。鏡影不齊，道其滅也。神光空泛，非道者，何以知道之源，非不道者，何以不知道之源。道其一也，不以二為，道其大也，不以細為，小大由之，而道自彰。道生道滅，存乎莫忘。欲明不道而道之理，其機息矣。其機息矣，乃道之微，如是之微，道則已矣。（悟道章第二）萬源之源，派乎九野，在在遇之，禹步為治。源之在上，瀉聖脈於淸，源之在下，湧靈流於坎，源之在人，運血氣於身，源之在物。按消長於時，源之在道，分教於化邪正，源之在性，轉河車於順逆，源之在時，定潮汐於子午，源之在我，控澄碧於陰陽。源之在行潦而困，源之在滄海而洋，源之在井而愧，源之在池而靜，源之在未判而空，源之在有象而酌。源之在穀也，而洪水泛亂，源之在生也，而潤澤濟湖，源之在忠也，而國脈和，源之在孝也，而家派發，源之在姦也，而運用滯，源之在忤也，而溲汙凝，源之在聖賢也，而天地包，源之在衆生也，而歲月淪。其源之所派不齊，而源之原一也。故太上有道德之源，孔子有明德之源，佛、老有見性之源。氣其合源，源何以別。源之淸而道生，源之濁而道息。其源之始也，不知其源，而源之末也，不明乎源。源之在癸，為天一之津，源之在亥，為地六之法。癸以離齊，離以癸交，離癸

交齊，萬源合氣，悟彼萬源，而巨航有力。（萬源章第三）一以道元，三曰物母，物既道由，三直一主。蒼蒼者一也，冥冥者道也。一不總之，而萬類混矣，一不分之，而陰陽寡矣，一不始之，而道基頹矣。故太上所謂得一萬事畢，孔子所謂一以貫之，釋迦所謂萬法歸一。一之至理，莫盡莫窮，一之至奧，何所不容。天其覆也以愛，地其載也以恩。一中之中，歸之見空，一中之三，歸之源宗，一已不已，而道乃降。一之化也而還虛，一之機也而復始。驪龍抱一，金珠現無上之光，白虎含三，紫雪長靈苗之蕊。一其在也，我欲存之，一其滿也，我欲散之，一其化也，我欲歸之，一其正也，我欲弼之，一其道也，我欲總之。總之於道，聖人得之，聖人得總一之機，而璿璣畢矣。聖人得總一之旨，而天地合矣。總之以成，化之以蒙，總之以氣，運之以冲，道之所欲，惟一是行，抱元守一，誠爲良工。懷萬源於一，分九極於中。人爲一氣之先，而人是悟，人歸二氣之後，而人是迷。一之闔闢，爲易之門，一之聚散，成乾之體。我其總之而一機乃祕，我其一之，而總一之機盡矣。（總一章第四）太始之氣，萬物一靈，太始一脈，侑以衆生。惜西刼之迷癡，因其白業，洗後果之欲愛，墮以塵情。慈航有普濟之緣，頑無浮波之日，輪迴自轉，萬苦相侵。或水火刀兵盜賊，或瘟疾刑法餓死，種種罪孽，何以解脫，以故奏請彌羅，飛鸞度化，救苦刼之愁迷，拔修功之善類。婆

心切切，洪願歸來，一切衆生，惟依是鏡。若有猛悟，卽便皈依。逢甲子庚申朔望，本命之期，滌其塵襟蕩其彭祟。朝太極於無極之中，悟有我於無我之外，默朝上帝，靜合三淸，懺前愆以自新，悔後過而見覺。如仙如佛，忠孝爲先，希聖希賢，善良是本。結人鬼之緣，遂樵沙之志，一切惡趣苦難，行太上感應之篇，盡悉消除。更有一切男女，在於苦阨之中，洗心發願，誦此經一千遍，存想善神善事善境，行住坐臥，持唵呵喇叭嚩唎吽吽眞言，心口運轉，決絕塵思。功至一月，解疾病之苦，功至二月，解患難之苦，功至百日，解一切之苦，功至千日，解舉家之苦，功至三千日，解舉家一世之苦，功至五千日，解歷刼沈淪之苦，功至萬日，可入玄宗，別有脫度。若如是始終不頽，遵依金玉之法，按節修持，或天仙地仙神仙人仙，一切等等功夫自然了悟。默會於心，彌羅有詔，超脫凡塵，度世立功，廣行救拔。（救苦章第五）眞其歸乎，假所以悟假其歸乎，眞自以出。人生見聞，渾然假寓，認我之假，眞乃亙亙。天亦人也，地亦人也，人亦人也，惟人刼之假，而假四時五行之運，迷於百千萬億之假，終何以歸。故天地生形，合人之度，了其性命，著落則歸，而三才之眞歸矣。彌歷延延，風收雲定，眞假混混，性冷命休，一切所爲，假關籠結。至眞之眞，頽已莫知，分玄黃於靜覺，知黑白於眞空，守玄陽於神谷，回水火於泥丸，黃庭抱我之源，赤子笑人

之愛，此皆眞也。天假浮雲，地假消長，人假老幼，物假遷移，此皆至假之假也。引內之根，分外之境，神清氣合，精滿時宜。位中而守二氣，心中而護九陽，任來任往，厥然不動，任收任放，樂其無爲，三魂不散於竅，七魄不凝於機。太上合元始之形，日月照未生之德，綿綿八節，默默四時。天設道以還我，地設法以還人，人設運用以還物，三才旣設，而當眞之眞散矣。天無烟霞變幻之象，而天自眞，地無江湖泛亂之畏，而地自眞，人無死生小大之因，而人自眞，物無三才消長之賴，而物自眞，我無虛實存忘之慧，而我自眞。我之眞眞，能騁天地之假，我之眞眞，能改人物之假。一切夢幻泡影之覺，烏足有憐。是眞上至上之眞，始出至道之眞。眞之歸性，乃曰還元，眞之歸命，乃曰還丹，眞之歸化，乃曰還還，眞之歸假，乃曰還晃，眞之歸造，而眞乃全，眞之至至，而眞反顧，眞之不眞，其眞自然，歸乎歸乎，眞其明德。始之眞而眞實，終之眞而眞假，故眞之歸也，而假以應之，能以假裏之眞，覓無上之眞，一靈眞矣，無上至眞之眞，在我之眞，是名眞人。眞天眞地之眞，盡歸於至眞之人，而眞歸矣，而眞人備矣。苟察天地之眞，天地之眞，原卽我之眞，我之眞眞，眞之至矣。（歸眞章第六）

第五章　道教以前之信仰

世界之宗教，皆由原始之信仰而來，其初皆至單簡，其後趨於複雜，乃形成爲宗教。道既成宗教之後，仍吸收環周之物象而愈龐大，遂至分裂爲各派。然最初之信仰，仍與各派並行於人間。卽如道教，其義理固本之道家，而其信仰，實由古之巫祝而來，展轉而爲秦、漢之方士，又演變而成今之道士。然雖在今日，巫祝仍與道士並行不廢，且彼此相混合焉。茲分述之如下。

第一節　古代之巫祝史

道教之所謂道，其涵義固甚玄奧，但此字實從古代之神道而來。易繫辭云：「聖人以神道設教。」中庸很闡明「神道設教」之意義，引孔子言：「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也。故後漢時卽稱

道教爲鬼道，鬼道實纖神道而興者也。

古代之神道，主其事者爲巫祝史，尤異者爲立尸。中庸齋明盛服數語，卽指立尸而言，傳說三代祭祀鬼神，皆有尸，但夏、商無考，（禮記所言不可信）惟周代最詳，周人祭祖，以孫爲尸，盛服飲食，其父母跪拜供獻，視爲祖先所依附者。詩楚茨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此祭畢送尸之辭也。皇尸、神保，皆尊尸之稱也。立尸之俗，據通典所說，蠻夷亦有此風。通典禮典八立尸議云：『自周以前，天地宗廟社稷，一切享祭，凡皆立尸，秦、漢以降，中華則無矣。』註云：『按後魏文成帝拓拔濬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風俗則取其狀貌類者以爲尸，祭祀宴好，敬之如夫妻，事之如父母，敗損風化，黷亂情禮。」據文成帝時，其國猶在代北。又按周隋蠻夷傳，巴梁間每秋祭祀，鄉里美鬚面人，迭迎爲尸以祭之。今柳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亦爲尸之遺法。』可知非三代獨有也。

至於巫、祝、史，三代以前已有之，國語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

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可以爲證。尤以巫爲廣汎於世界文野之民間，實一切宗教之起原，而道教亦不能外是也。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褎舞形。』近人據殷商卜文，則謂巫字象兩手捧玉之形。姑無論象舞形，象捧玉，要皆事神之所爲。殷人尙鬼，故重巫，如巫咸巫賢爲相，周人立尸，視巫頗輕，如魯君因天久不雨，欲暴巫，縣子言巫乃愚婦人，暴之何益。（見禮檀弓）晉景公以巫言不驗殺巫，（見左傳。）戰國初，西門豹沈巫於河，更以滑稽出之（見史記滑稽列傳。）惟周代之楚國，則甚重巫（見前所引楚觀射父語。）按靈字从雨落从巫，象神靈下附於巫之狀，楚不立尸，而以巫爲神所附者。故楚辭如九歌東皇太一云：『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又雲中君云：『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

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此皆指巫所附之神也。及漢代而巫風更盛，蓋兼秦與六國之巫皆用之，如史記封禪書云：「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以上所云，大都女巫，亦有男巫承祀者，蓋自周以來，巫覡已混合稱之也。例如後漢人撰曹娥碑，稱其父婆娑樂神，竟以溺死，此則男巫之證也。然女巫迄後世仍盛行，如晉書夏統傳云：「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紿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為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佪舞，靈談鬼笑，飛觸挑柈，酬酢翩翻。」此皆仍以女巫為重。後代男巫遂有女裝獻舞祈禱者，或因禁令，或由其他變遷。如唐時新羅之花郎，實由女巫而改變，使貴族子弟裝飾女子，敷粉塗脂，攜挈徒侶，遊行山川，號為混融三教（儒、釋、道）亦稱仙花，仙源，此乃東北女巫之遺風。今

西伯利亞滿洲之薩瞞教，其男巫亦或作女裝跳舞，而楚、粵之端公、喃巫、等類，亦如是也。阮元廣東通志引粵東筆記『永安俗尙師巫，人有病重，則畫神像於堂，巫作姣好女子，吹牛角鳴鑼而舞，以花竿荷一雞而歌。……仙姐與女巫不同，女巫以男子爲之，仙姐以瞽人婦爲之。』雲南、貴州之苗猺諸族，亦暢行巫風，且世俗亦竟呼爲道士。仲家、花苗、羅羅三種言語不同，雖有文字而已失傳，雖有書而波摩（道士）亦不解。羅羅道士用羊皮鼓；雲南之散民、子君、羅羅皆有經文與覡爸。猺人皆不識文字，但有覡爸之經典、咒語用之，而覡爸於文氣之較深者，亦不能解。至江南所謂師娘之類，以看香頭鬼神附體之事惑人，亦皆女巫之類耳。今中國之道教，雖與通行之巫覡似有分別，然其祈禱禁咒之術，何以異耶。

祝、說文：『祝主贊事者，』此爲以言詞告於鬼神之人。詩楚茨：『工祝致告，』是也。又爲迎送鬼神享祀，從旁術勸之人，詳見儀禮。楚辭招魂亦云：『工祝招君，背行先些，』此言祝迎神而導之人也。故祝須有口才，以美言悅神。孔子云：『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見論語。）凡祝有告神之致饗詞，亦有代神致答之賜嘏辭。今舉後漢書祭祀志註以見一斑：『丁孚漢儀有桓帝祠恭

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有司臣太常撫，夙與夜處，小心畏忌，不墮其身，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萁、嘉薦、普淖、鹹鹺、豐本、明粢、醪，用薦酎事於恭懷皇后，尚饗。」嘏辭云：「賜皇帝福，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爾孝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介爾景福，俾守爾民，勿替引之。」』後代除家庭外，凡神廟皆以道士為廟祝，今俗稱為太保者也。

史在周代甚為重視，一切帝王神話，皆由彼傳說。嗣後另成專家，不與巫祝為緣矣。

第二節　秦漢之方士

當戰國之初，神仙之說，楚國已高談之，楚辭遠遊云：『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脕顏兮，精純粹而始壯。』蓋在戰國之季，不第呼吸吐納，為當世所習慕，且昇仙之談，亦為所樂道。而老子之言，亦遂引用焉。故遠遊又云：『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大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余車

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逶迤。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擥彗星以爲旍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游驚霧之流波。時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可見楚國對於仙人之說，已極爛漫之至。而齊、燕方士，尤播傳於北方，此其何故歟？戰國諸王，貴極富溢，所不足者，長生不老，昇爲神仙耳。然欲使彼等効呼吸引申靜坐默想之功，決所不耐。方士乃迎合之，爲之求仙及長生藥，使可不勞而獲成仙。此彼輩之所甘心，不惜耗人民之脂膏金錢，供方士之用者也。故史記封禪書云：「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皆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

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幷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及漢武帝尊少君，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與劑同）爲黃金矣。』於是祠祭服食之術皆由此盛。

劉向爲漢大儒，成帝時亦學燒煉黃白之術。漢書劉向傳：『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卽劉向）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尙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而列仙傳亦相傳爲向所撰焉。王莽專心復古，亦好神仙之言，莽傳云：『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

得瑞以僊。』又漢書郊祀志云：『王莽種五粱禾於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鬻（與煮同）鶴髓（亦作髓）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穀僊之術也。』（師古注）『五色禾也，谷永所謂耕耘五德也。』（谷永亦成帝時擧者，但不信仙道）其勤求昇僊可想。其時有道士西門君惠，劉向之子歆信其言，欲代莽爲帝而卒被殺者，亦卽方士也。迄於東漢，此風彌彰，所謂方士之道術，已漸合併於道教之中。後漢書方術傳云：『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縢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闚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由是一切占卜星緯之法，亦皆併入於道教之中。三國之士，更耽其說。魏文帝典論曰：『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爲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閹豎眞無事於斯術也。人

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人哉。」東阿王作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有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世人之徒，接奸宄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乘六驥而弄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恆，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黻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常試郤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方，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

其食少而努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者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爲徐市、欒大之徒也。」故道教之方術，遂以多端。試引淵鑑類函道部崔元山瀨鄉記曰：「老子爲十三聖師，養性得仙，各自有法，凡三十六。或以五行六甲陳，或以服食度骨筋，或以深巷大巖門，或以呼吸見丹田，或以流理還神丹，或以歙歙遊天山，或以元陽長九分，或以恬澹存五官，或以清淨飛凌雲，或以三神建斗迴，或以三五竟復還、或以聲罔處海濱，或以三黃居魄魂，或以太乙行成均，或以六甲御六丁，或以祭祀致鬼神，或以吹呴沈深泉，或以命門固靈根，或以璇璣得玉泉，或以專守升于天，或以混沌留我年，或以把握知塞門，或以太乙柱英氣，或以虛無斷精神，或以黃庭乘僮人，或以柱天得神仙，或以玉衡上柱天，或以六甲遊玄門，或以導引俛仰伸，或以寂寞在人間，或以藥石上騰雲，或以九道致紅泉，或以厥陰三毛間，或以去欲但存神。」其門類之紛歧，蓋不可勝計，然皆由秦、漢方士彙集而來。今之道藏，亦莫能外是耳。

第六章 道教之形成

第一節 于吉太平道及張角

迨後漢時，而道士之名稱遂固定，而道之名亦由是起。王莽時道士西門君惠，桓譚新論尚稱爲方士，可證方士改稱道士，端在前後漢交替之時也。後漢書第五倫傳云：『所過輒爲糞除而去，所上號爲道士。』此可見道士以清潔爲標幟，人民皆習知其名矣。至順帝時而有太平道出現。後漢書襄楷傳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宗，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註引『太平經（按今道藏中尚有之，在太平部，凡一百十九卷，云多缺卷，）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下而丹目，合乎吾之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主仁而有心，赤者太陽，天

之正色也。」「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陰陽則絕其後，君臣失陰陽則其道不理，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爲災。今天垂象爲人法，故當承順之也。」又曰：「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衆得之謂神呪也。呪百中百，十中十，其呪有可使神爲除災疾，用之所向無不愈也。」』桓帝時，襄楷又上書言：『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註引『太平經典帝王篇曰：眞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爲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爲天、地、人；天有三名，爲日、月、星，北極爲中也。地有三名，爲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爲父、母、子；政有三名，爲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銖分，使其同一，擾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眞人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爲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有不

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國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之氣已到，天皇氣生物，乃當萬倍其初天地。」此實道教經典之緣起，即眞人天師之名位亦由此出。（眞人之稱，已見莊子。天師名詞，亦襲用莊子黃帝稱牧馬童子者。）

未幾而張角之亂作。張角亦主張太平道者也。後漢書皇甫嵩傳云：「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靑、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刼略聚邑。」其後張角雖平，而于吉尙傳道江南。三國志孫策傳註引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爲仙人鏵，

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訶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衆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禮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洋張津爲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籙，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尙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福。」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已百年。」今稱道士爲黃冠，蓋即襲黃巾之服色，而張津著絳帕頭，又爲後代紅巾所自仿也。

第二節　太平清領書與太平經之關係

于吉之太平清領道，後漢書注所引之太平經，已備引於前。惟兩者之關係如何，有研究之必要。

日本小柳司氣太曾有極詳之考證，茲特移譯於下，而刪其冗繁及已引於前節之經文。蓋太平經雖

在今日爲道教所不注重，然實可謂爲道經之最先者，非若道德、南華諸經，借諸道家者可比也。

(一)序說　後漢書襄楷傳『楷，桓帝延熹九年上疏云：「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德。」』章懷太子註：『神書卽太平淸領書。』葛洪神仙傳卷十，『宮嵩者琅邪人也，有文才，著書百餘卷。師事仙人干吉，漢元帝時，崇隨吉於曲陽泉上，遇天仙授吉靑縑朱字太平經十部。吉行之得道。以付崇，後上此書。書多陰陽否泰災眚之事，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云治國者用之可以長生，此其旨也。崇服雲母，數百歲有童子之色，後入紵嶼山仙去。』宮嵩卽宮崇，干吉卽于吉，神仙傳謂其前漢時代人，至順帝時代猶生存，達二百歲以上，是神仙家妄誕之談。其師于吉事跡，三國志吳志卷一孫策傳，裴註引江表傳、虞喜志林、搜神記及吳歷，獻帝建安五年，孫策殺于吉，距順帝時代七十五年，吉壽恐垂百歲，則實有其人也。

抱朴子內篇卷十四勤求篇：『干（藏本作于）吉、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千所篇。（孫星衍本，案容爲宮之誤。）』卷十九遐覽篇云：『太平經五十卷。』廣弘明集卷十三法琳辨正論：『道士所說，赦王之世，千室疾病，致感老君，授百八十戒，并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玄嶷甄正論云：『又有太平經一

百八十卷，是蜀人于吉所造。此人善避形迹，不苦錄佛經，多說帝王理國之法，陰陽生化等事，皆編甲子，爲其部帙。」其所說多少有異。惟辨正論引道士所說，信太平經一書，晉代尙存在明矣。

今就道藏及後漢書章懷太子註，與其他道經及類書所引證，知現行之太平經，至少在唐代已有之。

章懷註曰：『神書卽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也。』（神仙傳同。）今所見太平經，最初十卷分十干，特丁部卷四有胞胎陰陽規矩正行消惡圖篇名，其他無之，自第十一卷，皆附篇名，前至第百十九卷，其間有缺本，表如左：

一—一〇（甲癸）	存	十卷	一一—三四	缺	二十四卷
三五—三七	存	三卷	三八	缺	一卷
三九—五一	存	十三卷	五二	缺	一卷
五三—五五	存	三卷	五六—六四	缺	九卷
六五—七二	存	八卷	七三—八五	缺	十三卷
八六	存	一卷	八七	缺	一卷

八八—九三	存	六卷	九四—九五	缺	二卷
九六—一一四	存	十九卷	一一五	缺	一卷
一一六—一一九	存	四卷			

存卷　六十七　缺卷　五十二

最初十卷甲至癸名太平經鈔，不知爲鈔寫，爲拔萃？此甲至癸十部，蓋記全體綱領，以後則敷衍其說也。章懷註案十干十卷各分十七卷，合計百七十卷。整然如現行太平經，後人或編集紛亂耳。今舉章懷註所引五條與現行太平經異同如下：

其一、太平經與帝王篇曰：『眞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邪。』（詳見前節。）此見經文戊部卷二和三氣興帝法王。

其二、『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詳見前節。）此見戊部卷五，但僅存理國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三句。

其三、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靑下而丹目。』（詳見前節。）此見丁部卷四及庚部卷七。

其四、太平經曰：『天失陰陽則亂其道。』（詳見前節。）此無所見，但庚部卷七有天地不併力，凡

物無從得成，君臣不併力，凡事無從得理云云，與此同意。

其五。太平經曰：「天上有常，神聖要語。」（詳見前節）此見卷五十神祝文訣第七五

更閱唐代道教之類書，於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七六〇）引二條：太平經云「道者乃天地所常行，萬物所受命也。」又云「能得太上之心者，皆無形自然天仙大人，有眞道，乃能得太上之心。餘者何因得與相見乎。」

此書爲玄宗時敕史崇等編纂，新唐書藝文志仙家道藏音義目錄一百三十卷。

三洞珠囊十卷，爲唐代王懸河編修者，其中引四條云：

其一、太平經第三十三云：「眞人問曰：凡人何故數有病乎？神人答曰：故肝神去出遊不時還，目無明也。心神去不在，其脣青白也。肺神去不在，其鼻不通也。腎神去不在，其耳聾也。脾神去不在，令人口不知甘也。頭神去不在，令人晦冥也。腦神去不在，令人腹中央甚不調，無所能化也。四肢神去，令人不能自移也。夫神精，其性常居空閑之處，不居汚濁之處也。欲思還神，皆當齋戒香室中，百病消亡。不齋不戒，精神不肯還反人也，皆上天共訴人也。所以人病積多，死者不絕。」現今太平經無之。

其二、太平經第四十五卷又云：『今天不惡人有廬室也。乃惡人鑿地太深，皆爲創傷。或得地骨或得地血者，泉是地之血也，石爲地之骨也。地是人之母，妄鑿其母，母既病愁苦，所以人固多病不壽也。凡鑿地動土，入地不過三尺爲法。一尺者陽所照，氣屬天也。二尺者物所生，氣屬中和也。三尺及地身，氣屬陰。過此而下者傷地形，皆爲凶也。古者依山谷巖穴，不與梁柱，所以其人少病也。後世賊土過多，故多病也。又云：有問者曰：今時有近流水而居，不鑿井，何故多病不壽何也。答曰：如此者，是明天地既怒及其比伍，更相承負，比如一家有過及其兄弟也。是知穿地皆下得水，水乃地之血脉，寧不病乎。又云：有問者曰今人或有不動土，有所立，係旦時，有就故舍，自若有凶，何也。答曰：如是者，行動不利，犯神凶也。問曰：犯何神也，答曰：神者非一，不可務名也。又云：有問者曰：今有起土反吉，無病害者，何也。答曰：皆有害。但得良善地者，不病害人也，久久會且害人也。故大起土有大凶惡，小起土有小凶惡，是即地恐使神靈以此之災害多病人也。又云：有問者曰：今河海下田作室廬，或無柱梁，入地三尺，輒得水，復當云何也。答曰：此同爲害也。宜復淺之者，地之薄皮也，近地經脉也。若人有厚皮難得血，血出亦爲傷也。薄皮者易得血，出血亦爲傷也。夫傷人者，不復道其皮厚與薄也，見血

爲罪也。人不欲見傷，傷之則怒，地何獨欲樂見傷之哉。夫天地乃人之眞本，陰陽之父母也。而子何從當得傷其父母乎。又云：有問者曰：今子當得飲食於母。故人穿井而飽之，有何過乎？答曰：不爾。今人飲其母，乃就其出泉之處也。故人乳者人之泉也，若地有水泉也，事飲人也。今豈可無故穿鑿母皮膚，而飲其血汁耶？』（三洞珠囊卷一）現存太平經四十五起出書訣第六十一拔萃，丙部第三卷細說之。

其三、太平經一百一十四云：『青童君採飛根，呑日景，服開明靈符，服月華符，服除二符，拘三魂，制七魄，佩皇象符。服華丹，服黃水，服迴水，食鐶鍘，食鳳腦，食松梨，食李棗，白銀紫金，服雲腴，食竹筍，佩五神符。備此變化無窮，超淩三界之外，遊浪六合之中。』（三洞珠囊卷三）太平經第一百二十云：『是故食者命有期，不食者與神謀。食氣者神明達，不飲不食，與天地相成矣。』（三洞珠囊卷四）

其四、第一百四十五云：『問曰：上中下得道度世者，何食之乎？答曰：上第一者食風氣，第二者食藥味，第三者少食，裁通其腸胃。』又云：『天之遠而無方，不食風氣，安能疾行周流天之道哉。又當與神吏通功共爲朋，故食風氣也。其次當與地精幷力，和五土。高下山川，緣山入水，與地更相通共食功。

不可食穀故飲水而行也。次節食爲常，未成固象，凡人裁小別耳，故少食以通腸，亦其成道之人。」（同上。）

以上四節有前記缺卷中文，而郤見一一四卷之佚文，恐後人附加，後文辨之。

珠囊卷九，記老子尹喜至西國，作化佛胡經六十四萬言，以與胡王，歸中國作太平經。

道要靈祇神鬼品經一卷（八七五），何時編纂不明，恐唐代作，其靈祇神品，引太平經四條。

其一、『夫神者因道而行，不因德也。故用道者與神明，用德者與神謀。德之與德更明，思神與人內相恃，皆令可覩。』（現在太平經。）

其二、『古者神聖眞人皆能守道，清淨之時，旦食，諸神皆呼而與其語言，此若今人呼客矣。（乙部卷二）天地四時五行衆神，更眞人命錄，可不敬重念報其恩。不欲爲善事，反天神，天神使風雨不調，行氣轉易，當寒反溫，當溫反寒。』（庚部卷七。）

其三、『大神比如國家忠臣治輔公名爲大神。大神有小私，天見聞知復退矣，故不敢懈息，小神者安得自在。』（現在太平經。）

其四、『四時之精神，猶風也水也，隨人意而爲邪正。人正則正，人邪則邪，故須得其人，適可立事也。不得其人，道難用也。夫水本隨器方圓，方圓無常，風氣亦隨人治爲善惡無常，此其明戒也。天地之神與風氣，影響隨人，爲明戒耳。』（現在太平經。）

一般類書，即藝文類聚、北堂書鈔、白孔六帖三書，有引證本經者。初學記卷二三道士第三，引太平經曰『悟師一人教十弟子，十以教百，百以教千，千以教萬』一條，類似本經卷三七五事解承負法，第四八『今一師說教，教十弟子』云云一節。

更下雲笈七籤得左三條：

其一、太平經云『文者生於東，明於南。故天文生東北，故書出東北，而天見象。虎有文章，家在寅，龍有文章，象在辰。文者生於東，盛於南，是知夏文初出在東北也。』（雲卷七，太平丁部卷四，及卷六五，王者賜下法第一〇〇。）

其二、太平經云：『何以初思守一也，一者數之始也，一者道之生也，元氣所起也，天之綱紀也。』（雲卷四九，太平卷三七五事解承負法第四八。）

其三、太平經云：『何謂爲多言。然一言而致大凶，是爲上多言人也。一言而致辱，是爲中多言人也。一言而見窮，是爲下多言人也。夫古今聖賢也，出文辭滿天地之間，尙苦其少有不及者，故災害不絕。後生賢聖復重言之，天下以爲法，不敢厭其言也。故言而除害者，常苦其少。是以善言無多，惡言無少。故古之聖人，將言也皆思之。聖心出而成經，遺爲人法。愚者出言爲身災害，還以自傷。』（雲笈卷八九，當爲佚文。）

太平御覽卷六五九有三條，卷六六○有一條，卷六六八有三條。其文多少差異，皆在現存太平經。唯卷六七一一條及卷六七七一條佚文，可疑。卷六六六引十五條，此十五條仙人方士傳記中，有魏、晉時代人，又記陶弘景事。弘景梁武大同二年（西曆五三六年）沒，當與後漢順帝時代生存之于吉、宮嵩所藏神書之論，無所差別。但現今太平經與太平清領書全然爲別種書。

如前述在現存太平經或因缺數十卷，想此十五條亦當在其中。鄙見此十五條原來太平經已佚。或御覽編纂者之誤，乃至印刷之誤，否則爲趙宋時代太平經，後人有竄入者。何則，太平經性質爲豫言的，非記歷史的事實。一讀太平經，雖何人亦首肯也。自一卷迄百十九卷，概稱三皇五帝五霸，其

他個人的名稱年號地名，其論皆如捕風。如此書中，史實所記十五條可證。

蓋唐代太平經，即章懷太子之太平清領書，即爲現行道藏中之太平經，可無疑義。然篇卷次序，字句異同，果爲襄楷上于吉、宮崇等之太平清領書否，即章懷太子所注者否，更當研究。實則太平經引證前所記書物，皆唐、宋時代以前，即魏、晉、南北時代書物。太平經名稱所引證之文之現存者，則旁證爲難，不能不以現行太平經研覈之，而決定其時代也。

（二）太平經之內容　太平經者太平之意味，天運循環，近天下太平時。故帝王乘此氣運，奉體天道行善政，爲本經之人所示喻。以神人眞人問答之體，記其根本思想。前節引證後漢書註「元氣有三名，太陽太陰中和」云云，配當天地人三才而分說。

以上三者間，各相調和，有自然之原則，故男子爲天，女爲地，其間生子，則爲父母，一家平和。地爲臣，天爲君，在一家如父，君臣一致，人民蒙其恩惠，萬物自調和，天下太平。

自然即道，道有陰陽五行。周易分陰陽八卦，皆中國古代自然哲學，至漢代，此二者合流，而有五行八卦說。淮南子本經訓天文訓云：

其一、人君當奉體天意，天以陰陽四時五行爲天使，命令人界。故人君當從此時令。淮南子天文訓云：「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即本經戊部卷五：「夫皇天以四時爲肢，地以五行爲體。肢主盛衰，體主規矩，此九神同流天下。」又見巳部第六卷五行神吏語。

淮南子同篇又有刑德之說，刑德猶如陰陽，十一月四月陽即德，五月十二月陰即刑，八月二月，陰陽平均，刑德合門。人主順此時令以行政令，而陰陽刑德所舍室、堂、庭、門、巷、術、野七舍，其表如左：

德

野	巷	門	庭	堂	室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四月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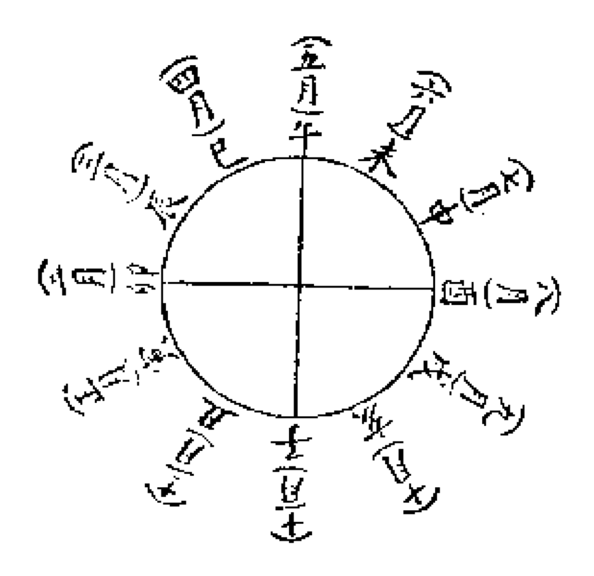
刑

野	室	門	庭	堂	巷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坤

本經內部第三卷及第四四卷案書明刑德法第六〇說之曰：「夫刑德者，天地陰陽神治之明

効，爲萬物人民法度。」更應用周易乾坤二卦，其表如下：



災祥之說，前漢成帝時代，齊人甘忠可僞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天運將終，更新受天命，因天帝使眞人赤精子傳我此書。」李尋、夏賀良等信之，更進說哀帝曰：「成帝不應天命，故無繼嗣，今陛下久疾，天變地異起，是天譴告，宜改元易號，以一掃邪氣，益年壽，生皇子，災異自消。」哀帝聽之，建平二年改元太初元將元年，自稱陳聖劉皇帝。（前漢書卷七五李尋傳）

更至後漢，楊厚於順帝永建二年依圖讖之說，謂漢家三百五十年際厄運，上書當修明法憲。（後漢書卷六十上）郎顗於順帝陽嘉二年，奏陳七事。本於詩緯，謂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際會一大變革時期（後漢書卷六十下）襄楷信太平淸領書亦爲此類明矣。而襄楷推薦朝廷此書之故，如前述，以乘太平氣運施新政，同一意味，當時失皇子，無繼嗣，然如前述，太平經以陰陽中和三位

一體爲骨，謂陽即天，爲人君，陰即地，爲皇后，依此自於中和有皇子誕生，否則失中和之道。曰：『夫貞男不施，貞女不化，陰陽不交，滅絕世類。二人絕天地之統，貪虛僞之名，反無後世，失其實核，此天下大害也。』（丙部卷三三及卷三五一男二女法第四二，按貞男貞女，貞與正同。）

更敍陽尊陰卑之關係云：『天法，陽數一，陰數二。……故當二女共事一男也，何必二人共養一人乎？尊者之傍，不可空，爲一人行，一人當立其旁，給待其不足。故一者迺象天也，二者迺象地也，人者乃天地之子，故當象其父母。（按人君多數女官）今天下失道以來，多賤女子，而反賊殺之。令使女子少於男子，故使陰氣絕不與天地法相應。』（卷三五分別貧富法）『夫男女陰陽者，本元氣之所始起，陰陽之門戶也。人所受命之處是其本也。故男受命者，盈滿而有餘，其下左右尙有一實，上者盈滿而有餘，常施下陰，而積聚有餘。（巳部卷六及卷九三，陽尊陰卑法第一三八。）

順帝陽嘉二年正月，郎顗上奏，謂當時宮殿官府之土木皆極奢侈，故山陵數度炎上，諫者引易天人應，（緯書名）之語。太平經云：『地乃人之母，大興土功，是子母害同。地下一尺，陽氣所照。二尺，則萬物生氣所生，爲天地中和之處。三尺，地之本身，發掘土地而營家屋，作園地，皆害陰陽中和三位

一體太甚。」（丙部卷三及卷四五起十出書訣第六一）又以爲俗人事死親與生時同，是誤陰陽道理也。人死爲陰，事陰如陽，陰氣遂壓陽，諸種災禍起。曰：「上古之人，理喪但心至而已。送終不過生時，人心純朴少疾病。中古理漸失法度，流就浮華，竭盡財爲送終之具。而盛於條記，而鬼神益盛，民多疾疫，鬼物爲祟，不可止。下古更熾，祀他鬼而興陰，事鬼神而害生民，臣乘君權，女子專家，兵革暴起」云云。（丙部卷三及第三六卷事死不得過生法第四六，案：此事因當時葬儀奢侈，故有此言。見王符潛夫論浮侈篇，婦女子溺於巫祝迷信，貴戚厚葬，物力濫費。）

據范史所記，太平清領書多巫覡雜語。今尋太平經通覽，瘦語謎詩之類。其言云：「吾宗十一明爲止，內午丁巳爲祖始。四口理事萬事理，子巾用角治其右，潛龍勿用欲爲紀，人得見之壽且久，治百萬人仙可待，善治病者勿欺殆。樂乎長安市，使人壽如西王母，此若四時周反始，九十字策傳方士。」

襄楷時，桓帝崇信黃老浮屠，尙清虛無爲，如二氏修守一之德。然帝耽溺女色，極口腹之慾。太平經遂有守一之說：「夫一者，道之根也，氣之始也，命之所繫屬，衆心之主也。……守一者，天神助之。……故頭之一者，頂也。七正之一者，目也。腹之一者，臍也。脈之一者，氣也。五臟之一者，心也。四肢之一

者，手足心也。骨之一者，脊也。肉之一者，腸胃也。能堅守知此道意，得道者令人仁，失道者令人貪。」（乙部第二）

其他尚有三蟲（三尸）說，尸解說，身中諸神說，功過說，避穀說，此書皆已有之，皆具見於後篇。然已可見後來道教之說，皆已見於太平經矣。

（三）與天師道相同之點　如前述，太平清領書卽太平經，爲張角所同持，而張角及張道陵之五斗米道，與此有同一之點。述於下：

其一、禁酒。典略云：「五斗米道嚴禁飲酒。」太平經戊部卷三，酒者水之王（旺同字）。水王當剋火，火者君德也，急斷酒以全火德。

其二、順時令。五斗米道政治，順日日之生活，不違自然之時令。卽如春夏禁殺戮，爲其一例，是太平經全部之主意。故庚部卷七，心與天地同，不犯時令也。

其三、義舍。五斗米道各地設無料之旅舍施米。太平經亦於各地設三丈四方之家屋，其理由爲依天啓之文字，依天地之氣，其表現依時與地有不同，故天文地理干文之諸現象，皆天啓之文字。上

依聖人之教，下依愚人之思想。天啓之警告，千差萬別。人君當使天下之州郡、建宅、封（一作籍）置，一般之意見，徵古來相傳之道書，以爲自鑑。（乙部第二，辛部第八卷四一件古文名書訣及卷八八作來善惡訣第一二九。）蓋其主意，防言論雍塞，爲黃巾賊作義舍之本。一面爲服事社會公共事業之機關，一面爲其擴張流言蜚語。皇甫嵩傳所云：「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云云，自京都以至各地之門戶城壁，凡義舍必揭示此條，以搖動人心者也。

其三、道德的要素。太平經之倫理思想，孝爲第一，爲中國國民性之根本思想。一者天地人，父母子三位一體之說。人爲天地之子，順時令，爲子之於父母。其他言賊心實意，亦爲黃巾賊之服事社會，亦如太平經中所記（丁部卷四及卷六七六罪十治訣第一〇三）揭示人生之六大罪，其第三，積財億萬，不肯救窮周急，使人飢寒而死，其罪不除。第五，天生人，幸使人人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而不肯力爲，反使飢寒，負先人之體，而輕休其力，其罪不除。太上感應篇、陰隲文等所云：開鑿道路，便利衆人之善行亦當爲之。

其四、懺悔。張道陵等之所說，疾病之時，一室閑居，告白平生過失，飲符水平癒，太平經云：病氣陰陽

不調和，此爲子反父母天地之意而生者也。凡上壽百二十，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達百二十以上，百二十以下皆謂夭死，流產未成人，乃先祖之餘殃。頭痛爲天氣不悅，足疾爲地氣不悅，五臟之疾爲五行之氣相戰，四肢之疾爲四時之氣不和，聾盲爲失三光之度。（乙部卷二）

其五、老子。五斗米道尊敬老子而諷誦其書。今通覽太平經，引證儒教之經典甚稀，而採老子甚多。如守一，即其一也。其他尙有之，不備述。

（四）疑問　以上敍述，現存之太平經，傳太平淸領書之面影，爲道教最初之經典。然此書除見於現存道藏外，正史之藝文志、經籍志及其他各家之書目，記載批評者甚少。太平經之始見正史著錄，爲宋史藝文志，誤以爲襄楷作。蓋道藏之書，爲士君子之所不研究也。故文獻通考（經籍考第五二）謂太平經云：此經世不見，閱人如余，幸日際垂運，得讀此書而批評之，誠幸福之至。

本經之一斑既縷述，其成立年代爲一疑問。本經卷一卷，其記茫洋不明。在上古有上聖金闕後聖九玄帝君，姓李之神仙，悲百六陽九之災禍，於壬辰之年出現，傳此太平經世間，而輔以神仙曰上相方諸宮靑童君、上保太丹宮南極元君、上傅白山宮太素眞君、上宰西城宮總眞王君，共四仙。節見

此一篇乃後人加入本經者，陶弘景眞靈位業圖（七三）列記神仙之名，第三之中位，太極金闕帝君姓李。（壬辰下教太平主。）第二中位之左位，左輔後聖上宰西城西極眞人總眞君，（姓王，名遠，字方平。紫陽君弟，諱，司命茅君師。）眞誥（六三七—六四〇）登眞隱訣（一九三）亦有方諸青童君之名稱。此等多見於干吉以後，當時道教大發達，有製造種種之必要。故太平經第二卷以下，除司命神一個以外，單有神人、眞人、天師、天君之名而已。及至上清後聖道君別記（一九八）仍與第一卷大同小異，而號此書爲方諸東宮青童君傳弟子王遠遊作。而此別記與智慧消魔眞經五卷（一〇三二）相關。案王遠遊恐卽前記王遠字方平，其事跡，葛洪神仙傳卷二，稱爲桓帝時代人。

本經卷一百四至一百七複文有篆書似別體之文字，大抵爲呪文，更最後卷一九九之後太平經複文序有一篇，呪文單行，意味不明。其序文敍本經自金闕後聖帝君經青童君西城王君傳帛和，（見神仙傳卷七）帛和授之干吉。南朝喪亂，一旦湮沒。陶弘景弟子桓法闓，一時發見於源谷之間。陳宣帝時，道士周智響奉敕得之，清習經旨，時稱太平法師。宣帝在陳氏五主中爲最賢明者，亦不能行之。今際壬辰太平之氣將至，凡出四部九十五章，三千一百二十八字，皆太平本文。其三百六十二

章，是于吉從本文中演出，並行於世。以後相輔，成教而傳受焉，故不謬也。其說不明，恐是隋唐際所作，聊備參考，要有後人附加者耳。

第三節　張陵天師道及孫恩

然後漢之季，以道術惑人者，尙不止此。三國志張魯傳云：「祖父陵（道教稱爲張道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稱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縣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註引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爲太平道，脩爲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爲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

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爲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五斗米以爲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爲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蓋當時天下大亂，人民不保其生，天師道據險自治，能撫養民夷，故信從者衆耳。其後張魯雖降於曹操，而彼之天師道，遂流行於全國，今之張天師，卽從此而來也。

晉代奉天師道者甚衆，雖知識之士及名族子弟，亦樂從之。如王羲之卽世奉天師道者。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次子凝之，爲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靜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孫恩傳云：「世奉五斗米道，叔父泰，見天下兵起，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爲會稽王道子所誅，恩逃於海。衆聞泰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

人，志欲復讎。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吳郡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恩據會稽，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己，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後爲劉裕所破，恩赴海自沈，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亦名族之裔，後亦敗死。此則天師道亦效張角之黃巾而起事者也。孫恩、王凝之同奉天師道，而同道相殘，亦暴惡矣。然天師道終不衰。鍾嶸詩品云：『謝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此所謂治者，即天師道所設，分布各地者也。人家以嬰兒託之，信其可得神佑耳。

雲笈七籤卷二十八云：『謹按張天師二十四治圖云：「太上以漢安二年正月七日中時，下二十四治。上八治，中八治，下八治，應天二十四氣，合二十八宿，付天師張道陵奉行布化。張天師諱道陵字輔漢，於蜀郡臨邛縣渠亭山赤石城中，靜思精至。五月一日夜半時，有千乘萬騎來下至赤石城前，金車羽蓋，步從龍虎，鬼兵不可稱數。有五人，一人自言，吾是周時柱下史也；一人自言吾是新出太上

老君也；一人云，吾是太上高皇帝，中黃眞君也；一人言，吾是漢師張良子房也；一人言，吾是佐漢子淵天師外祖也。子骨法合道，當承老君忠臣之後，今授子鬼號傳世，子孫爲國師，撫民無期。於是道陵方親受太上質勑，當步綱躡紀，統承三天，佐國扶命，養育羣生，整理鬼氣，傳爲國師。依其度數，開立二十四治，十九靜廬，授以正一盟威之道。伐誅邪僞，與天下萬神分付爲盟，悉承正一之道也。

上皇元年七月七日，無上大道老君所立，上品治八品，訣要掌中。伏羲造天地，五龍布山嶽。老君立位治，以用化流愚俗。學者不得貪競，欲仙道克成，可傳之與賓朴也。

第一陽平治。 第二鹿堂山治。 第三鶴鳴神山治。 第四漓沅山治。 第五葛璝山治。 第六庚除治。 第七秦中治。 第八眞多治。

無極元年十月五日，眞正無極太上立治中八品氣要訣，在掌中，第一昌利治。 第二隸上治。 第三涌泉山神治。 第四稠稉治。 第五北平治。 第六本竹治。 第七蒙秦治。 第八平蓋治。

無上二年正月七日，無爲大道玄眞立下八品治氣要訣，在掌中，第一雲臺山治。 第二濜口治。 第三後城山治。 第四公慕治。 第五平岡治。 第六主簿山治。 第七玉局治。 第八北邙山治。」

玄都律第十六云「治者性命魂之所屬也，」五嶽名山圖云：陽平治，鹿堂治，鶴鳴治，治沅治，葛璝治，更除治，秦中治，眞多治。

右八治是上品，並是後漢漢安元年，太上老君所立。

昌利治　隸上治　涌泉治　稠稉治　北平治　本竹治　蒙秦治　平蓋治

右八治，是中品，置如前云。

雲臺治　濜口治　後城治　公慕治　平岡治　主簿治　玉局治　北邙治

右八治，是下品，置如前云。

岡氏治　白石治　鍾茂治　具山治　地圖云：此四治在京師東北。

右此四治，是張天師所加，充前二十四治，合成二十八治，上應二十八宿。

平公治　公慕治　天臺治　濮鄉治　樽領治　代元治　和里治　漓沅治

右是天師更加此八治以配八品，周布四海，鎮國化人也。」今俗傳張天師印爲陽平治都功字樣，即從此而來，陽平治爲二十八治之一，都功者，不過治中之一職事而已。

惲敬眞人府印說：「江西貴溪縣眞人府印，凡大小四。其三皆曰，陽平治都功印。案：宋仁宗時，安福縣官林積，以張魯敗於陽平，故印稱「陽平治都功，」聞於朝毀之。林君之識，非人所及，然其言有未盡者。魯弟衞敗於陽平，時魯在南鄭。非魯敗於陽平；且治都功，未覺其說。敬官江西，眞人府以三符至，故爲說以通之。異苑「錢唐杜明師夢人入其館，是夕，謝靈運生其家，送杜治養之。」注：「治音稚，奉道家靜室也，」此卽文治義也。後漢書百官志：「郡守有功曹，主選署功勞。」通典：「督郵監屬縣，有南西東北中五部，功曹之極位。」前漢書文帝紀：「遣都吏巡行，」注：「今督郵是也。」此印文都功之義也。三國志張魯傳：「來學道者，初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治都功其卽治頭歟。魯之祖道陵，本沛人，隱鶴鳴山，在今四川劍州。魯之父衡繼之，魯據漢中，今漢中府也。陽平關卽今府屬褒城縣之陽平驛，爲漢中之阨。魯旣用鬼道，陽平當設治以治之，然自魯祖父至魯及子富，以降魏入許下，無居陽平者。惟衞嘗築城於陽平，今子孫居貴溪，爲其道數千年，止用陽平印，不可解也。其一印，中爲亥午，以達於四際，中與四際，各圍以朱白圍。其方中，左右各二，左爲文，衺置之，右爲文，平置之，有陰陽變化之理，乃鬼道符記也。夫眞人府所以惑人者，印也，而鄙誕不經如此，其他可

知。自東晉以來，士大夫奉其道者，不可勝數，胥附會神仙，誇飾變異，以神其說，亦獨何歟。」惲氏此說，本於目驗，故最爲詳盡。欲知張天師印之實狀者，讀此可以瞭然矣。

第四節　張天師世系考

笑道論云：『張陵稱天師，子衡爲係師，衡子魯爲嗣師，號曰三師，（按雲笈七籤以衡爲嗣師，魯爲係師。）三人之妻爲夫人，皆云白日昇天。』又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二玉壺遐覽之一：「道陵世次，詳見仙鑑中，不備錄。錄其入本朝者。漢第一代天師張道陵爲玄教宗，繼張魯，三國時，據漢中。其子盛，魏封都亭侯。復還龍虎山，升壇授籙。傳及五季，代稱先生，若貞靜、虛白、葆眞、虛靜之屬，而玄教日崇。至宋有正應先生、守眞、觀妙等，歷宋而元，賜以冲和眞人之號，傳至正常，爲四十二代，卽國初天師也。六覲京師，世領教事。高皇帝以至尊者天，天豈有師，遂易號稱大眞人，秩正二品。後又賜以六品銅印，文曰「龍虎山正一玄壇」。英宗易以金印，孝廟易以玉印。自漢迄今，凡一千四百餘年，相傳五十代，蓋釋門所未有也。隆慶間，坐論罷封，今復舊。高皇帝之易天師號爲眞人，可謂一洗萬古陋習矣。」

此據張天師譜牒，謂張魯之子盛，歸信州龍虎山。其言絕不可信，彼時三國分疆，信州在孫吳域內，張盛非叛魏奔吳，何能入此乎？道書以龍虎山為第三十二福地。其為張氏所居，當在唐季或宋初之時，若六朝時信州尚未設置，信州及貴溪縣皆唐所置耳。至宋眞宗大中祥符九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為貞靜先生，實為信州張天師所自始。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三記其事云：『初，漢張魯子自漢中徙居信州龍虎山，（在今江西廣信府貴溪縣西南，相傳漢張道陵修鍊於此。）世以鬼道惑衆。正隨其後也。至是，召赴闕，賜號。王欽若為奏立授籙院及上清觀，（今曰太上清宮，在龍虎山上。）蠲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其時已稱張魯子始居信州，蓋亦據正隨之言而錄之耳。立宮觀於龍虎山上，亦自此始。（此謂官立，私立當更早。）後至元初張道陵三十六世孫宗演，至明初，道陵四十二世孫正常，正史皆有紀載。元史釋老傳：『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則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語之曰，昔歲己未，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卿父，卿父使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驗於今矣。因命坐，錫宴，特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命主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入

覲，世祖嘗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劍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幾。而天師劍印傳子若孫，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嗟嘆久之。二十九年卒。子與棣嗣爲三十七代，襲掌江南道教。三十一年入覲，卒於京師。元貞元年，弟與材嗣爲三十八代，襲掌道教，時潮嚙鹽官、海鹽兩州，爲患特甚。與材以術治之，一夕大雷電以震，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者磔於水裔，潮患遂息。大德五年，召見於上都幄殿。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籙。武宗即位，來覲，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錫金印。仁宗即位，特賜寶冠，組織文金之服。延祐三年卒。四年，子嗣成嗣爲三十九代，襲領江南道教，主領三山符籙如故。」明史方伎傳云：「張正常，字仲紀，漢張道陵四十二世孫也。世居貴溪龍虎山。元時，賜號天師。太祖克南昌，正常遣使上謁，已而兩入朝。洪武元年入賀即位。太祖曰：「天有師乎？」乃改授正一嗣教眞人，賜銀印，秩視二品，設寮佐，曰贊教，曰掌書，定爲制。長子宇初嗣。建文時，坐不法，奪印誥。成祖即位復之。宇初嘗受道法於長春眞人劉淵然，後與淵然不協，相詆訐。永樂八年卒。弟宇清嗣。宣德初，淵然進號大眞人，宇清入朝，懇禮部尚書胡濙爲之請，亦加號崇謙守靜。再傳至曾孫元吉，年幼，敕其祖母護持，而贈其父留綱爲眞人，封母高氏爲元君。景泰五年入朝，乞給道童四百二十人度牒，濙復

爲請，許之，尋欲得大眞人號，濙爲請，又許之。天順七年，再乞給道童三百五十五度牒，禮部尚書姚夔持不可，詔許度百五十人。憲宗立，元吉復乞加母封，改太元君爲太夫人，以吏部言不許，乃止。初，元吉已賜號沖虛守素昭祖崇法安恬樂靜元同大眞人，母慈惠靜淑太元君，至是加元吉號體元悟法淵默靜虛闡道弘法妙應大眞人，母慈和端惠貞淑太眞君。然元吉素兇頑，至僭用乘輿器服，擅易制書，奪良家子女，過取人財物，家置獄，前後殺四十餘人，有一家三人者，事聞。憲宗怒，械元吉至京，會百官廷訊論死。於是刑部尚書陸瑜等請停襲，去眞人號，不許，命仍舊制，擇其族人授之。有妄稱天師印行符籙者，罪不貸。時成化五年四月也。元吉坐繫二年，竟以黨緣免死，杖百，發肅州軍，尋釋爲庶人。族人元慶嗣，弘治中卒，子彥頨嗣。嘉靖二年，進號大眞人。彥頨知天子好神仙，遣其徒十餘人，乘傳詣雲南四川採取遺經古器進上方，且以蟒衣玉帶遺鎮守中貴，爲雲南巡撫歐陽重所劾，不問。十六年，禱雪內庭有驗，賜金冠玉帶蟒衣銀幣，易金印，敕稱卿不名。彥頨入朝，所經郵傳供應或後期，常山知縣吳襄等至下按臣治。傳子永緒，嘉靖末卒，無子。吏部主事郭諫臣乘穆宗初政，上章請奪其世封，下江西守臣議，巡撫任士憑等力言宜革，乃去眞人號，改授上淸觀提點，秩五品，給銅印，以其宗人國祥爲之。

萬曆五年，馮保用事，復國祥故封，仍予金。國祥傳至應京，崇禎十四年，帝以天下多故，召應京有所祈禱。既至，命賜宴，禮臣言，天順中制，眞人不與宴，但賜筵席，今應京奉有優旨，請倣宴法王佛子例，宴於靈濟宮，以內官主席，從之。明年三月，應京請加三官神封號，中外一體尊奉，禮官力駁其謬，事得寢。張氏自正常以來，無他神異，專恃符籙，祈雨驅鬼，間有小驗。顧代相傳襲，閱世既久，卒莫廢去云。」此爲天師後代之較著者。其間世系，亦大略具於史傳之中。此外各代子孫，雖有譜系，亦不足備錄。僅就其裔張元旭所撰之補天師世家之各傳，所補爲明季至民國初之世系，轉錄以示始末大概。

五十代天師，諱國祥，字文徵，號心湛，永緒之從子也。生有異姿，紺眉碧瞳，氣宇軼塵表。萬曆五年襲爵，赴京陛見，上優加禮遇，御書宗傳字額賜之，並錫以玉刻宗傳之印，暨元壇印。命祈雪以占豐年，果應時雪降，上大悅，賜金冠玉帶，並賜隆宗門外直房。又敕修理朝天宮內賜第，御書眞人府額，奉旨聘駙馬都尉謝公詔之女爲配，以定國公徐掌姻事，凡六禮之費，悉出內帑。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命給公爵朝祭服，仍准常用，留京十三年，寵賚甚渥。及還山，舟抵嶧縣，值湖水凍塞不能進，檄召湖神，凍解應若桴響，嶧令鐫碑以記之，文存湖廟。先四十二代眞人仲紀公集祖宗言行爲世家一卷，宋文

憲濂序之，眞人復續集至四十九代，俾家系不紊，垂示綦詳。又輯龍虎山誌三卷，備記載，甚資考證。己酉貴溪大水，上清宮殿悉頃圮，入告，上賜銀修建，工尙未竟。辛亥歲，平居無恙，一日見華陽祖師前來導引，遂端坐而化，誥封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元宏教大眞人，掌天下道教事，贈太子少保。敕葬金溪明陽橋，立觀以供祭奠，曰明陽觀。

五十一代天師諱顯祖，神宗改名顯庸，字允功。幼時誤墮井中，明日汲者至始出，衣冠無霑濡，人驚異之。賦性仁孝，好禮義，習謙和，喜讀書，長益精進不懈。嘗曰：爲學猶掘井，井愈深，土愈難出，若不決心到底，豈得見泉源乎？天啓甲寅襲爵，舊例不待終喪，顯庸懇請守制，服闋始拜命。當修大上清宮，工未竟，恐墮父志，朝夕庀材鳩工，越二年告竣。然志尙沖淡，樂事修煉，年未及艾，即卸掌教事，以印劍授子應京。別搆靜室，署曰梧綠軒，自號洛梧散人，日與弟子，究先天太極及心性之學，著三教同塗論，使學者得窺教旨，杜門戶之見。又著金丹辨惑、洛梧詩集，凡若干卷，讀之使人明於修養，足出迷津。好施予，遇歲歉，盡以所積賑鄉里。時土賊擾窺上清，設法禦之，地方賴以安謐，丙子大饑，散粟濟災，計日周給，受施不少。享年八十有一，明誥封正一嗣教光揚祖範沖和清素大眞人，掌天下道教事。懷宗加太

子少保，康熙四十二年誥贈光祿大夫。

五十二代天師諱應京，字翊宸。崇禎丙子襲爵，庚辰入覲。適皇子病，命祈禳。懷宗親謁祖天師壇行禮，將下拜。應京曰：臣祖天師道陵位在人臣，禮不當拜。上曰：卿祖道德高深，正賴默贊元化，可晉封六合無窮高明大帝，卒成禮。皇子病旋瘳，賞賚優渥。甲申三月，懷宗殉國。既而隆武僭號於隆平，貴谿與閩接壤，盜賊蜂起，安仁妖僧煽衆焚掠，禍延上清。眞人募鄉勇禦之不克，登老君壇嶺，檄召神將殺賊，俄而陰雲四塞，遙見一神驅黑虎逐賊，賊潰散，邑里獲安。皇清定鼎，入賀，世祖章皇帝頒賜敕諭，諭曰：「國家續天立極，光昭典禮，清靜之教，亦所不廢。爾祖張道陵，博通五經，覃精玄教，治民疾病，俾不惑神怪。子孫嗣教，代有崇封。玆特命爾襲職，掌理道籙，統率族屬，務使異端方術，不得惑亂愚民。今朝綱整肅，百度惟貞，爾其申飭教規，遵行正道。其附山本教族屬賢愚不同，悉聽糾察，此外不得干預。爾尤宜法祖奉道，謹德修行，身立模範，禁約該管員役，俾之一守法紀，毋致生事，庶不負朝廷優加盛典，爾其欽承之。」故諭給一品印，恩禮咸如故。還抵揚州瓊花觀而化。康熙四十二年，誥封光祿大夫，夫人朱氏，明益藩郡主。

五十三代天師諱洪任，字瀛基，翊宸次子。幼卽好學通祕笈。順治八年襲爵，十二年入覲。世祖章皇帝駕幸南海子召見，詢及歷代宗系，以世家稱之。命光祿寺設宴，陪以禮部堂官，又命工部覓宅，以豐祐宮察院地居之，勅免本戶及上淸宮各色徭役。時外藩有妖爲害，聞於朝，命驅除之，遣法員高惟泰、楊幼芬出塞劾治立應，諸部落咸感其神，因之崇信道法不衰。閒居樂情詩酒，陶然自得，鑿西化園池沼，養性於其中，輒自成趣。康熙六年丁未，微恙而化，年四十三。時子尙未週，命弟洪偕攝掌教事，誥贈光祿大夫。

五十四代天師諱繼宗，字善述。聖祖仁皇帝賜御書碧城額以爲號，生八月而父卒，叔洪偕攝教事。至年十四，襲爵入覲，有說奪大眞人印者，卒不敢試。上命分壇禱雨，眞人奏，應於某日得雨，至日果應，上甚嘉歎，命隨覲法員吳士行等三人留京，三年一易，日給餼廩，來往給驛馬，復增二員爲例。還山，御書太上淸宮額賜之。三十三年甲戌，命進香五岳，道出開封，長吏以苦旱疫癘請禱，不旬日雨澍而疫已，河水衝決歸界，日齧岸數十丈，吏民惶懼走請，投以鐵符鎭之，岸獲固。過龍陽，有妖神號五羊者爲祟，焚其祠，現白足鼈無算，死溪中而妖絕。過姑蘇取赤猴，鐵鎖二怪。三十五年丙子，復命，賜乾坤玉

劍。四十二年，覃恩授光祿大夫。四十六年丁亥，賜第京師。五十二年癸巳，賜帑銀修龍虎山殿宇。五十四年乙未冬入覲，至揚州瓊花觀，矍然曰：此先祖蟬蛻處也，余亦從此逝矣，遂化於觀內。

五十五代天師諱錫麟，字仁祉，號龍虎主人。常偕諸弟朝夕篤學，一遵庭訓。康熙五十四年襲爵，召見暢春園，賜庭宴，並賜香扇緞疋，恩命如舊。屢覲天顏，寵賚有加。世宗憲皇帝御極，授光祿大夫。雍正五年，例應入覲，法員婁近垣隨行，至杭州病篤。囑近垣曰：『吾無以報皇恩，子忠勤誠篤，其體予志，善事天子。』越日卒，遺疏臣子遇隆幼，請以次弟慶麟署理，得諭書賜允。八年，上命近垣禳斗有應。發帑修太上清宮，九年三月，三弟昭麟以州同引見，命署大真人印務，協同監修上清宮，並賜銀幣還山。

五十六代天師諱遇隆，字輔天，號靈谷，仁祉之子。生而岐嶷，英俊軼倫。欽差劉公以神童目之，居恒與弟子員聞明道典，究理法祕，及先儒書册，精勤不懈。乾隆七年，奉旨承襲入覲，召見圓明園，賜克食緞疋，宴賚視舊制有加，復賜御書教演宗傳額，並朝服袍套筆墨等物。壬戌入覲圓明園，賜山莊避暑詩集一部，花緞二端，各親王皆有予賜。乾隆辛未，聖駕南巡，召見行在，賜緞二端荷包等物。十七年以梅御史劾，部議改爲正五品。厥後優遊山中，悉心任化，陶然以終。三十六年辛卯，覃恩誥贈通議大

夫。

五十七代天師諱存義，字方直，號宜亭。資質聰敏，總角不凡。乾隆三十一年，年十五，襲爵入覲，以祈雨符秩正三品，換給爵印，賜眞靈福地匾額，內繡老子像，並御書法經，復奉旨照例朝覲。嗣後正一眞人，並隨帶法官，准其馳驛，欽此。三十四年入覲，祈雪立應，賜珊瑚碧玉道冠顧繡法衣，上元日賜宴看燈。三十五年，恭祝萬壽，適丁母艱，蒙恩體恤，免其慶賀。四十一年，恭奉孝聖憲皇太后大禮，恭送梓宮，恩賞銀一千兩，旋赴齊雲山進香。年二十八卒，無子，遺疏請以嫡堂叔起隆承襲。

五十八代天師諱起隆，字紹武，號錦崖，一號體山。貌魁岸，深沉有智，能文善詩，四方知名之士樂與之遊。九齡入大學，歲辛卯遊京，甲午考入四庫全書館謄錄，議敍一等，以縣丞分發河南，歷署開封府經廳、糧儲道庫大使、布政使司都事。四十四年，堂姪五十七代宜亭眞人遺疏懇請承襲祖爵。四十五年，江西巡撫郝碩咨調回江，奉旨承襲。恭遇皇上七旬萬壽，八月抵京，赴熱河慶祝，進如意等物，蒙恩賞收北斗延生眞經一部。十一日面請聖安，奉恩旨著在內廷聽戲三日，賜大緞帽緯及內造器皿洱茶食物等。十四日晚，又着在萬樹園看放烟花。四十七年入覲，召見乾淸宮，蒙溫旨，命於次年元旦

大高殿拜進慶賀表文，禮成，賜老子繡像及藏香。四十九年，恭遇聖駕六次南巡，循例於江蘇無錫接駕進貢，蒙賞收爐瓶等物，召見行在，又蒙賞給克食大緞四端，御題墨刻羅漢圖。後數入覲，俱恩禮有加。嘉慶戊午屆慶期，行至蘇州，告病回里。卒於山。

五十九代天師諱鈺，字佩相，號琢亭，錫麐次子。豐頤碩膚，風度端凝，善言辭，聲若洪鐘，識者重之。平生立心接物，眞率無僞，重師儒，厚故舊。每遇旱澇，輒爲民祈禱，無不響應。嘉慶五年襲封，詣闕謝恩，請謁裕陵，奉溫旨褒允。前後數召見養心殿，屢賞克食並大緞藏香。十年入覲，蒙賜玉如意一柄，荷包一封，金錢四圓。十四年晉京祝嘏，蒙賜庭宴，並賞大緞宮錦嗜嚕等物。二十三年復朝，御書福字賜之，寵賚有加。光緒三十年覃恩誥贈光祿大夫。

六十代天師諱培源，字育成，號養泉。穎異澹樸，篤於孝友。道光九年襲爵。因生母累年抱恙，囑勿遠離，擬請詣闕謝恩未果。生平樂善好施，舍己濟人，行藏似鶴，當時以白鶴仙師稱之。凡諸符法，悉能一氣渾成，極研究大梵斗母玄科，尤能闡演入妙。浙江海寧州有妖爲患，海堤崩裂，延至立驗。道光十一年，復患水，沿溺數百里，將軍奕湘馳羽請救命，胞弟持印劍往治，爲設醮數日，令法員乘小艇，衝濤

而濟，投以鐵符，天返風，艇復故所，潮平堤立。二十五年秋七月，貴谿久旱，蝗飛蔽日，禾菽蝕齧殆盡，邑侯請治爲設醮七日，雷風肅烈，大雨如注，逾夕凝寒似深秋，命持符水灑壇前後，蝗盡殪於河。咸豐八年戊午，亂兵侵境，避往應天山，借一丁負印，行至壠岸地方遇寇，丁不及措，棄印道旁，兵騎蜂擁蟻接，印仍故所，視如不見，踐之不覺，賊去，叱丁攜歸。九年己未，督辦團練防勦多捷。十月中旬八日，忽有赤蛇游於庭，俄而不見，咸謂山居之常，不以爲異，翌日將曙，竟無疾長逝。法經云，蛇乃鶴之糧，殆返眞之兆歟。縣志贊『德著金繩，功追玉局，驅蝗蟲而鄉城爭頌，息潮湧而寰海競稱』蓋紀實也。光緒三十年，覃恩誥贈光祿大夫。

六十一代天師，諱仁晸，字炳祥，號清巖。秉性冲和，研精祕典，事親以孝聞。咸豐九年，佐父辦團，防勦多捷，經巡撫耆奏獎奉上諭着以縣主簿，不論雙單月擢用。同治元年襲爵，當亂後，法書祕卷，簡斷篇殘，不易徵集，乃日與弟子員參考編訂，續錄成帙，越寒暑靡懈。四年遊粵東，遇異人贈黑玉印一方。旋抵滬城，其地屢有回祿患，求書符避火者甚衆，以印蓋均得免，謂見有黑面金甲者附符焉。光緒六年，奉母命禱南海，航遇風幾覆，忽見大士現身雲端，得無恙。九年，省祖墓於西蜀青城山，見祖天師於

天師洞。出川經重慶，先有布商某，遇人授以劍，告之曰：俟天師至此，爾將此劍贈之。俄而天師至，布商贈劍。重慶會館有青龍閣，久潛巨蟒，天陰朝夕吐氣如雲，仗劍以登，書火符焚之，怪滅。居恆端坐寡言，洞明三十代祇靜修之功。年六十有三，微恙而終。光緒三十年覃恩誥贈光祿大夫。

續世家跋後

唐柳玭有言：「門第高者，一事墮先訓，則無異他人。」元旭忝承先職，暇而盥誦刻本先代世家，具知積陰勵行，明□佑啓。惟再經編輯，歷四十九代而止。溯諸以上十二代，均付闕如。爰搜求譜牒，旁參碑銘，並先世之遺有筆記，與年來之聞見於先父前者，續纂成編，重付剞劂。非敢言文，以紀實也。亦愈以見翼世濟人，前人之澤遠矣。旭德薄能鮮，敢謂不辱其先乎？亦惟朝乾夕惕，兢兢於世教之修，而無僨家訓之墮云爾。

中華民國七年歲次戊午孟月吉日　　六十二代孫元旭謹跋」

第五節　寇謙之改革天師道

張陵天師道盛行既久，道士中欲奪其傳統者，南方尚無所聞，北方則北朝時已有寇謙之出而改革，以取其天師之位焉。魏書釋老志云：「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少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效。守志嵩岳，精專不懈。忽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鎮靈集仙宮主表天曹，稱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無所師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謙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範，首處師位。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號曰並進言。吾此經誡，自天地開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宣吾新科，淸整道教，除去三張僞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淸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而加之以服食閉練。」復遇牧土上師李譜文來臨，授謙之天中三眞太文錄，劾召百神，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眞經，付汝奉持，轉佐北方泰平眞君，出天宮靜論（當作輪）之法，能與造克就，則起眞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難，但令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若家有嚴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練藥，學長生之術，即爲眞君種民，藥別授方銷練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皆有決要。」於是魏世祖（太武帝）欣然，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遂立天師

道場，改元太平眞君，建靜輪天宮。並因崇道之故，滅佛教，殺僧徒，毀佛寺，其後佛教雖復，而後魏諸帝，每即位，必親至道壇，受道士符籙，從此道教不復爲張氏天師道所專有矣。

寇謙之之改革天師道，不僅改革其腐敗之科儀，乃至神道之名稱，亦有特異之號。魏書釋老志云：「又言『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大至眞尊，次天覆地載陰陽眞尊，次洪正眞尊，姓趙名道隱，以殷時得道，牧土之師也。牧土之來，赤松、王喬之倫，及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爲翼從。牧土命謙之爲子，與羣仙結爲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謙之具問，一一告焉。』」

第六節　茅山道與武當道

然天師道之外，非無別派，如晉之葛洪即其一也。晉書洪傳云：「洪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

才章富贍。』在山積年，著述不倦，其自序曰：『世儒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眞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洪之所著，推闡仙道，播傳甚力，可謂道教之功臣。梁時有陶弘景。梁書陶弘景傳云：『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恆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遍歷名山，尋訪仙藥。』傳又言弘景好著述，尚奇異，善辟穀導引之法，此皆道教所賅容者也。三茅君者，史記秦始皇本紀集解引太原眞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濛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俱對，此仙人之歌謠，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此證茅山道更遠在天師道以前，今之茅山道士，尙崇奉三茅君，不與天師道同科也。

至於武當道，乃湖北武當山之道士奉眞武玄天上帝爲主，以煉丹驅邪爲其本領。如明之張三丰，即武當山丹士也。全眞教道士亦尊奉眞武。海南道士設壇驅邪，則奉眞武以「太上高眞」諸尊號，置之壇中，與佛同位。而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等神，反在其外焉。（見民俗周刊瓊崖風俗志）

第七章　道教之神

道教之所謂神，實兼天神、人鬼、地祇及仙眞而統稱之。其初最尊者爲老子，史記列傳倘作惝恍之辭，其後列仙傳之流，已漸加藻飾。太平道天師道等更皆奉老子爲師，尊其書爲經。至後代而老子遂成爲至尊無上，神變無方之神人。老子內傳：「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因有娠。懷之七十二歲，於陳國渦水李樹下，剖左腋而生。指李樹曰，此爲我姓。生而白首，故號老子。耳有三漏，又號老聃。頂有日光，身滋白血，面凝金色，舌絡錦文，形長一丈二尺，齒有四十八。受元君神圖寶章變化之方，及還丹伏火水汞液金之術，爲七十二篇。在周爲守藏史，武王時，爲柱下史，能爲天神所濟，衆仙所從。所出度世之法，有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治心養性、絕穀、變化、役使鬼神之法，」王圻續文獻通考：「葛稚川曰：老子無世不出，數易姓名。出於黃帝時，號廣成子，周文王時，號燮邑子，爲守藏史。武王時，號育成子，爲柱下史。康王時，號郭叔子，漢初

為黃石公，漢文時，號河上公。」此皆六朝人以來所增飾者，後代有老子八十一化經，即源於此。老子之地位既崇，乃更有老子一炁化三清（玉清太清上清）之說，是神仙世界，皆老子所造成。於是太上老君、玄元皇帝諸名稱，乃當之無媿矣。然自六朝以來，元始天尊之名既出，老子之地位驟絀，而道教之神遂愈繁。今分述之於左：

第一節　天地間之神

當張角、張陵之道教初起時，所謂司人間禍福者，祇有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今稱為三官大帝者也。迨其後，既有元始太上諸尊位乎上，則神仙官府當然加增。世傳葛洪枕中書陶弘景眞靈位業圖之類，皆雜沓紛綸，漫無統紀。玆姑舉葛洪枕中書以見一斑。「眞記曰：玄都玉京七寶山，週迴九萬里，在大羅之上，城上七寶宮，宮內七寶臺，有上中下三宮如一。宮城一面二百四十門，方生八行寶林，綠葉朱實，五色芝英。上有萬千種芝，沼中蓮花，徑度十丈。上宮是盤古眞人、元始天王、太元聖母所治。中宮太上眞人、金闕老君所治。下宮九天眞皇、三天眞王所治。」「許由巢父今為九天侍中，箕山公，

夏啓周發受書爲四極明公，或住羅酆，或在洞天。漢高祖光武並爲四明賓友。周靈王令爲太虛侍郎，治波龍山，樂子長闔家得仙，未昇天任，並住方丈之室。郭景純爲都籙司命，治虛臺也。左元放今爲天柱眞人，監仙侯。葛玄受金闕君命，爲太極左仙公，治蓋竹山。又在女几山，常駕乘虎騎也。許映始爲霍林仙人，許穆在華陽洞天，立宅爲眞人。許玉斧在童初之北，位爲眞人，未有掌領。鮑靚爲地下主者，帶潛山眞人，復五百年，當爲崑丘侍郎。鄭思遠住南霍，常乘虎豹白鹿，未有職事。蔡鬱壘爲東方鬼帝，治桃丘山。張衡楊雲爲北方鬼帝，治羅酆山。杜子仁爲南方鬼帝，治羅浮山，領羌蠻鬼。周乞稽康爲中央鬼帝，治抱犢山。趙文和眞人爲西方鬼帝，治嶓冢山。鬼谷先生爲太元師，治靑城山。王子喬爲金闕侍中，治桐柏山。赤松爲崑林仙伯，治南嶽山。王子登爲小有天王，治王屋山。孤竹、伯夷、叔齊等並爲九天僕射，治天台山。孔丘爲太極上眞公，治九嶷山，顏回受書，初爲明泉侍郎，後爲三天司眞。七十二人受名元洲，門徒三千，不經北酆之門。周公旦爲北帝師，治勁革山，莊周爲太元博士，治在荆山，孫權受任，治亦在荆山。張道陵爲三天法師，統御六虛，數侍金闕太上之股肱，治在廬山，三師同宅，王方平令爲上相，治月支國人鳥山。墨翟爲太極仙卿，治馬跡山。徐來勒爲太極眞，治括蒼山，小宮在天台山。陳

世治小台山。嚴君平今治在峨嵋山。屈原爲海伯，統臨八海。王弼爲北海監，郭聲子爲閬風眞人，魏夫人治南嶽山，裴清靈治四明山，馬明生今在鍾山，陰長生爲地肺眞人，孫登闔北眞人。九華眞妃治夏蓋山，或在龍山。王長、趙昇受書爲廬山中正，三天都講。韓衆今爲霍林眞人，瑯琊爲太虛左掾侍史。」凡諸神仙，或有治，或無治，亂雜可想。太平御覽道部引登眞隱訣曰：「三清九宮，並有僚屬，例左勝於右。其高總稱曰道君，次眞人、眞公、眞卿。其中有御史、玉郎、諸小號，官位甚多也。女眞則稱元君、夫人，其名仙夫人之秩，比仙公也。夫人亦隨仙之大小男女，皆取所治處，以爲著號，並有左右。凡稱太上者，皆一宮之所尊。又有太清右仙公、蓬萊左仙公、太極仙侯、眞伯、仙監、仙郎、仙賓。」其官級之森嚴又可想也。

陶弘景之眞靈位業圖，係將所有道教之眞靈，分別班次，共分七階，宛如佛教之曼陀羅（道場）。其說如下：

第一、上清虛皇道君，應號元始天尊。

第二、上清高聖太上玉晨玄皇大道君，（爲萬道之主。）

第三、太極金闕帝君，姓李，（壬辰下教太平主。）

第四、太清太上老君，（爲太清道主，下臨萬民。）及上皇太上無上太道君。

第五、九宮尙書，（姓張，名奉，字公先，河內人。先爲河北司命禁保侯，今爲太極仙侯，兼領北職，位在太極矣。）

第六、右禁郎定錄眞君中茅君，（治華陽洞天。）

第七、酆都北陰大帝，（炎帝大庭氏，諱慶甲，天下鬼神之宗，治羅酆山，三千年而一替。）

最上第一級，以天尊爲中位，左方二十九君，右方十九君。第二級以大道君爲中位，左方，太微天帝、赤松子，以下三十君，其後有逸域宮、八景城、七靈臺、鳳臺、瓊闕、金晨華闕。右方爲八君，並三十餘名女子。後有太和殿、寥陽殿、蘂珠闕、七映房、長綿樓。第三級以李帝爲中位，左方五十餘君，其中有尹喜、葛玄、孔丘、顏回、軒轅黃帝、顓頊帝、嚳帝、舜、夏禹、周穆王、帝堯、巢父、許由等。右方，三十餘君，其中有莊周、秦佚、接輿、老聃等。第四級以老君及大道君爲中位，左方六十餘名，其中以張陵、鬼谷先生、張子房、赤松子、東方朔、桑翟等。右方百餘名，其中有徐福、葛洪等。第五級以九宮尙書爲中位，左右各十九名。第

六級以茅君爲中位，左方十一人，中有鮑靚，右方三十餘名，中有許邁、葛玄、鄭思遠，又有比干。第七級以北陰大帝爲中位，左方有秦始皇、魏武帝、周公、漢高祖、吳季札、周武王、齊桓公、晉文公、光武帝、謝幼輿、庾元規、杜預、李廣、何晏、殷浩、劉備等。右方有王放、陶侃、蔡謨、馬融等。其次序之凌雜顚倒，蓋不可究詰也。且就此圖而觀，老子在第四重，葛玄、赤松子在第二重（後又重出）即謂赤松子於第二級，加以左聖南極南嶽眞人左仙公太虛眞人之徽號，並注爲黃老君弟子，曰裴君師。乃第四級更有赤松子，是赤松子有兩重也。第三級有太極左仙公葛玄，乃第六級又有葛玄，註云，太極左仙公爲演靈寶，吳時，下降爲地位之葛玄云。然則此圖之中，包蘊天神地祇、人鬼及諸仙眞之名，亦可云盡致矣。

第二節 人身中之神

身中諸神，太平經已詳言之。淮南子精神訓已分氣爲陰陽二神，氣者宇宙之生命，又爲活動力，據道教所說，人類體內之氣，能與宇宙之氣相往來而不絕，即得長命。故有吐故納新即鍊氣鍊丹之工夫。又以氣爲神，體內五臟，亦各有神來往，故欲長壽，當直觀此神，與之同體。故太平經曰：「善自持

養之，可得壽老。不善養身，爲諸神所咎。神叛人去，自安得善乎。……爲善，神自知之，惡，神亦自知之。非爲他神，乃身中神也。』（卷乙部）又云：『直觀五臟之神，空氣中，畫配當五行之色之童子，春爲青色童子，懸東子，一心念之，其神自來助之，萬病皆平癒。氣爲生命之根本，卽鼻之中，瞑目內觀，守守一之法，其氣始出如火赤，暫白，又久青色，可與自然之元氣爲一體。』（同上）鼻爲風，卽元氣之門戶，抱朴子記云：『或罾羽毛於鼻端，伺其動搖，習鍊氣息。』是卽前文所云鼻中通風也。

太平經所述，直觀五臟之神，實爲觀照自己。故云：『道之生人，本皆精氣也，皆有神也，假相名爲人。愚人不知還全其神氣，故失道也。能還反其神氣，卽終其天年。……其爲之法，當作齋室，堅其門戶，無人妄得入，日往自試，不精不安，復出勿強爲之，如此復往，漸精熟，卽安之不復欲出。口不欲語，視食飲，不欲聞人聲，關鍊積善，瞑目還觀形容客象，若居鏡中，若闚清水之影也，已爲小成。無鞭策而嚴，無兵仗而威，萬事自治，豈不神哉，謂入神之路也。守三不如守二，守二不如守一。深思此言，得道深奧矣。』（癸部第十）自己觀照之法，亦道教所說，陶弘景眞誥卷十，記范幼沖鍊青、白、赤三氣，遂爲神仙，謂爲守玄白之道。凡人常存思，識己之形，極使彷彿對在我前云云。皆出於太平經。此等工夫，蓋當時

已輸入佛教經典數息觀，例如安世高（後漢時代）安般守意經，曇摩密多（劉宋時代）五門禪經要用法，沮渠京聲（同上）治禪病祕要法，或有影響也。

至於黃庭經，在太平經之後，其外景經云：「老子閒居作七言，解說身形及諸神。」而內景經當又在外景經之後，則云：「散化五形變萬神。」此直謂一人之身具有萬神也。故其言曰：「髮神蒼華字太元，腦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玄，鼻神玉壟字靈堅，耳神空閑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倫，齒神崿鋒字羅千。」右面部七部。又曰：「心神丹元字守靈，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煙字含明，腎神玄冥字育嬰，脾神常在字魂停，膽神龍曜字威明。」右六府眞人。此言臟腑皆有神也。然道教之說，視人身爲一小天地，故天地之神，亦皆存吾人之身中。如老子中經所云，茲姑摘其自一至十三之神，以示梗概。

其一、上上太一者，道之父也，天地之先也。乃在九天之上，太淸之中，八冥之外，細微之內。不知其名，元氣是耳。其神，人頭鳥身，狀如雄雞。正在兆（指人）頭上，去兆身九尺。常在紫雲之中華蓋之下住。

其二、無極太上元君者，道君也，一身九頭，或化爲九人。上上太一之子也，非其子也，元氣自然耳。正在兆頭上，紫雲中華蓋下。兆見之言曰，皇天上帝，太上道君，在太微勾陳之內，一星是也，號曰天皇大帝耀魄寶。人亦有之，常存之眉間，通於泥丸，氣上與天連。

其三、東王父，青陽之元氣也，萬神之先也。治東方，下在蓬萊山。人亦有之，在頭上頂巔。左有王子喬右有赤松子，治在左目中，戲在頭上。其精氣上爲日，名曰伏羲。西王母在目爲日月，左目爲日，右目爲月。日中童子字英明，王父在左目，王母在右目，童子在中央兩目等也。東王父姓無爲，字君鮮。

其四、西王母者，太陰之元氣也。姓自然，字君思，下治崑崙，上治北斗。華蓋紫房北辰之下。人亦有之，在人右目之中，姓太陰，名玄光，字偃玉，夫人兩乳者，萬神之精氣，陰陽之津汋也。左乳下有日，右乳下有月。王父王母之宅也。上治目中，戲於頭上，止於乳下，宿於絳宮紫房，此陰陽之氣也。

其五、道君者一也，皇天上帝中極北辰中央星是也。乃在九天之上，五色華蓋九重之下。老子太和侍之。人亦有之，在紫房宮中，華蓋之下，姓陵陽，字子明，身黃色，長九分。其妻太陰玄光玉女，居太素宮中，養眞人子丹。

其六、老君者，天之魂也，自然之君也。常侍道君，在左方，吾等九人，九頭君也，吾爲上首。人亦有之，衣靑衣，長九分。把芝草，持靑旛。其妻素女，衣黃衣。

其七、太和者，天之魄也，自然之君也。常侍道君，在右方。人亦有之，姓角里先生，字淵淵。衣白衣，長九分。持金劍，捧白旛。其妻靑腰玉女，衣靑衣。

其八、泥丸君者，腦神也，南極老人也。正在兆頭上腦中。

其九、南極者一也，仙人之首出也，上上太一（當有脫字）也。天之侯王太尉公也。主諸災變，國祚吉凶。上爲熒惑星，下治霍山。人亦有之，姓李名尙（一作常）衣絳衣，長九分，在心中。其妻玉女。

其十、日月者，天之司徒司空公也，主司天子人君之罪過，使太白辰星下治華陽恆山。人亦有之，兩腎是也。左腎男，衣皂衣，右腎女，衣白衣，長九分。爲日月之精，虛無之氣，人之根也。在目中，故人之目左爲司徒公，右爲司空公。兩腎各有三人，凡有六人。左爲司命，右爲司錄，左爲司隸校尉，右爲廷尉卿，主記人罪過，上奏皇天上帝、太上道君，常存之。令削去死籍，司錄六丁玉女，皆在神龜上，乘紫雲車，駕雙鯉魚。玄母，道母也，在中央，身之師也。主生養身中諸神。

其十一、中極黃老者，眞人之府，中斗君也，天之侯王，主皇后素女宮也。人亦有之。黃庭眞人，道之父母也，赤子之所生也。己吾身也，皇后者，太陰玄光玉女，道之母也，正在脾上，中斗中也。衣五色珠衣，主哺養赤子。赤子當胃管中，坐常思兩乳，下有日月，日月中有黃精赤氣，來入絳宮，塡滿太倉，飲食之即飽。中黃眞人主辟穀，字黃裳子。

十二、吾者，道子之也。人亦有之，非獨吾也，正在太倉胃管中。正南面坐珠玉床上，衣五綵珠衣。母在其右上，抱而養之，父在其左上，教而護之。父曰陵陽子明，母曰太陰玄光玉女。己身為元陽子丹眞人，字仲黃眞，吾之師也。常教吾神仙長生之道，常侍吾左右。休舍太倉，在脾中，與黃裳子共宿衞吾，給事神所，當得常致行廚。吾之從官凡三萬六千神，舉族得仙，白日昇天。常以四時祠吾祖先，及郊廟社稷。郊在頭上腦戶中，廟在頂後骨上，社在脾左端，稷在大腸窮。

十三、璇璣者，北斗君也，天之侯王也。主制萬二千神，持人命籍。人亦有之，在臍中。太一君，人之侯王也，杜天大將軍特進侯也。主身中萬二千神。

以下為五臟之神，不具錄。其尤可怪者，為第十七神仙。「丹田者，人之根也，精神之所藏也，五氣

之元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藏月水，主生子，合和陰陽之門戶也。在臍下三寸，附著脊膂兩腎根也。神姓孔名丘，字仲尼。」此外尚有三尸之神，在人身中，言人罪過，另具於下章。

第三節　洞天福地

神仙處所，最初所說者，爲東海中三神山，卽蓬萊、瀛洲、方壺。西方則有崑崙、閬圃，爲東王公西王母所居。次之爲十洲記之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亦傳東方朔著，實漢以後人著。）其後剽竊佛經，亦有三十三天之說。酉陽雜俎玉格篇云：「道列三界諸天，數與釋氏同但名別耳。三界外曰四人境，謂常融、玉隆、梵度、覆奕四天也。四人天外曰三淸，大赤、禹餘、淸微也。三淸上曰大羅，又有九天波利等九名。」或增至八十一天，不過求勝佛說耳。更有洞天福地之說。雲笈七籤卷二十七有天地宮府圖，敍洞天福地。洞天首爲十大洞天：「太上曰，十大洞天者，處大地名山之間，是上天遣羣仙統治之所。」

第一、王屋山洞　號曰小有淸虛之天，去王屋縣六十里，屬西城王君治之。

第二、委羽山洞　號曰大有空明之天，去黃巖縣三十里，青童君治之。

第三、西城山洞　號曰太玄總眞之天，在所未詳，屬上宰王君治之。

第四、西玄山洞　號三元極眞洞天，莫知其所在。

第五、青城山洞　名曰寶仙九室之洞天，屬青城丈人治之。

第六、赤城山洞　名曰上淸玉平之洞天，在台州唐興縣，屬玄洲仙伯治之。

第七、羅浮山洞　名曰朱明輝眞之洞天，在循州博羅縣，屬青精先生治之。

第八、句曲山洞　名曰金壇華陽之洞天，在潤州句容縣，屬紫陽眞人治之。

第九、林屋山洞　號曰尤神幽虛之洞天，在洞庭湖口，屬北嶽眞人治之。

第十、括蒼山洞　號曰成德隱玄之洞天，在處州樂安縣，屬北海公涓子治之。

次爲三十六小洞天：『太上曰，其次三十六小洞天，在諸名山之中，亦上仙所統治之處也。』

第一、霍桐山洞　名霍林洞天，屬仙人王緯玄治之。

第二、東嶽太山洞　名曰蓬玄洞天，屬山圖公子治之。

第三、南嶽衡山洞　名曰朱陵洞天，仙人石長生治之。

第四、西嶽華山洞　名曰總仙洞天，眞人惠車子主之。

第五、北嶽常山洞　號曰總玄洞天，眞人鄭子眞治之。

第六、中嶽嵩山洞　名曰司馬洞天，仙人鄧雲山治之。

第七、峨嵋山洞　名曰虛陵洞天，眞人唐覽治之。

第八、廬山洞　名曰洞靈眞天，眞人周正時治之。

第九、四明山洞　名曰丹山赤水天，眞人刁道林治之。

第十、會稽山洞　名曰極玄大元天，仙人郭華治之。

第十一、太白山洞　名曰玄德洞天，仙人張季連治之。

第十二、西山洞　名曰天柱寶極玄天，眞人唐公成治之。

第十三、小潙山洞　名曰好生玄上天，仙人花丘林治之。

第十四、潛山洞　名曰天柱司玄天，仙人稷丘子治之。

第十五、鬼谷山洞　名曰貴玄司眞天，眞人崔文子治之。

第十六、武夷山洞　名曰眞昇化玄天，眞人劉少公治之。

第十七、玉笥山洞　名曰太玄法樂天，眞人梁伯鸞主之。

第十八、華蓋山洞　名曰容成大玉天，仙人羊公修治之。

第十九、蓋竹山洞　名曰長耀寶光天，仙人商丘子治之。

第二十、都嶠山洞　名曰寶玄洞天，仙人劉根治之。

第二十一、白石山洞　名曰秀樂長眞天，白眞人治之。

第二十二、岣嶁山洞　名曰玉闕寶圭天，屬仙人錢眞人治之。

第二十三、九疑山洞　名曰朝眞太虛天，仙人嚴眞青治之。

第二十四、洞陽山洞　名曰洞陽隱觀天，劉眞人治之。

第二十五、幕阜山洞　名曰玄眞太元天，屬陳眞人治之。

第二十六、大酉山洞　名曰大酉華妙天，尹眞人治之。

第二十七、金庭山洞　名曰金庭崇妙天，屬趙仙伯治之。
第二十八、麻姑山洞　名曰丹霞天，屬王眞人治之。
第二十九、仙都山洞　名曰仙都祈仙天，屬趙眞人治之。
第三十、青田山洞　名曰青田大鶴天，屬傅眞人治之。
第三十一、鍾山洞　名曰朱日太生天，龔眞人治之。
第三十二、良常山洞　名良常放命洞天，屬李眞人治之。
第三十三、紫蓋山洞　名紫玄洞照天，屬公孫眞人治之。
第三十四、天目山洞　名曰天蓋滌玄天，屬姜眞人治之。
第三十五、桃源山洞　名曰白馬玄光天，屬謝眞人治之。
第三十六、金華山洞　名曰金華洞元天，屬戴眞人治之。
太一曰：其次七十二福地，在大地名山之間，上帝命眞人治之，其間多得道之所。
第一、地肺山　在江寧府句容縣界，昔陶隱居幽棲之處，眞人謝允治之。

第二、蓋竹山　在衢州仙都縣，眞人施存治之。

第三、仙礚山　在溫州梁城縣十五里，近白溪草市，眞人張重華治之。

第四、東仙源　在台州黃巖縣，屬地仙劉奉林治之。

第五、西仙源　亦在台州黃巖縣嶠嶺一百二十里，屬地仙張兆期治之。

第六、南田山　在東海東，舟船往來可到，屬劉眞人治之。

第七、玉溜山　在東海，近蓬萊島，上多眞仙居之，屬地仙許邁治之。

第八、淸嶼山　在東海之西，與扶桑相接，眞人劉子光治之。

第九、郁木洞　在玉笥山南，是蕭子雲侍郎隱處，至今陰雨猶聞絲竹之音，往往樵人遇之，屬地仙赤魯班主之。

第十、丹霞洞　在麻姑山，是蔡經眞人得道之處，至今雨夜多聞鐘磬之聲，屬蔡眞人治之。

第十一、君山　在洞庭青草湖中，屬地仙侯生所治。

第十二、大若巖　在溫州永嘉縣東一百二十里，屬地仙李方回治之。

第十三、焦源　在建州建陽縣北，是尹眞人隱處。

第十四、靈墟　在台州唐興縣北，是白雲先生隱處。

第十五、沃洲　在越州剡縣南，屬眞人方明所治之。

第十六、天姥岑　在剡縣南，屬眞人魏顯仁治之。

第十七、若耶溪　在越州會稽縣南，屬眞人山世遠所治之。

第十八、金庭山　在廬州巢縣，別名紫微山，屬馬仙人治之。

第十九、清遠山　在廣州清遠縣，屬陰眞人治之。

第二十、安山　在交州北，安期先生隱處，屬先生治之。

第二十一、馬嶺山　在郴州郭內水東，蘇耽隱處，屬眞人力牧主之。

第二十二、鵝羊山　在潭州長沙縣，婁罵先生所隱處。

第二十三、洞眞墟　在潭州長沙縣，西嶽眞人韓終所治之處。

第二十四、青玉壇　在南嶽祝融峯西，靑烏公治之。

第二十五、光天壇　在衡嶽西源頭，鳳眞人所治之處。

第二十六、洞靈源　在南嶽招仙觀西，鄧先生所隱地也。

第二十七、洞宮山　在建州關隸鎭五嶺里，黃山公主之。

第二十八、陶山　在溫州安國縣，陶先生曾隱居此處。

第二十九、三皇井　在溫州横陽縣，眞人鮑察所治處。

第三十、爛柯山　在衢州信安縣，王質先生所隱處。

第三十一、勒溪　在建州建陽縣東，是孔子遺硯之所。

第三十二、龍虎山　在信州貴溪縣，仙人張巨君主之。

第三十三、靈山　在信州上饒縣，北墨眞人治之。

第三十四、泉源　在羅浮山中，仙人華子期治之。

第三十五、金精山　在虔州虔化縣，仇季子治之。

第三十六、閤皂山　在吉州新淦縣，郭眞人所治處。

第三十七、姑豐山　在洪州豐城縣，尹眞人所治之地。
第三十八、逍遙山　在洪州南昌縣，徐眞人所治之地。
第三十九、東白源　在洪州新吳縣東，劉仙人所治之地。
第四十、鉢池山　在楚州，王喬得道之處。
第四十一、論山　在潤州丹徒縣，是終眞人治之。
第四十二、毛公壇　在蘇州長洲縣，屬莊仙人修道之所。
第四十三、雞籠山　在和州歷陽縣，屬郭眞人治之。
第四十四、桐柏山　在唐州桐栢縣，屬李仙君所治之處。
第四十五、平都山　在忠州，是陰眞君上升之處。
第四十六、綠羅山　在朗州武陵縣接桃源界。
第四十七、虎溪山　在江州南彭澤縣，是五柳先生隱處。
第四十八、彰龍山　在潭州澧陵縣北，屬臧先生治之。

第四十九、抱福山　在連州連山縣，屬范眞人所治處。

第五十、大面山　在益州成都縣，屬仙人栢成子治之。

第五十一、元晨山　在江州都昌縣，係眞人安期生治之。

第五十二、馬蹄山　在饒州鄱陽縣，眞人子州所治之處。

第五十三、德山　在朗州武陵縣，仙人張巨君治之。

第五十四、高溪藍水山　在雍州藍田縣並太上所遊處。

第五十五藍水　在西都藍田縣，屬地仙張兆期所治之處。

第五十六、玉峯　在西都京兆縣，屬仙人栢戶治之。

第五十七、天柱山　在杭州於潛縣，屬地仙王伯元治之。

第五十八、商谷山　在商州，是四皓仙人隱處。

第五十九、張公洞　在常州宜興縣，眞人康桑治之。

第六十、司馬悔山　在台州天台山北，是李明仙人所治處。

第六十一、長在山　在齊州長山縣，是毛眞人治之。

第六十二、中條山　在河中府虞鄉縣管是趙仙人治處。

第六十三、茭湖魚澄洞　在西古姚州，始皇先生曾隱此處。

第六十四、綿竹山　在漢州綿竹縣，是瓊華夫人治之。

第六十五、瀘水　在西梁州，是仙人安公治之。

第六十六、甘山　在黔南，是甯眞人治處。

第六十七、瑰山　在漢州，是赤須先生治之。

第六十八、金城山　在古限戍又云石戍，是石眞人所治之處。

第六十九、雲山　在邵州武剛縣，屬仙人盧生治之。

第七十、北邙山　在東都洛陽縣，屬魏眞人治之。

第七十一、盧山　在福州連江縣，屬謝眞人治之。

第七十二、東海山　在海州東二十五里，屬王眞人治之。

第八章　道教之方術

第一節　符籙祈禳禁劾諸術

此則古之巫、祝、史，秦漢之方士，今日之巫覡，皆爲本等之行業，而今之道士，亦似舍此而外，無謀食之方耳。隋書經籍志云：『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授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齎金環一，幷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爲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黃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爲壇三成，每成皆置縣蕝，以爲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於縣蕝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其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縣蕝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諸消災度厄之法，依陰

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幷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爲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餅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爲醮。又以木爲印，刻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刃入火而焚勅之，使刃不能割，火不能熱。』可以見其大概。凡諸符別有治病消災辟邪等類，及諸祈禳禁劾之術不具記。凡祈禳祭告，必設醮奏章，稱奏章之文曰青詞。李肇翰林志：『凡太清宮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朱字，謂之青詞。』亦曰綠章。陸游詩：『綠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陰護海棠。』是也。宋眞德秀諸人集內，皆載有青詞。遂爲文體之一。明人如顧鼎臣、袁煒、李春芳、嚴訥、嚴嵩輩，先後以善青詞結主知，至有青詞宰相之誚。又有呼召鬼神之法，謂之諾臯。抱朴子登涉篇：『登涉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明堂入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臯太陰將軍。』（臯謂呼號，諾謂應諾，禮稱人死登屋招魂，曰臯某復，其下必有人代應曰諾，今俗爲小孩叫喜尙如此。酉陽雜俎有諾臯記，卽記鬼神之名以備呼召者也。）此卽呼召之法也。

第二節　守庚申

三尸卽三蟲說，道教之三尸蟲之說，抱朴子已記載，其先太平經巳部第三卷及卷九三洞樞上平氣無蟲重複字訣第一三六腹中三蟲之辟皆言之。

守庚申者，卽因三尸之神，於庚申日上天言人罪過，故須守之使不能上天也。道士修養者所特重。雲笈七籤有庚申部，引中山玉櫃經服氣消三蟲訣云：「旣食百穀，則邪魔生，三蟲聚。」註云：「蟲有三名，伐人三命，亦號三尸。一名青姑，號上尸，伐人眼，空人泥丸，眼暗面皺，口臭齒落，鼻塞耳聾，髮禿眉薄，皆青姑之作也。二名白姑，號中尸，伐人腹，空人藏府，肺脹胃弱，失肌過度，皮癬肉燋，皆白姑之作也。三名血尸，號下尸，伐人胃，空人精髓，腰痛脊急，腿痺臀頑，腕疼脛痠，陰萎精竭，衄乾骨枯，皆血尸之作也。此三尸毒流，噬嗑胎魂，欲人之心，務其速死，是謂邪魔。人死則尸化爲鬼，遊鬼幽冥，非樂天庭之樂也。常於人心識之間，使人常行惡事，好色欲，增喜怒，重腥穢，輕良善，惑亂意識，令陷昏危。常以甲寅庚申日，上白天曹，下訟地府，告人罪狀，述人過惡。十方刺史受其詞，九泉主者容其對，於是上帝或聽，

人則被罰，輕者在世迍邅，求爲不遂；重者奄歸大夜，身形成殃，都由人不能絕百穀，斷五味，誠嗜欲，禁貪妄，而自致其傷殞。內景玉書云：「百穀之實土地精，五味外美邪魔腥，臭亂神明胎氣零，三魂恍恍魄靡傾。」要知成敗，彼之三蟲，由斯五穀也。又洞章曰：「太上三氣化爲神符，號曰三元無量洞章，制命六甲，運使五行，牽離還合，卻死來生，消除三鬼，滌蕩五神。」五神，一曰五尸，三鬼，一曰三蟲，蟲尸互名，參神亂鬼。三尸，上尸、中尸、下尸也。五尸，靑尸、赤尸、黃尸、白尸、黑尸。」又述神仙守庚申法云：「常以庚申日徹夕不眠，下尸交對，斬死不還。復庚申日徹夕不眠，中尸交對，斬死不還。復庚申日徹夕不眠上尸交對，斬死不還。三尸皆盡，司命削去死籍，著長生錄，上與天人遊。」蓋能斬三尸，則修道可無擾累矣。

第三節　房中行蹻變化

房中術已見漢書藝文志，所謂陰道者也。此亦自漢以來，直至晚近，與服食燒煉同爲世人所信行者。抱朴子至理篇云：「然行氣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之術，屢爲勞損，則行炁難得力

也。」又微旨篇云：「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釋滯篇又云：「房中之術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然抱朴子亦不甚以房中之術爲能成道。至理篇又云：「或曰，聞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幷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爲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令失實；或亦姦僞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藏隱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觀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及卻禍致福乎？」惟此術自醫方道書，若孫思邈外臺秘要以及玉房素女諸書，仍不能擯棄之耳。

行蹻者，當戰國之初，已有方士爲此修養之術。莊子刻意篇云：「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蓋莊子亦所不滿者也。然而張良之導引辟穀，卽是此法（詳見下章）。漢代迄於後世，亦皆盛行。三國志華陀傳云：「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抱朴子雜應篇云：「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

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盧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所謂飛遁之事，即由此來，然尙需變化之術。

變化者，言能變化形體，使爲異人異物也。抱朴子遐覽篇云：『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即爲婦人，蹙面即爲老翁，踞地即爲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畫地爲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廚，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爲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興雲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爲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間。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譜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雜應篇云：『鄭君云：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粕丸塗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折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天樞之壤，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服清冷之淵以過幽闕之徑，或乘天一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可爲小兒，或可爲老翁。或可爲鳥，或可爲獸，或可爲草，或可

爲木，或可爲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都隱者也。』

後漢書方伎傳：『費長房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又『曹操因坐上，欲收左慈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此皆能變化者也。後世有五遁之法，言能依金木水火土五行而遁形。其不

能變化隱遁及白日飛昇而死者，道書謂之尸解，言將登仙，假託爲尸以解化也。集仙錄曰：『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有死而更生者，有未斂而失尸者，有髮脫而形飛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至於以兵死者，謂之兵解。又有太陰煉形法：『死者尸體如生，爪髮潛長，蓋默煉於地下，久之則道成矣。』酉陽雜俎云：『尸解，向曉向暮，謂之地下主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錄氣，所謂太陰鍊形也。』

第九章　道教之修養

老子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爲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又莊子在宥篇廣成子語黃帝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淸，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道教修養之玄理，蓋盡於此矣。

道教修養之法，已備見於谷永之諫漢成帝，（見漢書郊祀志。）謂：『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註云：「方士詐以藥石，若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即消液；假爲神仙道使然。」）化色五倉之術，（註云：「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由是觀之，谷永數言，已將道教中金丹、存思、服食、變化諸方術，包蘊無餘。亦道教承繼方士之證也。茲分述於左：

第一節　內丹

道與儒不同之處，首章已言之。儒家以性命爲天所賦，人不能違天，所修者行爲之道而已。易繫辭：『各正性命。』孔疏云：『性者，天生之質，剛柔遲速之別；命者，人所稟受，若貴賤夭壽之屬』是也。故孔子但言知命，遇事之杌隉，輒曰命也。孟子亦言『修身以俟命，』以性爲固定，命爲不可抗者也。然道教則昌言性命雙修，欲得長生不死，羽化登仙之道，視性命爲可改移者，其思想過於儒矣。參同契養性立命章云：『將欲養性，延命卻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稟軀，體本一無，元精雲布，因氣託

初，陰陽爲度，魂魄所居，陽神曰魂，陰神曰魄，魂之與魄，互爲室宅。性主處內，立置鄞鄂，情主營外，築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時，情合乾坤。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爲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以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測水定火，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象，眞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獨居。類如雞子，白黑相符，縱廣一寸，以爲始初。四肢五臟，筋骨乃俱，彌歷十月，脫出其胞，骨若可卷，肉滑若飴。」此卽所謂內丹，修養聖胎之法也。黃庭內景經云：「琴心三疊儛胎仙。」此言血脈和平之極，則聖胎成，脫胎而出，可以奪造化之功以成仙道矣，修養以精氣神爲主，謂之三華。潛確類書云：「以精化氣，以氣化神，以神化虛，名三華聚頂。」後世之修道者有秘訣曰：「翻覆闡通微妙訣，借修性命無他說，算來總是精氣神，謹固牢藏休漏泄。休漏泄，體中藏，汝授吾傳道自昌，口訣記來多有益，屏除邪欲得清涼。得清涼，光皎潔，好向丹臺賞明月，月藏玉兔日藏烏，自有龜蛇相盤結。相盤結，性命堅，卻能火裏種金蓮，攢簇五行顛倒用，功完隨作佛和仙。」然而解之者曰：「此精不是交感精，此氣不是呼吸氣，此神不是思慮神，幸弗從自己身心中摸索。」又引鍾離子之說曰：「涕唾精津氣血液，七般靈物總皆陰，若將此物爲丹質，怎得飛神上玉京。」則謂男子眞陽已洩，徒

思以自家精血交結丹胎，爲誤認玄旨，終不能成仙，是性命之主旨，端在求煉眞陽耳。此蓋後世之道士修養，較舊派更進一步之談，謂人身之精氣，尚非可以得道，如悟眞篇諸書所說者也。

第二節　存思

學道者以存思爲首要。卽存想神物，端一不離之謂。略舉一二：雲笈七籤存思部有存大洞眞經三十九眞法、存思三洞法、老君存思圖等。以及存思元父玄母訣之類，要皆存思天神與仙眞下降身中而已。今舉雲笈七籤卷四十二存思太微小童以爲例：「讀高上虛皇君道經，當思太微小童干景精眞氣，赤色煥煥，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身舌本之下血液之府。畢。微祝曰：「眞氣下流充幽關，鎭神固精塞死源。玉經慧朗通萬神，爲我致眞命長存。拔度七祖返胎仙。」畢，引赤氣三嚥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天有大隱生之靈寶，稱曰明梁上之氣。守我絕塞之下戶，更受生牢門之外，乃又召益元之羽童，列於綠室之軒。使解七祖百結，隨風離根，配天遷基，達變入玄，玉淸隱文。」又祝曰：「元氣非本生，五塗承靈出，雌雄寄神化，森羅遠幽鬱。玉音響太和，萬唱元中發，仙庭迴九變，百混同得一，易有合

虛中，俱入帝堂室。」畢。此高上祕祕文，泄之七祖充責。」更試舉其七星臥斗法，其言曰：「存思七星煥明北方，己身臥於七星斗中，華蓋之下。七曜之光，流煥紫景之外冠，覆於己身，在紫景之上，七曜之中。」此在抱朴子已言之，地眞篇云：「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饑，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卻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此存一之法，思卽存思也。亦曰存想。天隨子云：「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其實道教意義，不僅如此。道教自天地星宿山川，以至人身五官五臟，皆有神名，皆欲存思結想以遏之者也。

第三節　導引沐浴

雲笈七籤卷三十二，導引按摩。引經云：「淸旦未起，啄齒二七，閉目握固，漱滿唾三咽氣，尋閉而不息，自極。乃徐徐出氣，滿三止。便起，狼踞鴟顧，左右自搖曳不息，自極復三。便起下床，握固不息，頓踵

三，還上一手，下一手，亦不息，自極三。又叉手項上，左右自了戾不息，復三。又伸兩足及叉手前卻自極復三，皆當朝暮爲之，能數尤善，平旦以兩掌相摩令熱，熨眼三過。次又以指按目四眥，令人目明。按經云：拘魂門，制魄戶，名曰握固，與魂魄安門戶也。此固精明目留年還魄之法，若能終日握之，邪氣百毒不得入。（握固法，屈大拇指於四小指下把之，積習不止，卽眠中亦不復開。一說云，令人不遭魔魅。）內解云：一曰精，二曰唾，三曰淚，四曰涕，五曰汗，六曰溺，皆所以損人也。但爲損者有輕重耳。人能終日不涕唾，隨有漱漏，咽之，若恆含棗核咽之，令人愛氣生津液，此大要也（謂取津液非咽核也。）常每旦琢齒三十六通，能至三百彌佳，令人齒堅不痛。次則以舌漱漏，滿口中津液，咽之三過止。次摩指少陽令熱，以熨目，滿二七止，令人目明。每旦初起，以兩手掩兩耳，極上下熱，挼之二七止，令人耳不聾。次又啄齒，漱玉泉三咽，縮鼻閉氣，右手從頭上引左耳二七，復以左手從頭上引右耳二七，止，令人延年不聾。次又引兩鬢髮舉之一七，則總取髮兩手向上，極勢擡上一七，令人血氣通，頭不白。又法，摩手令熱，以摩面，從上至下，去邪氣，令人面上有光彩。又法，摩手令熱，摩身體從上至下，名曰乾浴，令人勝風寒、時氣熱、頭痛、百病皆除。夜欲臥時，常以兩手揩摩身體，名曰乾浴，辟風邪。峻坐，以左手托頭，仰右手

向上，盡勢托以身，并手振動三，右托頭振動亦三，除人睡悶。平旦日未出前，面向南，峻坐，兩手托䏶，盡勢振動三，令人面有光澤牛。旦起未梳洗前，峻坐，以左手握右手，於左䏶上，前卻盡勢，按左䏶三，又以右手握左手於右䏶上，前卻按右䏶亦三。次，又兩手向前，盡勢推三。次，又叉兩手向胷前，以兩肘向前，盡勢三。次，直引左臂，捲曲右臂，如挽一斛五斗弓勢，盡力為之，右手挽弓勢亦然。次，以右手托地，左手仰托天，盡勢，右亦然。次，捲兩手向前築，各三七。次，捲左手盡勢向背上握指三，右手亦如之，療背膊臂肘勞氣，數為之彌佳。平旦便轉訖，以一長拄杖策腋，垂左腳於床前，徐峻盡勢，掣左腳五七，迴右亦如之，療腳氣痛悶、腰腎冷氣、冷痺及膝冷並主之。日夕三掣彌佳。勿大飽及忍小便，掣如不用拄杖，但遣所掣腳不着地，手扶一物亦得。晨夕梳頭滿一千梳，大去頭風，令人髮不白。梳訖，以鹽花及生麻油搓頭頂上，彌佳。如有神明膏搓之，甚佳。旦欲梳洗時，叩齒一百六十，隨有津液，便咽之。訖，以水嗽口，又更以鹽末揩齒，即含取微酢清漿半小合許熟嗽，取鹽湯吐洗兩目訖。以冷水洗面，不得遣冷水入眼中，此法，齒得堅淨，目明，無淚水，無䘌齒。平旦洗面時嗽口訖，咽一兩咽冷水，令人心明淨，去胷臆中熱。」

沐浴者：雲笈七籤卷四十一沐浴篇，太上素靈經云：「太上曰：『兆之為道，存思大洞真經，每先

自清齋，沐浴蘭湯。太上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云：「道言：行道之日，皆當香湯沐浴。」黃籙簡文經云：「奉經威儀，登齋誦經，當沐浴以精進。若神氣不清，則魂爽奔落。」沐浴身心經云：「沐浴內淨者，虛心無垢，外淨者，身垢盡除。存念眞一，離諸色染，證入無爲，進品聖階。諸天紀善，調湯之人，功德無量。天眞皇人復白天尊：「未審五種香湯，獲七福因，何者爲是，何所修行，有何勝業，願更開曉。」天尊答曰：「五香者，一者白芷，能去三尸；二者桃皮，能辟邪氣；三者栢葉，能降眞仙；四者零陵，能集靈聖；五者青木香，能消穢召眞。此之五香，有斯五德。七福因者，一者上善水，二者火薪，三者香藥，四者浴衣，五者澡豆，六者淨巾，七者蜜湯。此七福因，能成七果。一者常生中國爲男子身；二者身相具足；三者身體光明，眼睛徹視；四者鬚髮紺青，圓光映頂；五者脣朱口香，四十二齒；六者兩手過膝；七者心聰意慧，通了三洞經法。」」

第四節　服食燒煉

服食燒煉，尤爲道教所重，自秦漢方士所傳，遂爲修仙之要道，僅就抱朴子所言，已不勝舉矣。最

要者爲服炁（卽氣字）之法。抱朴子至理篇云：「服藥雖爲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卻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驗多炁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牀而己不染，又以羣從行，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氣可以禳天災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舍，或形現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而善禁者以氣禁之皆卽絕，此是氣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氣禁之，能辟方數十里上伴侶，皆使無爲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炁禁金瘡，血卽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炁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爲蛇虺所中，以炁禁之，則立愈。」此皆方士之術也。服氣卽呼吸吐納之法，非但服己身之氣，尤要能服天地陰陽之氣。莊子逍遙遊「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楚辭遠遊所謂：「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莊子李注云：「平旦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天玄、地黃、爲六氣。」楚辭王逸註云：「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幷天玄

地黃之氣，是爲六氣。」六氣卽天地日月之氣，仙人餐霞飮露，而道經亦有服食日丹月黃之法，卽服食日精月華之謂耳。

服自身之氣，最要者爲胎息，此卽老子所云「綿綿若存」者，其呼吸以鼻不以口，尤以丹田呼吸爲最要，所謂結聖胎者於此致功焉。抱朴子釋滯篇云「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饑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自耳聞其炁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習轉增其心數，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其功用如此。

此外服食草木金石之藥品，尤爲學道者所必需，草木之藥，神農本草已有言服之長生者，醫書道書所載其方極多，不能具錄。至於秦漢以來，士大夫平時亦多服食草木金石以求長生。而反辟穀。漢張良之道引不食穀，（道與導同，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李少君以穀道卻老方見漢武帝，（穀

道謂辟穀不食之道，）皆其例也。蓋本於莊子藐姑射神人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之說，謂辟除穀食始能仙也。道書云：「神仙以辟穀爲下，然卻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入道。」方書服草木之實而辟穀，譚子化書「有火煉鉛丹以代穀食者，」則竟以金石代五穀矣。

燒煉金石之故：一爲服食以求長生，一爲使成黃金以求富。漢以來此術日盛，歷代方士相承勿替，謂之金丹玉液。或曰黃白，謂黃金白銀（見漢書淮南王安傳注）變化之術也。或曰鉛汞，謂以鉛及汞（卽水銀）雜他藥入爐鼎中煉之，使成金銀及丹砂也。或曰爐鼎，卽煉丹之器具，其製造、放置、皆有法度。而內丹及房中術亦以爐鼎爲喻，並以鉛汞喻精氣焉。或曰龍虎，謂烹煉之水火也。名稱雖多，其爲煉丹則一。燒煉金石之法，道書言之最詳，不遑具舉，所謂石者，以五石爲最著，卽丹砂，雄黃、白礬、曾青、慈石，謂之五石散（見抱朴子金丹篇，）亦曰寒食散。世說新語：「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覺神明開朗。」癸巳存稿：「通鑑注言寒食散蓋始於何晏。」又云：煉鍾乳硃砂等藥爲之，言可避火食，故曰寒食。按寒食言服者食宜涼，衣宜薄，惟酒微溫飲，非不火食，其法漢張機製，在金匱要略中。」魏晉南北朝士大夫以服石爲時尚，死者纍纍，而不知悔。其後則唐帝之服金丹而死者亦相

繼焉。抱朴子金丹篇說金丹之效云：『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礬石水（一本作汞）戎鹽、鹵鹹、礬石、牡礪、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斤，以爲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卽消壞，百病皆愈也。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立成黃金。第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至前。第六之丹名煉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黃金。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卽日仙也。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此名九鼎丹。抱朴子又曰：『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此爲金丹之最上者，九鼎丹次之，五石散又次之。抱朴子云：『作此太清神丹，難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上之法也。合之當先作華池赤鹽，艮雪，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四轉之

丹服之半年得仙，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七轉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轉者，循環變化之理，如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是也。燒煉之時愈久，則轉數愈多，藥力愈足，成仙愈速耳。

第十章　道教之規律

第一節　傳受

道教對於求道者必需有師傳授。太上太霄琅書曰：「天地布氣，師教之眞，眞仙登聖，非師不成。心不可師，師心必敗。」然道教對於師弟傳受祕道之事，至爲愼重，尤以妄傳妄泄爲戒。玆摘錄漢武內傳上元夫人傳六甲靈飛於漢武帝之事，因所敍曲折之儀頗備，且係最早出之書，蓋六朝人所撰也。其傳云：『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淸眞，今日聞道，是生命會遇聖母，今當賜以眞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徹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府致靈之術。既蒙啓發，宏益無量。唯願告誨，濟臣饑渴。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帝啓叩不已。王母又告夫人曰：「夫眞形寶文，靈官所貴，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特以與

之。夫人既以告徹篇目十二事畢，必當匠而成之，緣何令人主稽首請乞叩頭流血耶？」上元夫人曰：「阿環不苟惜，向不持來耳。此是太虛掌文眞人赤童所出，傳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徹下才，未應得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眞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說其靈飛之篇目乎？妄說則泄，泄而不傳，是衒天道，此禁豈輕於傳耶？」夫人謝曰：「謹受命矣。但環疇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靈飛之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不授男。環授書以來，幷賢大女，即抱蘭，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見扶廣山靑眞小童受（當作授）六甲靈飛於太甲（當作上）中元（當作黃）凡十二事，與環授者同。靑眞是環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聞是別授於人。彼男官也，今止敕取之，將以授劉徹也。」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敕靑眞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文之蘊，以出六甲之文。夫人乃下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仰帝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靈，神照玄寂，淸虛朗明。登虛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眞誠。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乘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靑。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泄漏，禍必

族傾，反是天眞，必沉幽冥，禍其愼禍，敢告劉生。爾師主是青眞小童君，太上中黃道君之師眞，元始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子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宮以青眞小童爲號。」言畢。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韜以蘭繭之帛，約以紫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眞者四萬年一傳，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蔽天道。非限妄傳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泄、蔽、輕、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可知傳授，必待虔求，先宜焚香齋潔，受時尤當立誓，勿妄傳妄泄。故道經云，張道陵親受太上寶勑，開立二十四治十九靜廬，授以正一盟威之道。以用化流愚俗，學者不得貪競，欲仙道克成，可傳之與質朴也。

第二節　賞善罰惡

道教既有神仙官府以治上下四方，則人類之善惡亦歸其昭察，而賞罰行焉。抱朴子微旨篇：

「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魄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抱朴子對俗篇：「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數本多者，則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算速盡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凡此所述，與其所舉善惡各事項，備見於現今通行之太上感應篇，（此書亦在今道藏中。）要皆利用神道以爲恐嚇與引誘，使人類發仁慈之心，由社會以及物類，而消除自利害人之慾焉，非無益耳。後世紫微功過格、太微功過格，因之而起。而儒生崇奉太上感應篇者亦有明代袁了凡之自訂功過格，以爲行善可以禳禍災而致福壽，自謂歷歷不爽，於是儒生信從者愈衆矣。

第三節　齋戒及清規

齋戒尤爲各教共同所注重。試以儒教言之：古人於祭祀之前，必先齋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沐浴更衣，不飲酒，不茹葷，所以壹其心志，以接鬼神。凡遇齋戒則不居內寢，別有齋舍獨居之。天子大祀致齋，則宮內及天地壇等均有齋宮，清時且置齋戒銅人於齋宮之內，以示警戒。唐宋以執祭事者爲齋郎，唐時皇后獻祭，則以公卿女爲齋娘，使執籩豆。其嚴重如此。莊子人間世篇「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至於道士，更當恪守道戒，其規條更繁瑣。而心齋二字，亦爲所取。雲笈七籤混元皇帝聖紀云：「按諸經齋法，略有三種：一者設供齋，以積德解愆；二者節食齋，可以和神保壽，斯謂祭祝（當作祀）之齋，中士所行也。三者心齋，謂疏瀹其心，除嗜慾也，澡雪精神，去穢累也，掊擊其智，絕思慮也。」道教五戒：一者不得殺生，二者不得嗜酒，三者不得口是心非，四者

不得偷盜，五者不得淫色。十善：一念，孝順父母。二念，忠事君師。三念，慈心萬物。四念，忍性容非。五念，諫諍蠲惡。六念，損己救窮。七念，放生養物，種諸果林。八念，道邊舍井，種樹立橋。九念，爲人興利除害，教化未悟（同悟）。十念，讀三寶經律，恆奉香花供養之。具凡人常行此五戒十善，恆有天人善神衞之，永滅災殃，長臻福祐。』此篇所敍齋期戒律甚多，不遑具載。最詳者爲老君說一百八十戒，云以授與于吉（即于吉）者，大要亦與太上感應篇所陳相出入，而較嚴密耳，亦不能備錄。但舉化胡經老君十二戒於左以爲例：

老君曰：戒之不飲酒，常當莫念醉，五聲味相和，混沌亂正氣。

戒之不食肉，心當莫念煞，含血有形類，元氣所養活。

戒之勿罵詈，言當禁呪舌，罵人爲自罵，呪人爲自殺。

戒之勿欺詐，言當有成契，欺人爲自欺，華詞爲負誓。

戒之勿爲盜，見利當莫取，所利爲賊罪，貪利更相害。

戒之勿淫泆，常當與色絕，陰形相感動，子命爲夭折。

戒之勿慳悋，有物無過惜，富饒當施惠，慳貪後受厄。

戒之勿剛強，當可自屈折，強者必先摧，剛者必先缺。

戒之勿視聽，耳目當常閉，遠視令精散，極聽神潰亂。

戒之勿言語，其口常當吸，語煩則費炁，多言則有失。

戒之勿恚怒，心熱當莫發，金木水火土，五行更相伐。

戒之勿淫祀，邪鬼能亂真，但當存正念，道氣自扶身。

至於齋之名稱，唐六典卷四云：「齋有七名：其一曰金籙大齋，（調和陰陽，消災伏害，爲帝王國王延祚降福。）其二曰黃籙齋，（並爲一切拔度先祖。）其三曰明眞齋，（學者自齋，齊先緣。）其四曰三元齋，（正月十五日天官爲上元，七月十五日地官爲中元，十月十五日水官爲下元，皆法身自懺愆罪焉。）其五曰八節齋，（修生求仙之法。）其六曰塗炭齋，（通濟一切急難。）其七曰自然齋，（普爲一切祈福。）而齋謝復三事。其一曰章，其二曰醮，其三曰理沙。大抵以虛寂自然無爲爲宗。」

茲更將北京白雲觀揭示之淸規列於左：

全眞演教宗壇恭聞太上立教，爰啓清靜之門。祖師開壇，聿垂規矩之範。欲求心清而意靜，必須蹈矩以循規故美玉成器，全賴琢磨功深。精金再鎔，具憑煆鍊力厚。本常住自丘祖開建以來，夙號會僊第一叢林。名垂京師，日華雲爛。近處畿中，鶴舞鸞翔。幸托宇萃，四海之羽流，均瞻教相。凡十方之檀信，共仰元氣。苟未能先登道岸，遽白日以超昇，還宜確守仙型，凜箴規而踐履，功當自盡，過在必懲。謹將清規，開列於後。

一、開靜貪睡不起者，跪香。

一、早晚功課不隨班者，跪香。

一、早午二齋不隨衆過堂者，跪香。

一、朔望雲集祝壽天尊不到者，跪香。

一、止靜後不息燈安褟者，跪香。

一、三五成羣，交頭結黨者，遷褟。

一、失悞自己執事，錯亂鉗捶者，跪香。

一、奸滑慵懶，出坡不隨衆者，跪香。
一、上殿誦經禮斗，不恭敬者，跪香。
一、本堂喧嘩驚衆，兩相爭者，跪香。
一、出門不告假，或私造飲食者，跪香。
一、毀壞常住物件，照數包補者，仍跪香。
一、越職管事，倚上倚下橫行兇惡者，跪香。
一、廚房抛撒五穀，作踐物料飲食者，跪香。
一、公報私讐，假傳命令，重責遷單。
一、毀謗大衆，怨罵鬬毆，杖責逐出。
一、無故生端，自造非言，挑弄是非，使衆不睦者，逐出。
一、違令公務，覇占執事者，逐出。
一、茹葷飲酒，不顧道體者，逐出。

一、賭博引誘少年者，逐出。

一、偷盜常住物件，及他人財物者，逐出。

一、犯清規不受罰者，杖責革出，永不復入逐出。

一、違犯國法，姦盜邪淫，壞教敗宗，頂清規，火化示衆（處以死刑，用火焚其尸，此時將清規置於犯人頂上，故有此罰名。）

以上清規條律，原係祖師之玄範，指示後學入道之楷梯也。闡揚大道，而陶情淑生之具也。誠能遵此修持無過，抑且功完行滿，不患仙階難登，瑤池難赴。有志入道者，當以身命爲本，廉恥爲重，戒之愼之。須至榜者。

右榜通知：

咸豐六年十一月

第四節　諷持

凡受師傳之經懺符籙，必當念誦佩持，其念誦之聲亦有別調。老子八十一化經云：『合口誦經聲瑣瑣，眼中淚滴珠子顆。』但云瑣瑣而已。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九道部道士三，步虛聲條下，引吳苑記曰：『陳思王遊魚山，聞岩裏有誦經聲，清遠寥亮，因使解音者寫之，爲神仙之聲。道士効之作步虛聲。』此蓋傳說，未足信據。或因効僧徒梵唄而作此聲耳。鄙意道士步虛聲，蓋循六朝以來誦詩之聲。庾子山有道士步虛詞十首，清吳兆宜箋註引吳兢樂府解題：『步虛，道家所唱，備言縹緲輕舉之美。』蓋得其實。東晉之詩，大都有縹緲輕舉之致。如晉王嘉拾遺記所造少昊時皇娥歌云：『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廻薄化無方，浛天蕩蕩望滄滄。』及白帝子答歌云：『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以及當時蘇氏璇璣圖詩，與黃庭經七言，聲調皆相彷，此實步虛聲之由來也。唐代始有步虛聲之名詞見於詩句，如逸史：『許瀍（一作渾）暴卒三日醒，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復寐驚起，改第二句云：「天風吹下步虛聲。」曰：昨夜夢到瑤臺，有女三百餘人，一云是許飛瓊，令改二句，不欲世人知有我也。』張籍詩：『卻到瑤臺上頭宿，應聞空裏步虛聲。』殷堯藩詩：『星辰朝帝處，鸞鶴步虛聲。』王建詩曰：『道士爲將行氣法，家童授與步虛詞。』通考道

教有步虛經。翟氏曰：「太極仙人傳左仙翁，其章皆高仙上聖，朝玄都玉京，飛巡虛空之所諷詠，故曰步虛。」若夫佩持經籙，必敬必戒，道經中詳言之，不須備具。至於近世，無論全眞教與正一派，要皆以經典科教爲注重。全眞教道徒日夕所諷持者爲高上玉皇本行集經、玉樞寶經、三官懺及全眞全功課經等。

第十一章　道佛二教之互相利用

自道教初興，佛道亦即輸入。相傳漢明帝求佛教於西域，輸入佛經佛像。但亦有謂秦及西漢末，佛教已傳入者，非本書所論。其始道佛二教互相利用，如漢明帝之弟楚王英即以奉佛稱。後漢書楚王英傳言英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明帝詔云：「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桓帝亦兼好佛老。後漢書襄楷傳：「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淸虛，貴尙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可見佛教初入，尙沿襲道稱，號爲浮屠道，與道教並重。儒、釋、道三教之名稱，遠在其後，（陶弘景茅山長沙館碑，「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道佛並重，乃至三教並崇，則後代尙然，今猶如是。）南齊書張融傳：「病卒，遺令入殮，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即陶弘景信道亦兼信佛，南史陶弘景傳云：「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既沒遺令：「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

樂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敛符於髻上，通以大褂衮衣蒙首足。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燃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道人卽僧，道士卽道也。是今人於喪中兼延僧道誦經，有由來矣。

道佛二教同以出世爲宗，所標義旨，或有相同，初非相襲。又佛教初入中國，譯天竺文爲漢字，不能不利用道家之字義，如妙字卽用老子之『常無欲以觀其妙，』以及『衆妙之門』也。塵字卽用老子之『和其光同其塵』也。亦不得謂之相襲。但自佛道雜處以後，其因互相利用而成爲相者，亦可得而言焉。如通考卷二百二十四朱子語錄云：『道書中眞誥末後有道授篇，卻是竊佛家四十二章經爲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托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某嘗謂其徒曰：自家有個寶珠，被他竊去了，卻不照管，亦都不知。卻去他牆根壁角，竊得個破瓶破罐用，此甚好笑。』而道經更襲取佛經名字，如毘盧遮那、藥王、血湖、地獄、諸天（酉陽雜俎謂其數同，名別，然名亦有相同者，如兜術、兜率、及梵輔、梵度等之襲用梵字是也，）等名，以及佛書辭義，如劫數、三昧、轉輪五道、妙法蓮華之類，不可勝記，則尤無意味矣。（佛書亦有襲道經者，可參看本章。）日本小柳司氣太有論道教與眞

言密教之關係一篇，姑摘譯其大概，然非謂其絕對可信也。小柳司謂道教剽竊模倣佛教之教理及禮儀，已具述於彼所著道教概說中，按該書云：「道經多模倣佛典，一覩其名，可卽知之。例如道藏目錄中之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太上老君父母恩重經；又法琳破邪論所舉之道士法輪經，智慧觀身大戒經，老子大權菩薩經，靈寶法輪經等皆是也。又其文章，則據法琳之辨正論卷九之所揭者，有眞步虛品偈之「有見過去尊自然成眞道；身色如金山，端嚴甚微妙；如淨琉璃中，內觀元始眞；聖尊在大衆，敷衍化迷強」之一節，此乃摹擬妙法蓮華經之「又見諸如來，自然成佛道；身色如金山，端嚴甚微妙，如淨琉璃中，內現眞金像；世尊在大衆，敷衍深法義」者。又本相經之天尊說法時，亦云乾闥婆及人非人等，六牙白象，四衆圍繞，一百數匝；天尊以中夏一音，演說此義，衆生隨言類解云。又有「天尊在林中，出眉間白毫光明，照南方大千國土」等。又三洞之取自三藏，及天尊之名稱之取自佛之十號，與三十二天之擬諸三十三天等；模擬剽竊，一至於此，若說破之，殊覺滑稽。」

更列記各點於左：

一、道教信者之寢臥，用佛教所謂獅子臥之法。獅子臥者何也，中阿含經云：『世尊告阿難曰：「汝

臥當如獅子臥法。」尊者阿難白曰：「世尊，獅子臥法云何？」世尊答曰：「阿難，獸王獅子，晝為食行，行已入窟，若欲眠時，足足相累，展尾在後，右脇而臥。」卽屈兩足，下右脇腹而臥也。（同經第八之第二）

二、道教信者要沐浴，或使用香湯。眞誥南嶽夫人曰：『浴不厭數，患人不能耳。數則盪煉尸臭，而眞炁來入。』此或受佛教之影響。南海寄歸傳卷三云：『釋尊作浴室。其利益：一則身體淸虛，無諸垢穢，一則痰癊消散，能餐飲食。』特如香湯，據眞言密教所言，卽最勝王經云：『應用香系三十二味調合之香湯。』蘇悉地經云：『每日必三回澡浴。』

三、道教忌食五葷，卽孔子常食之薑亦禁之，未免太甚，或係依佛教戒律。

四、道教謂身體各機關皆有神，而稱腦神曰泥丸。註云：『如一丸之地而守身之總要也。』（黃庭內景經注）但愚見此得非涅槃之音釋耶？義楚六帖卷三諸法名相四之涅槃非梵條，淨名經義鈔云：『涅奴結反，如水黑色貌槃器物，有云梵語譌謬也。梵語「波利昵縛喃，」此云圓寂。梵僧譯經時，旣不會語，以泥丸示之，便云泥丸經，旣非本名，又將槃盛水，爲是涅槃，比取圓寂。玄奘三藏，

自至西天來，方知是誤。」六帖文意稍欠明瞭，涅槃或音釋爲泥洹、泥畔等，則亦可音釋爲泥丸。道藏輯要奎集四有陳泥丸眞人泥洹集，是則謂泥丸即涅槃，非勉強附會矣。

五、抱朴子微旨篇揭修道諸善行，一變而爲太上感應篇，再變而爲陰騭文。（明史藝文志有永樂勅撰爲善陰騭當屬同類。）前二者純然道教思想。但陰騭文則帶佛教之色彩。其文云：「或奉眞朝斗，或拜佛念經，報答四恩，廣行三教。捨衣食周道路之飢寒，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印造經文，創修寺院。捨藥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煩，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殺。舉步常看蟲蟻，禁火勿焚山林。點夜燈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濟人渡。勿宰耕牛，勿棄字紙，剷礙道之荊榛，除當途之瓦石，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試證以佛說諸德福田經（西晉、法立、法矩共譯，宿帙八）所說七種福田：「一者、興立佛圖，僧房堂閣。二者、園樂浴池，樹木清涼。三者、常施醫藥，療救諸病。四者、作牢堅船，濟渡人民。五者、安設橋梁，過度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飲。七者、造作圊廁，施便利處。」可知陰騭文顯本於佛教也。

六、道教有三尸，以人類善惡告天帝之說，見抱朴子。佛說四天王經（宋智嚴、寶雲共譯宿帙八）云：

「佛告諸弟子，愼爾心念，無愛六欲。……內以淸淨，外當盡孝，晨入尊廟，稽首悔過，朝稟暮誦，思經妙義。……壽命猶電，恍惚卽滅。齋日責心，愼身守口。諸天齋日，伺人善惡，須彌山上，卽第二忉利天，天帝名因，福德巍巍，典主四天，四天神王，卽因四鎭王也。各理一方，常以月八日，遣使者下，案行天下。伺帝王臣民龍鬼蜎蜚蚑行蠕動之類，心念口言，身行善惡。十四日遣太子下，十五日四天王自下，二十三日使者復下，二十九日太子復下，三十日四天王復自下，……若持一戒，令五神護之，五戒具者，令二十五神，營衞門戶。殃疫衆邪，陰謀消滅。……壽命益長，生不更牢獄，死得上生天上，福德所願，自然飛行，存亡自在。……拘留秦佛時，人壽六萬歲，民性無爲。……彼佛法世，正教衰薄。……其壽日減，至於百歲，吾善逝後，民違佛教，無復孝子，司命減算，壽日有減。」

此經翻譯，在抱朴子後數百年，此之佛說，當爲模倣道教者矣。

至於眞言密教，尤與道教相近，試證之：

一、卽身成佛與卽身成仙　密教視吾身與圓滿具足胎藏界（理）金剛界（智）之大日如來爲一體，謂之理具法身。如能加持此法身，完成其修行，則可使父母所住之身顯見法身佛。教禪

宗亦唱卽心卽佛，其他顯教，亦有云卽身成佛者。然不過理論上之成佛，所謂將來成佛耳。密教之成佛則不然，其境界，則無可斷之惑，無可斷之智。男女之情愛，卽成金剛薩埵五祕密之曼荼羅；憤恚卽成大聖不動之曼荼羅；貪慾卽成明王曼荼羅；所謂毗薩麼曳，卽奇哉怪哉。要之，他宗謂衆生卽佛，密宗則依佛卽衆生也之見地，而謂煩惱卽菩提也。大日經卷三悉地出現品第六：「不捨於此身，速得神境通，遊步大空位，而成身祕密。」菩提心論：「若人求佛慧，通達菩提心，父母所生身，速證大覺位。」道教以道爲宇宙之本體，不增不減。吾人體得之，則可與天地同長久。抱朴子對俗篇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雀之爲蛤，雉之爲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旨，服輕煖，通陰陽，處官能，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和悅，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爲累，乃爲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爲鄰，不足爲多也。」可知與密教相同矣。

三、觀法與存思　密教以我肉體爲大日如來之理具法身，故謂現於金胎兩部之諸佛法尊，皆爲

大日如來之化身。同時，我之四肢五體百節，亦皆佛格化。例如胎藏界中臺八葉之五佛，金剛界五月輪之五如來，以表現五智。

法界體性智	黃地中	（金）毗盧遮那佛	（胎）大日如來
大圓鏡智	青空東	（同）阿閦佛	（同）寶幢如來
平等智	赤火南	（同）寶生佛	（同）華開如來
妙觀察智	白風西	（同）阿彌陀佛	（同）無量壽如來
成所作智	黑水北	（同）不空成就佛	（同）天鼓雷音如來

更三分此理具法身自臍以下，爲生身釋迦如來；由胸至咽爲無量諸菩薩居所；自咽以上，以表果德圓滿之佛身；謂之「五輪觀」。金剛頂大教王經第一品：「金剛界菩薩摩訶薩，自彼一切如來言世尊如來，我見一切如來，爲自身一切如來復告言。是故摩訶薩，一切薩埵金剛具一切形成就，觀自身佛形。」大日經卷五祕密曼陀羅品第十一：「眞言者圓壇，先置於自體，自足而至臍，合成大金剛輪，從此而至心。當思惟水輪，水輪上火輪，火輪上風輪，次應念持地，而圖衆形

圖。」

據道教所說，我之肉體，由三個要素成立。自咽以上爲上丹田，其中心爲腦，爲天之精，其色赤。自臍至咽爲中丹田，其中心爲脾，爲人之神，其色黃。臍以下爲下丹田，其中心爲命門，卽腎，爲地之氣，其色白。調和精氣神，爲使壽命長久之最要者。丹卽謂調和，本指丹砂。但作抽象的解釋，則丹乃指眞元之炁。（見度人上品妙經註。）以腎、脾、腦三處養成此眞元，猶如田然，故曰丹田。眞元養成之後，則五氣朝元。卽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精氣，在人身內，皆純粹中正，與世界之本體一致也。換言之，五行之精氣，歸於水火二者。水火者陰陽也，壽命長短，依身內陰陽二氣之調和與否以爲準。陰陽調和，卽成眞元之丹，與天地同壽。周子太極圖，卽寓此意味。太極圖最上一圈卽鍊丹之術語，鍊氣還虛，卽五氣朝元，老子所云復歸於無極也。恰與五輪觀最上圈之「空」相同。而且密教以五大配當五位、五色、五形、（地正方形，水圓形，水三角形，風半月形，空一點，）頗同中國五行之思想與象徵。

黃庭經人身各部之神，修道得眞，不可不假此諸神之力。對於此等之神，心中須思維其存在，外

可防邪，內可潔身，而鍊神成丹焉。梁丘子註黃庭經云：「臨目外觀，則鬼神標形，接手內視，則臟腑洞別，乃無表裏，無隔棲，眞光降靈。金映蓋一體，體作五色，從肺後出，頂有圓光如日象。」於是臟腑之神髣髴目前，而圓光恰如佛之有背光焉。

三、鬼神及方術　密教傳承印度古代之宿曜術，供禁忌之用。如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宿曜儀軌，七曜禳災訣，是也。天部鬼神，名稱種種，四大天王，諸星，諸神將，皆乞其加護而使禁呪有効。而禁忌有萬能之効力，雖如何之難事，皆可依以成就。如蘇婆呼經，大藥叉女歡喜母幷愛子成就經等，日常瑣事，皆應用之。

道教亦然，諸天日月星斗皆有神名，亦有九宮貴神、及六十太歲、月將、日值諸神，皆有名姓，凡出行建造之類，必擇日祭告，以求庇護。

四、道教有房中術，密教亦有立川流（日本密教所有，）有明王，則有明妃，如大日經、瑜祇經、理趣經皆有此思想。又有雙身大聖天歡喜毗奈耶迦經，記歡喜佛，夫婦俱象頭人身。紅教喇嘛亦供歡喜佛，元宮中行『演揲兒法』，（秘密大喜樂禪定）亦此術也。見（元史哈麻傳及庚申外史。）

五、修業之處所　練精神，學方術，必選擇其土地與居處。密教有『當自安住眞言行，如所說明次第儀，先禮灌頂傳教尊，請白尊言所修業，智者崇師許可已，依於地分所宜處，妙山補峯半岩間，種種嚴密兩山中，於一切時得安穩，菱荷青蓮遍繞池，大河溼川州岸側，遠離人物衆憒鬧，……捨離在家絕諠務，勤轉五欲諸蓋纏。』（大日經卷七眞言行學處品第一。）復次演說持誦眞言成就處者，住可方地，速得成就佛所得道，降四魔處爲最上……或有名山多諸林木，復多花果交流，如是之處，說爲勝地。（蘇悉地經卷七擇處品第五。）

道教亦於修業採藥之際，住深山而絕世務，同伴者不得過三人，名其修業之室爲靜室。眞誥云：『建築靜室，柱、桁、梁，皆用同一之木材，於南方設通光之窗，門戶皆密閉，妨爲外所見。』

道教模倣佛教，造作諸種僞經，佛教亦然，尤以密教利用道教之信仰而有造僞經之事。蓋自唐以來，道教大盛，佛教欲與之並，故造之以冀混合。今舉其一二：

一、佛說天地八陽神呪經（義淨譯，續經第二三套第四）云『日遊、月殺、大將軍、黃幡、豹尾、五土地神。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諱，十二諸神，土府伏龍，一切鬼魅，皆盡隱藏，遠屏四方，形銷影

滅，不敢爲害」此皆中國舊有而印度所無者。

二、穢跡金剛禁百變法經（唐阿質達霰譯閏帙一三）經中有符數十，或治萬病，或能隱身，或能免水火之難，或爲求諸種珍寶。其符形式，頗與抱朴子及其他道書相類似，此則顯然剽竊道教者也。

三、佛說十王經有泰山府君，三魂七魄，又見鏡。佛說預修十王經有司命、司祿。皆中國舊籍及道書所有者。泰山府君，密教稱爲深沙大將，謂爲閻魔王太子。

四、文殊滅淫慾我慢陀羅尼（閏十二）云：「行此法者，斷酒肉五辛血食，男子九九八十一日，女子七七四十九日，晝夜誰心讀誦。」此九九七七之數，本於易之陰陽奇偶，亦道家所有也。

五、道教信仰北斗星，密教之妙見菩薩與之同體，七佛所說神呪經第二（成帙二）云：「我北辰菩薩，名曰妙見，今欲說神呪，擁護諸國土，所作其奇特，故名曰妙見，處於閻浮提，衆星中最勝，神仙中之仙，菩薩之大將。」此菩薩足踏龜蛇，乃北方玄武之象，實爲道教之神。又有北斗七星延命經（唐婆羅門譯餘帙四）七星者，貪狼星（子）巨門星（丑亥）祿存星（寅戌）文曲

星（酉）武曲星（巳未）破軍星（午）廉貞星（辰甲）皆中國之名稱，加左輔右弼爲九星，以配八卦，如一白二黑之類，謂之九星術。

六、道教之庚申祭密教亦利用之，附會爲青面金剛，及帝釋天。北斗七星護摩祕要儀軌（大興善寺翻經院灌頂阿闍梨述，餘帙一）謂北斗九星者，日月五星之精也。囊括七曜，照臨八方，上曜於天神，下直於人間，以司善惡，而分禍福，羣星所朝宗，萬靈所俯仰，若有人能禮拜供養，長壽福貴，不信敬者，運命不久，是以祿命書云，世有司命神，每至庚申日，上向天帝，陳說衆人之善惡，重罪者則徹算，輕罪者則去紀，算盡紀失，卽者命亡，是故如來爲末世薄福短命夭死衆生故，說是一字頂輪王召北斗七星供養護摩之儀則，爲供養者，全其屬命星數，削死籍還付生籍。

七、佛徒之信道教者亦有之，如梁高僧傳卷十，單道開服食松脂，卷十一，涉公不食五穀，日行五百里，皆是。

以上皆爲小柳司之言，有誤以各教共同之點而妄認爲相襲者，讀者可自辨之也。

第十二章　道佛二教之相排

惟佛教西來之後，見其時道教勢力已隆隆直上，故一面欲利用之而一面則詆排之。如辨惑論云：「道家方術濁穢不清，乃扣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破邪論云：「喚婦女爲朱門，呼丈夫爲玉柱，口唾爲玉液。」辨正論曰：「自黃老風澆，容服亦變，非道非俗，謗號閹人。善詛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則解髮繫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也，若失符籙，則倒銜手板，逆風掃地，楊枝百束，自斫自負。盜章奏也，則匍匐灰獄，背負水瓶，責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譴銜伏，比畜生之類。」至於笑道論則明白揭出，顯然宣戰矣。

然而道士對於佛教之輸入，以信奉者日盛，亦恐奪其衣食，遂起競爭。其始倡爲老子西遊化胡成佛，以佛爲道教弟子，此說已起於東漢之時。後漢書襄楷傳云：「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後世道經如老子西昇經、老子化胡經之類，益推波助瀾，證成其事，而佛教徒亦遂造作經典。海錄碎事引

清淨行法經『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淨光菩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釋藏中無此經名，蓋係僞造。按唯識述記『摩納縛迦，此云孺童，釋尊往昔爲孺童菩薩，供養燃燈佛。見瑞應經。』又心地觀經作摩納仙人，皆指如來，無孔子爲儒童之說。蓋訛孺爲儒，遂以屬之孔子也。溧水縣南相傳有儒童祠，本孔子祠，南唐改曰儒童寺。蓋自東漢以來，道佛二教相爭爲師，互相排詆，遂日以激烈矣。南史顧歡傳：『歡以佛道二家，互相非毀。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絕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辯也。」』歡論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此蓋保護國教之盛心，而北朝魏太武帝崇道滅佛，亦信崔浩之言，以佛爲胡神耳。袁粲託爲道人通公，與之相駁，此兩家爭論，但及玄義而已。後乃互詆益甚，決發鄙猥。佛徒作笑道論，（見

廣弘明集卷九）道流亦作道笑論以敵之。兩家著作日多，極詬村婦對罵之致。茲舉癸巳類稿所記，以見一斑。「周天和五年，甄鸞上笑道論五月十日，羣臣詳議，以爲傷蠹道法，即於殿廷焚蕩。法苑珠林則盛誇其書，令僧徒私寶之，書不可滅，故道家聊笑焉。笑道論曰，文始傳云：「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老便拜，老便命喜與天帝相禮。」道家笑曰：「廣弘明集造吳書云：「闞澤對吳主曰，若以孔老與佛比方，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與道爭奇。至謂天有不敢，可云奇特。又言天帝供養釋種，稽首頂禮。生集沙門，不拜王者，已是亂民，今復死傲天帝，豈非狂鬼，混沌之談，七情不備，竟無慚心，良可笑也。笑道論曰：「臣就觀學先生，教臣黃書合氣之法，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四鼻，兩口兩舌，兩手兩心，正對陰陽，法二十四氣之數行道。」（依辨正論出道謬僞篇引較詳）道家笑曰，就寺披經，尤堪撫掌，大集經（有函廣函）云，賢劫初，大三摩多夫人貪欲，驢根出見，就之生子。觀佛三昧經云，佛出身根，繞須彌山七帀。又云，佛化人與淫女妙意行於世事，乃至六日，纏綿不已。大威德陀羅尼經云，佛告阿難，如一婦人，以千數丈夫受欲果報，不可令其知足。有五疽蟲戶在陰道中，常惱彼女，令其動作。樓炭經忉利天品云，兜率天

相牽手，他化自在天念，淫卽成立。世論云，諸天以泄氣爲樂。佛避女色，止畏衰相，旣不敢淫，又欲泄氣，與淫女合，卽云非違，何取握固，六周旦昏。劉書傅奕人俱通雅，抉僧隱私，言僧尼不昏，夭胎殺子，道譬猥發，釋乃鼠竊，貪慕嗔螫，良可笑也。笑道論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方爲木，男也，釋生西方爲金，女也。案金克木，官鬼爲夫，佛應是男；道乃爲女。」道家笑曰，循檢後漢佛書初入中國，卽有彌勒爲女身經，轉女身菩薩經（後漢失譯，唐智深開元釋教錄猶載其目。）佛本是女，是好女子，何勞深諱，甄鸞所案星命徧詞，道家所依，天下通義。孔子元辰經（蕭吉五行大義）云，男立命於寅，女立命於申，陰能損陽，故金克木，若言官鬼爲夫，則是專論女人年命，（古用六字，以太歲言。）五色取間，箕畢從好，木八誠女，金九誠男，然金四嫁丙，豈得非女。又日生於東，是爲陽宗，月生於西，是爲陰宗；盛德在木，春東爲陽，盛德在金，秋西爲陰；道不違天，就居男位，天不違佛，乃生西方。鸞不明理，使陰陽錯，良可笑也。笑道論曰：「佛書南無，是爲梵語，道言西金畏火，南方無佛，又言胡王，以老子南化天竺，乃稽首稱南無佛。」道家笑曰，歸命還音，應云曩謨，此方學者，不習番言，南無之文，解之失指。僧徒本意，強取南無，以示希有，亦未得也。和尚桑門，亦是番名，苾芻苾芻夷，（優婆夷是此夷字，今作尼者，亦僧徒妄誕之詞。

本有正音，今則比丘比丘尼，忽飾華文，上比孔聖，自是志高，還譯語佛，殆將不曉。不夷不夏，名號無稽，良可笑也。笑道論曰：「老子化胡，老子妻憤陀利爲釋迦佛，又尹喜等爲佛使罽賓國，一時五佛頓出。」道家笑曰，清淨法行經（法苑珠林）云：「佛遣三弟子，儒童菩薩爲孔子，光淨菩薩爲顏淵，摩訶迦葉爲老子。」（可參看前章所引海錄碎事，語有異同。）空寂所聞經（辨正論）云：「迦葉爲老子。」須彌四域經（辨正論）云：「應聲大士爲伏羲，吉祥菩薩爲女媧。」佛生年有限，不聞上及伏羲女媧，下及孔子顏淵，五佛同時，可云老作，萬年各聖，定非佛遺。佛家宏旨，咸見不定，則道遣五佛，即是禪會。纔義便出，識等醯雞。又老子化胡，後漢襄楷已明言之，其時佛法初至中國，語必不虛。又爲女身經轉女身經，後漢不譯，殆諱憤陀利事。魏書于闐傳云：「比摩寺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西域自言佛是老子所化，甄鸞不達，乃復笑之，不成笑道，正是謗佛，小辨失據，良可笑也。笑道論曰：「化胡經云，佛法上限三十三天，不及道家八十一天，是爲道妄。」道家笑曰，天運九重，位分九野，以九乘九，八十一天，遂古妙義。三十三天，出何典記，道藏靈書經：「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此則用五對三，與釋同妄。又據佛談，某天有欲，某天無欲，廣撰譎言，良可笑也。笑道論曰：「文始傳云，日

月直度各三千里，週六千里，直週二率不應。」道家笑曰，起世經（因函）云：「日月天子，身分光明，形服瓔珞，日日轉側。」大集經云：「有一聖人名大威德，踣驢子之子，謂此昴宿，其姊所生。」所言日月，不曉光由，又使昴宿橫添丈人。又云：「大星宿其數有八，五星日月羅候，」日月爲星，旣昧日生之氣，至於羅睺，更不光明，曾此不知，又何爲教。樓炭經（積函）云：「大星圍七百里，中星四百八十里，小星二十里。」增一阿含經（空字函）云：「大星一由旬，（三十里，）小星二百步。」瑜珈論（性函）云：「大星十八拘盧舍，（一拘盧舍得牛鳴聞五里，）中星十拘盧舍，小星四拘盧舍。」文始言三千里，三乃二誤，積晝偶加，驚持作笑。及覽僧譯，如瞽談天，忽大忽小；日被瓔珞，星例覩眷；良可笑也。笑道論曰：「道士威儀，俱襲僧舊，方丈三洞，名亦釋餘。」道家笑曰，道教中元施食事由玄都大會，釋家自論博叉（月也，）不合中憲日月。乃言七月十五，目連面然，別生典故，矚施小利，便背佛憲。後又傳譌婆那作盆，倒懸爲盎，（見一切經音義，）襲用中元，明是道士餘談，盆混婆那，豈非窒如懸磬，觚卻不觚，釋將非釋，良可笑也。」兩家相詆，互云勦襲，迄於後代，竟無休止。又有儒生加入辯論，並詆道佛，成爲三教相爭。南朝以至唐代，帝王亦往往召集三教名流，聽其辨駁，有議屈而被罰者。民間亦造爲三教吸酸圖，畫

儒生僧人道士三人，共圍一醋甕，持杯攢眉而吸醋。（此圖日本尚有之，輸入日本百科大辭典。）亦可謂盡譏嘲之能事矣。

第十三章　唐宋兩朝之道教

南北朝崇奉道教已見於前。南朝宋文帝且立玄學，使何尚之主之，召集生徒，與儒學並峙。北周武帝雖毀滅佛道二教，然帝死而即復。隋文帝亦崇道，其開皇年號，即採自道書者也。開皇二十年詔曰：『佛法深妙，道教虛融，咸降大慈，濟度羣品。凡在含識，皆蒙覆護，所以雕鑄靈相，圖寫眞形，率土瞻仰，用申誠敬。其五嶽四鎭節宣雲雨，江河淮海浸潤區域，並生養萬物，利益兆人。故建廟立祀，以時恭敬。敢有毀壞偷盜佛及天尊像嶽鎭海瀆神形者，以不道論；沙門壞佛像，道士壞天尊者，以惡逆論。』保護二教，可云周至。唐是老子之後，唐書宗室世系表曰：『李氏出自嬴姓，歷虞夏商世爲大理，以官命族爲理氏，至紂之時，逃難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爲李氏，家於苦縣，至乾，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耳，字伯陽，一字聃，周平王時爲太史。』唐高宗乾封二年，追號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始置崇玄學於玄元廟，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立玄學博士，每歲依明經舉。二十九年求明道德經及莊

列文子者。於是道家諸子皆號爲眞經。唐書百官志曰：『崇玄署，掌京都諸觀名數，與道士帳籍，齋醮之事。』又云：『開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冠隸宗正寺。』是直視道士爲宗室也。又云：『崇玄學曰崇賢館，博士曰學士，助教曰直學士，置大學士一人，以宰相爲之，領兩京玄元宮及道院。改天下崇玄學爲通道學，博士曰道德博士。未幾而罷。』以宰相領道觀，開宋人之先矣。唐六典卷四云：『凡天下觀總一千六百八十七所。每觀觀主一人，上座一人，監齋一人，共綱統衆事。而道士修行有三號，其一曰法師，其二曰威儀師，其三曰律師，其德高思精謂之鍊師。』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始建玄元皇帝廟於各地，畫玄元皇帝像，而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像陪祀，杜甫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詩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其威儀煊赫可想，吳道子乃當時名畫家也。唐書玄宗本紀云：『天寶元年，享玄元皇帝於新廟。二年正月，作昇仙宮，加號玄元皇帝曰大聖祖。三月，享于玄元宮。追號大聖祖父周上御大夫敬，曰先天大皇。改西京玄元宮曰太清宮，東宮曰太微宮。』其尊崇已極。唐代公主妃嬪，多入道爲女眞，受金仙玉眞諸封號。朝臣如賀知章之流，亦棄官乞爲道士。至唐武宗與宰相李德裕，因奉道之故，遂毀佛教，勸

僧尼還俗，乃並摩尼、景教、火教、而盡滅之，可謂暴戾之至，然摩尼等派反從此混入道教之內矣。

宋代尊奉道教，以眞宗徽宗爲盛。宋本趙氏，不能以老子爲祖，乃別造一道教之祖，呼曰趙玄朗，而改太上玄元皇帝爲太上混元皇帝，改玄聖文宣王（孔子）爲至聖文宣王，以避趙玄朗之諱。宋史禮志七云：「大中祥符（眞宗年號）元年，正月乙丑，帝謂輔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三日，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將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一命筆識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南角，有黃帛曳鴟尾上，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三道，封處有字隱隱，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下，旦跪奉而進，帝再拜受之，親奉安輿，導至道場。」又云：「帝於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語輔臣曰：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翼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蔽燈燭，覩靈仙儀衞，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黃霧起，須臾霧散，由西陛升，見侍從在東陛。天尊就坐，有六

人揖天尊而後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閏十月制，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祖母號曰元天大聖后。」此卽所謂趙玄朗也。（後世之趙玄壇當由此出）禮志又云：「上玉皇大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眞體道玉皇大天帝。」今玉皇大帝之俗稱由此起。大中祥符八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爲虛靜先生，王欽若爲奏立授籙院及上清觀，（今曰太上清宮，在江西龍虎山上）蠲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卽後世江西張天師之始也。此時於京師建玉清昭應宮，會靈觀，皆以宰相領。各路亦遍置宮觀，以侍從諸臣退職者領之，號爲祠祿，迄於南宋未改。迨徽宗時而崇奉名色益繁，政和三年，詔求道教仙經於天下。四年置道階，有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後改爲大夫等名，使與文武官階同。）六年，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眞達靈先生。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主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於世，其弟號靑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卽左元仙伯，王黼卽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卽仙卿褚

霆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爲九華玉眞安妃。旋從靈素言，立道學，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列博士二員，（以內經道德經爲大經，莊列爲小經，升貢及三歲大比，法同科舉。）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爲紀志，賜名道史。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眞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尋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寶册儀禮，一如上帝。又欲盡毀釋氏，宣和元年，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自稱教主道君皇帝，未幾而父子悉被金人虜去矣。然而宋人崇奉者仍盛，如北宋大儒周敦頤採無極之說，邵雍襲龍圖之易，（道藏於邵雍之皇極經世擊壤集皆採入。）南宋大儒朱熹，且爲參同契作註，至於眞德秀之流，更無論矣。

第十四章　道教之流傳海外

第一節　新羅之花郎

自六朝唐宋時代，道教已傳播於海外，其最顯著者爲朝鮮與日本。高麗史云，唐初淵蓋蘇文（蓋蘇文本爲淵氏，唐人避高祖諱改爲泉）爲高句麗莫離支，上書國王言，中國有儒釋道三教，而我國僅有儒釋二教，無道教，教化不完備。應遣使往大唐，請求道經道士，厥後李勣滅高句麗，國王歸咎於不應輸入道教所致。然新羅崛起辰韓，歸附唐朝，亦提倡花郎，混融三教，謂之源花、國花、仙郎、鸞郎。貴族子弟，如金庾信之儔，皆由花郎而爲將相，卒至助唐滅百濟高句麗，敗日本兵，遂統一朝鮮半島。唐末崔致遠撰鸞郎碑云：『國有玄妙之道曰風流。設教之源，備詳仙史，實乃包含三教，其如入則孝，出則弟，魯司寇之旨也。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教也。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竺乾太子之

意也。」蓋新羅以花郎爲能攘星禦敵，強大其國。今者朝鮮早亡，而遺民尙於上海等處，私結花郎社以圖興復。而花郎又與道教有關，是則道教大有造於高麗之士，明矣。茲摘譯日本三品彰英新羅花郎制度考於左：以知其始末梗概：

三國史記新羅本紀第四　眞興王三十七年春，始奉源花。初，君臣病無以知人，欲使類聚羣遊以觀其行儀，然後舉而用之。遂簡美女二人，一曰南毛，一曰俊貞，聚徒三百餘人。二女爭娟相妒，俊貞引南毛於私第，強勸酒至醉，曳而投河水以殺之。俊貞伏誅，徒人失和罷散。」其後更取美貌男子粧飾之，名花郎以奉之，徒衆雲集。或相磨以道義，或相悅以歌樂，遊娛山水，無遠不至。因此知其人邪正，擇其善者薦之於朝。

三國史記列傳第四　斯多含系出眞骨奈密王七世孫。父仇梨知級飡，本高門華胄，風標淸秀，志氣方正，時人請奉爲花郎，不得已爲之。其徒無慮一千餘人，盡得其歡心。眞興王命伊飡異斯夫襲加羅（一作加耶）國，時斯多含年十五六，請從軍。王以幼少，不許其請，勤而志確，遂命爲貴幢裨將，其徒從之者亦衆。及抵其國界，請於元帥，領麾下兵先入旃檀梁（城門名，加羅語門爲梁。）其國人人

不意兵猝至，驚動，不能禦，大兵乘之，遂滅其國。洎師還，王策功，賜加羅人口三百，受已皆放，無一留者。又賜田，固辭，王強之，請賜閼川不毛之地而已。

東國通鑑　新羅眞興王二十七年，白雲年十四爲國仙，十五而盲。

東國通鑑　新羅眞興王元年，（法興王二十七年，）新羅選童男容儀端正者，號風月主，求善士爲徒，以礪孝悌忠信。

三國遺事　眞興王擇人家娘子美豔者，捧其原花，（又作源花，）要聚徒選士。……王又念欲興邦國，須先風月道。更下令選良家男子有德行者，策爲花娘。（當作郎）始奉薛原郎爲國仙。爲花郎國仙之始，故豎碑於溟州。自此使人悛惡更善，上敬下順，五常六藝三師六正，廣行於代。

李晬光芝峰類說　按：新羅時取美男子粧飾之，使類聚，觀其行義，名花郎，時謂郎徒，或謂國仙。如永郎、述郎、南郎，蓋亦是類。

聖德王時，有花郎世紀之書，今不傳，蓋集其時之花郎列傳，三國史記列傳內，當引用之也。

又新羅本紀引唐令狐澄新羅國記云：擇貴人子弟之美者，傅粉妝飾之，名曰花郎，國人皆尊事

者也。

三品氏曰：諸書皆記花郎制創於眞興王時，考三國史記智證王始定國名王號（四年）及法。（十五年）法興王始頒律令，制百官公服，朱紫之秩。又始用年號。（二十五年。）眞興王始修撰國史。（六年）此三王四五十年間，爲輸入中國文物及模倣之時期，乃夾入花郎奇妙之制度，可謂不自然之現象。竊意此制非創於眞興，實基於新羅民族社會之舊習慣，其始爲女後改爲男，仍著華美之女裝，所謂源始花郎，又稱源花者，乃本於原始宗教的性質，而卽巫覡之流也。

男著女裝，古來爲巫覡之特色。太宗實錄『太祖七年戊寅，妖人卜大伏誅，卜服女服爲覡』又高麗史九十九玄德秀傳：『有吏執女巫與其夫至，德秀曰：此巫非女，乃男子也。同僚笑曰：非女安得有夫乎？德秀令裸視，果男子也。』此女裝有夫之男覡，他民族亦有此奇習。例如羅士（Henry Ling Roth: Natives of Sarawak and British Borneo p. 266）報告『馬南格·巴利（卽女裝之男覡(Manany Bali)之祈禱事務，故彼等皆易富且各有一夫。』又夫勒薩(Frazer)謂朱克察(Chukchee) 族亦有類此之風習，(Frazer, Golden Bougn) 云。

朝鮮古來本用女巫，此北亞民族之土俗，屬此系統之日本亦然。視男覡寧為阿普那馬爾者。往時之母神論，可注意三國遺事記新羅時代母神之崇拜甚盛。東國輿地勝覽所記母神，爲數亦多。

研究薩滿教之學者馬篤庫斯論男覡(Medicine Man)與女巫(Medicine Woman)，言及其服飾。結論云『最有勢力者爲 Medicine Man，女性也，而男覡見彼等有效驗於信徒，亦因女裝，(J. L. Maddox: The Medicine Man Ch. III, p. 99)。夫勒薩曰：『女性化之男性神官，於婆羅洲海岸大牙克族(Sea Dyaks)，南西里伯之布雞族(Bugis)，南美洲之阿留興族(Aleution)，及其他印第安土人之間，皆得見之。印度之瓦拉巴(Vallabha)宗派男子，欲獲庫利希大神之恩惠者，亦蓄髮而爲女風。彼等祭干摩訶羅闍，亦女裝而事神。馬達伽斯加事神之男子皆女裝，且作女態之舞(Golden Bough)。觀此，古代民族及原始民族間，男子女裝之特徵，皆有原始宗教的主要素也。日本行祭禮時，男作女裝之事，亦不少例。如我之鄉里（滋賀縣野洲郡小津村）之縣社，小津神社之祭禮，亦男子作女裝而歌舞。

古代及原始民族間之歌樂舞踊，乃宗教主要之禮儀，此民族學所明言也。三國志：『馬韓常以

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羣聚歌舞。』後漢書：『濊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舞天。辰韓俗喜歌舞，飲酒鼓瑟。』日本書紀亦記永恭之死，新羅王遣樂人八十，張種種樂器，自難波至於京，或泣或歌舞，遂參與殯宮，亦宗教之儀也。又花郎之徒月明師，爲亡妹營齋，作鄉歌，祀靈，奇端出現。三國遺事記之，且云羅人尙鄉歌，蓋詩頌之類歟。故往往能感動天地鬼神者非一，蓋當時承認歌謠有呪的勢力也。

三國遺事卷五：『眞平王代，第五居烈郎，第六實處郎（一作突處郎）第七寶同郎，三花之徒，欲遊楓岳，有彗星犯心大星，郎徒疑之，欲能其行。時天師（融天師）作歌，日本兵還國，反成福慶，大王歡喜。遣遊岳焉。』歌能退敵，不僅禳詞今尙存，爲小倉直譯。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開成四年八月十五日，在山東記云：『十五日，寺家設餺飥餅食等，作八月十五日之節。斯節諸國未有，惟新羅國獨有此節。老僧語云：新羅國昔與勃海相戰之時，以是日得勝矣，仍作節樂而喜舞，永代相續不息。設百種飲食，歌舞管弦，以晝續夜，三箇日便休。今此山院追慕鄉國，今日作節。』按此亦新羅舊俗，即『嘉俳』（即鄉歌）之日也。渤海當指高句麗，然老僧得之俗傳，恐不足信，蓋此節當早於此也。

有名之花郎金庾信，領徒衆，於中秋之夜，通過大門外，時因彼預言之力，發見高句麗間諜。

花郎之遊與山嶽信仰有關係，日本天孫本紀：『饒速日命神去時，處其神屍日七夜七，以爲遊樂。』古事記：『天稚彥命死去時，日八日，夜八夜，以遊也。』漢字之用法，由朝鮮傳於日本可知也。金庾信爲花郎時代，修業於月生山之石窟，咽薄山之深叡、奈林、穴禮、骨火之山神，爲彼之守護神。

花郎本稱女裝青年，後代以之稱巫覡遊女。大明律：『凡師巫』譯爲『凡博士、巫女、花郎，』疋言覺非：『花郎者，新羅貴遊之名也。今以巫夫倡優之賤謂之花郎，非矣，非矣。意者，花郎服裝炫麗，而今之倡夫，亦服裝炫麗，故冒是名歟。』巫俗考：『我南道之俗，謂男巫爲花郎，而西北兩道，以花郎爲賤倡遊女別稱。例如罵人之辭曰，你這小賤婦花郎之子息。』李朝實錄：『有男人號稱花郎者，售其詐詐之術，漁取財貨，略同女巫。』『成化十八年，刑曹受教曰：「花郎遊女等，令所官糾摘。」』（按自高麗王氏時代，花郎遂降爲使女之稱，迄於明代朝鮮李氏時尙然。）

新羅之花郎爲女裝之美男子，能歌舞，有巫覡之質，後世以花郎之名，稱美服之男覡及以歌舞爲職之遊女，此其沿革也。由巫女而遊女，而遊藝人，其本末在日本亦可徵，乃自然之過程。

花郎制爲若者（日本少年之稱）修養集會，徒衆雲集，相磨以道義者也。新羅金庾信之爲花郎，時人洽然服從，號龍華香徒。其修養內容，三國遺事云『悛惡更善，上敬下順，五常六藝三師六正。』亦有尊武勇武立戰功者，則彼等當有肉體的訓練也。故此集會中，多出國家有爲之士，傳爲美談。（按金庾信後爲新羅宰相，率師從唐兵滅高句麗百濟，敗日本援兵，有大功。文學亦佳，觀其名庾信，可知。）

金大問花郎世記，收錄花郎之美談逸話。今已無傳。今於他書窺之，花郎之徒，特重武勇與氣誼，不蹈卑怯。三國史記花郎斯多含傳：『含始與武官郎約爲死友，武官病卒，哭之慟甚，七日亦卒，時年十七歲。』彼征加羅有功，辭祿不受，以寡欲爲德。（按加羅本屬新羅，爲日本所奪，置鎮將，謂之日本府。然新羅抵抗百餘年，卒恢復之。）

第三十二代孝昭王時，竹旵郎（一云竹旨郎）之徒，有得烏（一云谷）級干（官名，）隸名於風流黃卷，（花郎及其徒名册）……隨例赴役，郎將酒餅享之，請假於其主益宣，欲偕還，益宣固禁不許。時有使吏，美郎之重士風，助請，猶不許。朝廷花主（亦作花王，爲諸花郎之主）聞之，遣使取

盆宣，盆宣逃。此竹旨爲金庾信副將，可見能愛其衆徒也。得烏（谷）感其恩，於竹旨郎之死，作哀歌以呼彼之靈。

孝昭王奉大玄薩湌之子夫禮郎爲國仙，（花郎別稱）珠履千徒，親安常（花郎之徒也）尤甚。天授四年（長壽二年）癸巳暮春之月，領徒遊金蘭，到北溟之境，被狄賊（指女眞）所掠而去。門客皆失措，而獨安常跡之。

三國遺事「白雲年十四爲國仙，（花郎別稱）十五而盲，所聘女爲父母改嫁，女潛從白雲遁山谷，忽遇俠客劫女而去，白雲之徒金闡（亦花郎之徒）多勇力，善騎射，追俠客殺之，奪女還。新羅王曰：三人信義可尙，各賜爵。」（東國通鑑卷五）

花郎之情厚，不獨於其徒，即於外人亦有助弱挫強之義俠。有孝女賣身養母者，花郎孝宗郎領徒衆遠遊，哀之，請於父母，贈粟百石，孝女復爲良民。衆徒幾千人各粟一石以贈（三國史記四十八）。孝宗郎爲第三宰相舒發翰仁慶之子（眞興王時代）。

建福四十四年丁亥，宮中諸舍人盜穀分之，劍君（花郎之徒）獨不受。舍人欲殺之，劍君曰：僕

編名於近郎之徒，修行於風月之庭。苟非其義，雖千金之利不動心焉。時大日伊飡之子爲花郎，號近郎，故云爾。舍人謀殺劍君，劍君知之，辭於郎。郎使言於有司，對曰：畏己死，使衆人入罪，情不忍。曰：然則盍逃乎？曰：彼曲我直，而反自逃，非丈夫也。遂往，舍人置毒食中。劍君知而強食，乃死。（三國史記列國第八。）此劍君可謂大死，其氣概使花郎之徒，皆爲盡忠報國之死也。

花郎爲國家制定之青年修養集會，彼等之道義，爲社會師表。且爲良家貴骨（獨言貴族）之出身。此之集會，於社會，於國家，均有大權威。茲表示花郎出身於左：

金膺廉　僖康王孫（三國史記，三國遺事）

寶叱徒太子　淨神大王太子（三國遺事）

孝明太子　同　（同）

斯多含　眞骨（謂王族）奈密王七世孫（三國史記）

金庾信　加羅王族。母，立宗葛文王孫女（三國史記、三國遺事）

孝宗郎　舒發翰（第一等官）仁慶守之子（同在眞興王後百濟甄萱叛亂之時）

金令胤　欽春角干（同）之孫（三國史記）

官昌　新羅新軍品之子（同）

近郎　大日伊湌之子（同）

夫禮郎　大玄薩湌之子（三國遺事）

白雲　某逵官之子（東國通鑑）

據三國史記職官，第五等官以上，惟授有眞骨之世系者，右表花郎殆皆眞骨家系出身者也。花郎年齡，大槪在十五歲前後。如白雲十四歲。斯多含十六歲。金庾信十五歲，或十八歲。金膺廉十五歲，或十八歲。官昌十六歲。（過此則授任爲文武職官矣。）此之十五歲，與日本若者（少年之義）制度之仲間入（謂在少年之列）及太平洋諸島土民所謂成人式之年齡相同。在社會上認爲成人之年齡也。

女裝少年花郎之遊娛，得相應之山水後，遂成仙境。四仙傳說最有名之三日浦（在海金剛），有四仙亭，有述郎徒南石行之丹書（今不見）。李穀（高麗忠肅王時）東遊記（在至正九年，西

一三〇四）云：「所謂四仙峰者，雖立峭拔，臨東溟萬里，對西嶺千重，實關東壯觀也。舊有碑在崖上，今不見。又東峰有古碣，剝落磨滅，無一字可識，不知何代所立也。人言新羅時，有永郎述郎（缺）四仙童者，與其徒三千人遊於海上，此碑碣豈其徒所立者耶。……三日浦登舟至小嶼，穹窿一巨石也，其崖東北面有六字丹書曰：「述郎徒南石行」，下二字爲舟人斷去。……登四仙亭亦湖中一島也。三十六峰影倒湖中，湖可百頃，人言此湖（即三日浦）爲四仙所遊。三十六峰，峰峰有碑，胡宗旦皆取而沈之，今其趺猶存焉。胡宗旦者，李昇唐（南唐）之人也。來任本國，出巡五道，所至輒將碑碣或刮去其字，或碎或沈。至於鐘磬有名者，或鎔鐵塞之，使之不聲。若寒松叢石亭三日浦之碑，雞林府奉德之鐘之類，可見也。……泛舟永郎湖，……於鏡浦上，鏡浦臺有古仙石竈，蓋煎茶具也。與三日浦相甲己，而明遠則過之。……觀文殊堂有四仙碑，爲胡宗旦所沈，惟龜趺在耳。飲餞於寒松亭，亭亦四仙所遊之地，郡人厭遊賞者，多撤去屋，松亦爲野火所燒。惟石竈石池二石井在其旁，亦四仙茶具也。……平海郡未至五里有松萬株，其中有亭曰越松，四仙之遊，假道於此，故名焉。」

三國遺事（一一惠同塵）「釋惠宿屬花郎好世郎之徒。……惠宿謙花郎瞿旵公之好獵，謂非我

徒所當爲。一蓋尊重萬物之生命，任其自然，不加傷害，亦道教思想之片影也。

第二節　日本之山伏

至於日本，日本受中國道教之影響，則黃遵憲日本國志已能言之。大意謂：日本天照大神傳三種神器於子孫，一、八咫鏡，二、叢雲劍，三、八坂瓊曲玉。鏡與劍皆道教所必需，爲證道闢邪之具，而曲玉則玦之類，亦中國古玉器。其說不無可採，蓋秦時方士徐福率童男女及百工求仙蓬萊，遂至日本之九州，不復還中國，今九州尚有徐福墓、徐福祠。而日本第一代人王，後世追稱爲神武天皇者，亦出自九州之日向，東征取大倭之饒速日命而代之。日本津田左右吉天皇考云：天皇兩字，乃漢語。國語（日本語）所無，國語稱スメラミコト，此字舊但譯爲命（意爲御言），不譯爲天皇。稱天皇自隋代推古始。（見東洋學報第十卷。）此說與日本史推古致隋帝書自稱東天皇，及隋書紀日本王自稱日出處天子相合。其用天皇之名稱，實本於道經。史記秦始皇本紀及天官書有天皇大帝，楚辭遠遊篇王逸注，以旬始爲天皇名，漢鏡有天王日月鏡，道書有元始天王，又有天皇，即扶桑大帝東王公，皆爲日

本用天皇兩字所本，其含有神仙之意味可無疑也。且不僅此也，魏書釋老志列舉太古神仙之名，有『無極至尊，大至眞尊，天覆地載陰陽眞尊，洪正眞尊』等，與日本神代記所謂造化三神者，首天御中主尊，次高皇產靈尊，次神皇產靈尊，（尊亦作神，如天照大神亦稱大日靈貴尊。）其他在神代記中號爲尊者甚衆，（如伊弉諾尊伊弉冊尊、素盞嗚尊之類，）豈非襲用道經之明證耶！即其記祭天照大神，懸八咫鏡於賢木，飾八尺瓊於窟前，亦猶道士祭神之儀也。

以上所說，皆未到明言直接承受道教之事，此固彼邦之態度也。其爲顯示受道教之流派者，爲日本之山伏，即隱伏山中修道之人，彼邦又謂之修驗道者也。故更摘譯小柳司氣太東洋思想之研究所題論道教眞言密教之關係及修驗道於次：

彼於此篇中第五有本邦（日本）之道教一段，又在前一段中敍及日本帝室亦有北斗星之信仰，引大日本史後三條帝記云：『帝曰：「月必一拜，非敢祈踐祚，而有時或念即位，自萌此念萌於不忠，因拜之悔過。」』又朝野羣載亦有願文焉。在推古時，聖德太子維摩經疏卷中，已引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文於養老（日本年號）年間，亦於文人之對策，亦論道佛二教之優劣長短。（見經

國集葛井廣成、下野蟲麿文），而朝廷亦講莊子。在續日本後記卷十七，承和十四年（西元八九七），召春澄宿禰善繩，開其竟宴，亦可明瞭。而神仙之術爲日本人所知，如山上憶良（七三三沒）以抱朴子爲主題而詠歌（萬葉集卷五沈痾自哀文）弘法大師於延曆十六年（七九七）著三教指揮，借虛亡隱士之口，述道教曰：『白朮黃精，松脂穀實之類，以除內痾，蓬矢葦戟，神符咒禁之族，以防外難，呼吸候時，緩急隨節，扣天門以飲醴泉，掘地府以服玉石，草芝肉芝，以慰朝饑，伏苓威喜以充夕饋，……又有白金黃金，乾坤至精，神丹鍊丹，藥中靈物，服餌有方，合造有術，一家得成，合門凌空，一銖纔服，白日昇漢。』又前記之春澄善繩有『問神仙』之策問，收入本朝文粹卷三，已見於道教概說。

日本本來已受神仙說之影響，如浦島太郎等傳說皆是。道教傳入日本以後，自修之人益多，如金剛寺僧之逸話（十訓抄卷七）可知。又如大江匡房（公元一一一一沒）著神仙傳及元享二年（一三二二）之元享釋書，亦設神仙一目。中世以後，因神道之發達，逐本道教之教理組織其神學焉。傳名者，有北昌親房之元元集，度會家行之類聚神祇本源等，集大成者爲卜部兼俱之『吉田神道』。歲其所謂唯一神道名法要集云：有三種神道，最高者爲『元本宗元神道』，大要本於道教之教理，

助之以密教者也。造作天元神變神妙經、地元神道神妙經、人元神力神妙經，凡三部隱幽經。謂爲天兒屋根命之神啓，北斗七星寫之，以傳於人界。至於老莊之虛無清靜，平田篤胤等主張古神道時，以爲與其『不言之道』同爲一體，大贊揚之。此皆就日本知識界所受道教影響而言之者也。

至於修驗道，則以道教與密教合爲日本化，創立者爲役小角。日本靈異記謂役小角修孔雀法。孔雀法乃密教，爲傳教弘法兩大師傳來，在小角百年之後，故其說不確。今日本大藏經之修驗道章疏，及國書刊行會之信仰叢書等，謂小角由龍樹菩薩傳授，與密教根源同一。祈禱之時，使用魅女者也。今更就日本所受道教之點，述一二於次：

一、祈禱所用鏡　鏡已記於抱朴子等書，欲看破惡魔（妖怪）之本體，爲有力之器具。

二、九字之訣　此九字，見抱朴子內篇登涉篇云『臨兵鬬者，皆列前行』九字，（譯者按：只有八字，查抱朴子原書，列上有陣字，）先舉兩手空中，橫引四本之線，次縱引九本之線，叩齒三十六回，念此九字，卽免一切災害，得脫危難。由此九字更行十字，見貞文雜記十六。（譯者按：今抱朴子登涉篇查無此文。）

三、靈符　鎮宅靈符緣起圖說揭十二種符，帶之則得長壽無病福祿。亦抱朴子等所唱。

修驗道之本體，備見小野僧正之修驗最勝慧方三昧法玄深口訣，尊海之修驗常用祕法集，日榮之修驗故事便覽蓮覺之修驗要祕訣等，皆不贅。此惟述其與道教有關者。

譯者按：小柳司所說日本所受道教之影響，如鬼神、符咒、祈禱禁咒之術，尚皆未及，實則唐宋時代，日本民間盛行，亦有記載。我國近亦有譯載於各雜誌者。本編爲字數所限，不能複譯，聊省篇幅。惟有一滑稽之記錄，姑譯於下：

狩野直喜支那學文藪道教之道德云：美洲人凱爾斯譯太上感應篇三尸處人身中，希望人死伺其人行爲，以庚申日離人身而上奏天帝，故支那風俗有守庚申，於是晚非常留神，不飲酒，不遊戲，靜坐以防其出。日本亦有之，謂之庚申待，有書曰庚申祕錄，云係日僧智證大師入唐傳來者。然日本之庚申待則皆於其時飲酒，且爲種種遊戲，大異於中國之守庚申。朝鮮亦有此風俗，亦與日本同，於其日爲歌舞音曲。

第三節　眞臘之八思及其他

道教之傳於東洋者，已述於前。其傳於南洋者，亦必有之。蓋唐宋以來，華人之往南洋各地者日盛，道教隨之而往，亦必然之理也。顧諸書皆未有紀載。惟隋書眞臘傳云：『其喪葬，……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並立像於館。』宋趙汝适諸蕃志眞臘國云：『其僧道呪法靈甚。……道士以木葉爲衣，有神曰婆多利，祠祭甚謹。』明史眞臘傳：『其地謂儒爲班詰，僧爲苧姑，道爲八思。』元周達觀眞臘風土記有三教一條云：『爲儒者呼爲班詰，爲僧者呼爲苧姑，爲道者呼爲八思維。』此卽明史所本。或云：班詰卽 pandita，苧姑卽 chauku，亦不知確否？八思或八思惟則無解。風土記又云：『八思惟正如常人，打布以外，但於頭上戴一紅布或白布，如韃靼娘子罟姑之狀而略低。亦有宮觀，但比之寺院較狹。而道教者亦不如僧教之盛耳。所供無別像，但止一塊石，如中國社壇中之石耳，亦不知其何所祖也。卻有女道士，宮觀亦得用瓦。八思惟不食他人之食，亦不令人見食，亦不飲酒，不曾見其誦經及與人功果之事。』所可知者，惟此而已。

其他歐美人亦有研究道教者，且繙譯道書如太上感應篇、常清靜經、玉樞眞經、日用經等。

第十五章　道教經典之編纂與焚燬

第一節　漢書藝文志

因方士之各種方術，其後悉包容於道教，故後世道教裒集之書，駁雜乃不可倫。試以漢書藝文記所記，稽之道藏所收者，略較於次：

漢書藝文志『伊尹五十一篇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　謀八十一篇　言七十一篇　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　鬻子二十二篇　筦子八十六篇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　劉向說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　蜎子十三篇　關尹子九篇　莊子五十二篇　列子八篇　老成子十八篇　長盧子九篇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　田子二十五篇　老萊子十六篇　黔婁子四篇　宮孫子二篇　鶡冠子一篇　周訓十四篇　黃帝四

經四篇　黃帝銘六篇　黃帝君臣十篇　雜黃帝五十八篇　力牧二十二篇　孫子十六篇　捷子二篇　曹羽二篇　郎中嬰齊十二篇　臣君子二篇　鄭長者一篇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以上皆道家之說，其被收入於道教書中也固屬當然。且如老莊列諸子，唐代皆尊爲眞經，乃至亢倉關尹之流，亦皆以眞經奉之，固視爲道教之根本矣。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　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　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

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雜子十八卷　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　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眞，而游求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

以上所列漢書藝文志，僅道家、房中、神僊三家，除已亡佚外，皆爲後世道書所必收。且道藏之中，於此藝文志三家之外，若諸子中名、法、墨、兵、農諸家；與占星，陰陽，五行，雜占卜，醫經，醫方；凡屬數術方伎諸家之書，莫不收入，以及地形之山海經等，亦不能捨之，淮南之類更無論矣。至於儒家之周易，更爲道教所奉爲瓌寶，蓋道教修養之術，尤必藉易說以宣傳焉。甚如揚雄之太玄經，亦爲道教囊中物。

而兵家陰謀，尤爲道士所利用，唐道士李筌，遂自造黃帝陰符經，後人推爲闡道教之祕奧，包容諸子，爲百家之淵泉，而後世之藉道書以稱兵者，則以託於黃帝風后之鈐機，紅巾白蓮之徒，更自言有剪草爲馬，撒豆成兵之道術，何莫非由方士而出耶。

第二節　道教經典之編纂

自道教倡行以來，經典日多，漢書藝文志所載道家及方伎之書，以次包括於道教之內。故先者爲太平經。晉以來道經已甚繁，如抱朴子遐覽篇所載道經有三皇內文，天文，元文，混成經，玄錄，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仙經，靈卜仙經，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曆眞經，墨子枕中五行記，溫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太平經，九敬（一作都）經，甲乙經，青龍經，中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道引經，元陽子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赦經，子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經，內寶經，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子心經，龍蹻經，正機經，平衡經，飛龜振經，鹿盧蹻經，蹻形記，五嶽經，陰守記，虛元經，牽牛中經，王彌記，臘成記，六安記，鶴鳴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陽記，玉策

記，入室經，左右契玉曆經，昇天儀九奇經，更生經，四杵經，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丹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百守攝提經，丹壺經，岷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廚食經，步三罡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雁經，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經，黃白要經，八公黃白經，天師神器經，枕中黃白經，白（一作帛）子變化經，移災經，厭禍經，中黃經，文人經，涓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經，神光（一作仙）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遁經，李君包天經，包元經，黃庭經，淵體經，太素經，華蓋經，行廚經，微言，內視經，文始先生經，歷藏延年經，南闕（一作關）記，協龍子記，九宮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鄒陽子經，玄洞經，玄示經，箕山經，鹿臺經，小僮經，河洛內記，舉形道（一作通）成經，道機經，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眞人玉胎經，道根經，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幻化經，詢化經，金華山經，鳳綱經，召命經，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安神記，去丘子黃山公記，玉子五行要眞經，小餌經，鴻寶經，鄒生延命經，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集書錄，銀函玉匱記，金板經，黃老仙錄，原都經，玄元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入五毒中記，休糧經等。以及諸圖諸符，不可勝記。隋書經籍志稱道書有經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餌服四十六部一百六十七卷，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符籙十七部

一百三卷，共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而道藏亦出現於世。宋張君房雲笈七籤序云：「嘉得所降到道書，並續取到蘇州舊道藏經本千餘卷，越州台州舊道藏經本亦各千餘卷，及朝廷續降到福建等州道書，明使摩尼經等。與諸道士依三洞綱條，四部錄略，品詳科格，商較異同，以銓次之。僅能成藏，都盧四千五百六十五卷，起千字文天字爲函目，終於宮字號，得四百六十六字，且題曰大宋天宮寶藏。距天禧三年春寫錄成七藏。」而宋鄭樵通志藝文略更詳爲分類，計有老子、莊子、諸子、陰符經、黃庭經、參同契、目錄、傳記、論、書、經、科儀、符籙、吐納、胎息、內視、道引、辟穀、內丹、外丹、金石藥、服餌、房中、修養。計老子九十部二百九十卷，莊子四十九部五百一十六卷，諸子四十六部二百九十四卷，陰符經三十九部五十四卷，黃庭經三十部五十七卷，參同契一十九部三十一卷，目錄十一部一百四十四卷，傳一百三部四百四卷，記三十二部九十三卷，論五十八部一百五十一卷，書四十四部四百五十二卷，經八十五部一百八十六卷，科儀五十四部七十八卷，符籙一百三部一百五十九卷，吐納七十四部九十四卷，胎息三十部三十九卷，內視二十三部二十五卷，道引二十部二十二卷，辟穀八部八卷，內丹四十部四十四卷，外丹二百三部三百一十卷，金石藥三十一部三十五卷。服餌四十八

部八十六卷，房中九部十八卷，修養七十四部一百一十八卷。凡道類二十五種一千三百二十二部三千七百六卷。可謂盛矣。蓋道藏之刊布，欲與佛藏競爭，如雲笈七籤所言，雖明使牟尼教經，亦不憚收羅入之，故見其多耳。

第三節　元代之焚經

當時道教既受元朝之優待，又命管理「天下應有底出家人，」則其權勢之重可知，故僧祥邁撰至元辯僞錄卷四云：「獨免丘公門人科役，不及僧人及餘道衆，古無體例之事，恣欲施行。」「同至宣德等州，屈僧人迎拜，後至燕城，左右鼓奬，特力侵占，使道徒王伯平驅從數十，懸牌出入，馳躍諸州，使欲通管僧尼。」「毀夫子廟，毀佛像，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則其專橫可知也。長春歿後，元朝始命人分掌二教，元史憲宗紀：「元年，以僧海雲掌釋教事，以道士李眞常（按李志常號眞常子，此是志常之訛。）掌道教事。次年又以西域僧那摩爲國師，總天下釋教。」釋教既有奧援，由是與道教爭端遂起。先是元朝對於諸教，悉皆容納，常於帝前開會辯論。西元一二五四年（憲宗四年）五月

三十日，（陽曆）基督教師盧布魯克(Rubruck)，曾在和林共景教師一人，回教師一人，合與道人(tuinan)（卽蒙古語之 doin 僧也，）主張一神之說。次日蒙古汗（Mangu）（憲宗）告盧曰：『吾人惟信一神，神予人多道，亦猶予人手多指。』此語與辯僞錄卷四所記：『帝時舉手而諭之曰：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餘皆如指。』之說相類。憲宗五年，又召少林長老及道士李志常於大內萬安閣下辯論，志常詞屈，由是降詔，禁止毀壞佛像，並僞造經文。至世祖記降詔云：『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道與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隨路宣慰司，按察司，達魯花赤，管民官，管軍站人匠等官，并衆先生（元代稱道士爲先生）每，在前蒙哥皇帝（卽憲忠）聖旨裏，戊午年，和尚先生每折證佛法，先生每輸了底上頭，教十七個先生剃頭做了和尚，更將先生每說謊做來的化胡等經，并印板，都燒毀了者。隨路觀院裏畫著底，石碑上鐫着底，八十一化圖，盡行燒毀壞了者。麼道來。如今都功德使司奏，隨路先生每，將合毀底經文并印板，至今藏着，卻不曾毀了。更保定眞定太原平陽河中府王祖師庵頭，關西等處，有道藏經板。這般奏的上頭，教張平章，張右丞，焦尙書，泉總統，忽都于思，翰林院衆學士，中書省客省使部，（按辯僞錄卷六及本文後，皆有中書省客省使都魯，此處似

脫魯字。）中書省宣使苦速丁濶，僧錄眞藏，僧判，衆講主，長老等。張天師（宗演）祁眞人（志誠）李眞人（德和）杜眞人（福春）衆先生每，一同於長春宮內分揀去來。如今張平章等衆人每回奏：「這先生家藏經，除道德經是老君眞實經旨，其餘皆後人造作演說，多有詆毀釋教，偸竊佛語。更有收入陰陽醫藥諸子等書，往往改易名號，傳注訛舛，失其本眞。僞造符咒，妄言佩之令人商賈倍利，夫妻和合有如鴛鴦，子嗣蕃息，男壽女貞。誑惑萬民，非止一端，意欲貪圖財利，誘說妻女。至有教人非妄，佩符在臂，男爲君相，女爲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等。及令張天師、祁眞人、李眞人、杜眞人、試之於火，皆求哀請命，自稱僞妄，不敢試驗。今議得除老子道德經外，隨路但有道藏說謊經文，并印板，盡宜焚去。」又據祁眞人、李眞人、杜眞人、等奏告：「據道藏經內，除老子道德經外，俱係後人揑合不實文字，情願盡行燒毀了，俺也乾淨。」准奏，今後先生每依著老子道德經裏行者。如有愛佛經底，做和尚去者。若不爲僧道，娶妻爲民者。除道德經外，說謊做來底道藏經文，并印板，盡行燒毀了者。今差諸路釋教泉總統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前去。聽旨到日，不問是何官吏、先生、道姑、秀才（指儒生、）軍民人匠、鷹房打捕諸色人等，應有收藏道家一切經文，本處達魯花赤管民官，添氣力用心

拘刷，見數分付與差去官眼同焚毀。更觀院裏畫着底、石碑上鐫着底、八十一化圖，盡行除毀了者。自宣諭已後，如有隨處隱匿道家一切說謊捏合，謗釋教，偸竊佛言，窺圖財利，誘說妻女，如此誑惑百姓符咒文字，及道家大小諸般經文。若所在官司不添氣力拘刷，與隱藏之人一體要罪過者外。民間諸子醫藥等文書自有板本，不在禁限。准此。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蓋自喇嘛教爲元代尊奉，世祖賜號教主八思巴爲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而僧徒勢焰大盛，遂有焚經退寺之舉。道藏中所有老子化胡經之類，悉行焚燬，而道士之氣亦不揚矣。

第十六章　道教之分派

自道教極盛，而宗派之分以起，皆始於遼金之世。南宗起於遼劉海蟾，北宗起於金王嚞。南宗先修性，北宗先修命，性卽神，命卽氣，性謂眞我，命乃壽命。（但淸初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三云：「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不言性，北宗則曰性命雙修。」又日本小柳司氣太云：「徵之於現今，北方純陽派（卽全眞教）者性宗，而南方天師道者命宗也。性宗先了心性，命宗主祈禱巫祝。」正與王錄相反。）北宗全眞教祖重陽子王嚞，其設教，先使人讀孝經及老子道德經，以修孝謹純一之德。臨沒前語弟子馬丹陽曰：「學道無他，在於養氣，心液下降，腎氣上騰，至脾元，氤氳不散，則丹聚矣。肺與肝爲往來之路，習靜既久，當自知之。」此卽修命之說。後世有性命圭旨等書，則主張性命雙修者也。或云：「南宗主性，北宗主命，主性者由服食煉養，保嗇吾人之眞性，所謂自力派也。主命者，由符咒科教而得延命，所謂他力派也。」然與近今適相反矣。劉海蟾名操，遼進士，後爲呂純陽弟子。陝西通志則云：「劉海

蟾，後梁陝西人，名哲，字元英，號海蟾子，事燕王劉守光爲相，喜黃老之學。一日，有道人自稱眞陽子來謁，假事設譬，海蟾大悟，遁跡終南山下，丹成，化鶴飛去。」此則時代有誤也。王嚞，一作壽，金咸陽人，號重陽子，世稱重陽眞人，性倜儻尙義，不拘小節，遇異人得道，大定初，東遊海上，棲息登州府城南修眞觀，馬丹陽、丘長春、王玉陽、譚處端，皆其弟子。至元代而又有三派之分別：元史釋老志云：「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則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特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命主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入覲，世祖嘗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劍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幾，而天師劍印傳子若孫，尙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嗟嘆久之。子孫世襲領江南道教，主領三山符籙。」此卽江西張天師，世稱正一眞人者所自始也。（通鑑輯覽稱「元世祖詔封張宗演爲嗣漢天師，演道靈應沖和眞人。」此實爲張氏世襲天師之始。）又云：「眞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劉德仁之所立也。其教以苦節危行爲要，而不妄取於人，不苟侈於己者也。五傳而至酈希誠，居燕城天寶宮，見知憲宗，始名其教曰眞大道。授希誠太玄眞人，領教事。」「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

抱珍，傳太一三元法籙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蓋支派益多矣。惟丘長春一派最受元代隆遇。長春名處機，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年十九爲全眞（道士出家不娶者爲全眞，在家者名火居道士。）師事重陽王眞人，成吉思汗在雪山，遣使求之。長春應命，行萬有餘里，絕沙漠，自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問長生久視之道，告以淸心寡慾爲要。成吉思汗稱爲神仙，仍遣使送還。其後屢降諭云：「成吉思皇帝聖旨：道與諸處官員每，丘神仙應有底修行底院舍等，係逐日念誦經文告天底人每，與皇帝祝壽萬萬歲者所據，大小差發賦稅都休教著者。據丘神仙底應係出家門人等，隨處院舍，都教免了差發賦稅者。其外詐推出家，影占差發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斷案。主者奉到如此，不得違錯，須至給照用者。右付神仙門下收執。照使所據，神仙應係出家門人精嚴住持院子底人等，並免差發稅賦，准此。癸未羊兒年三月（御寶）日。」又云：「宣差阿里鮮面奉成吉思皇帝聖旨：丘神仙奏知來底公事，是也嘫好。我前時已有聖旨文字與你來，教你天下應有底出家善人，都管著者，好的歹的，丘神仙，你便理合，只你識者，奉到如此。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日。」於是儒釋道三教之人，悉歸道派所管領矣。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二玉壺遐覽引靑巖叢錄云：「今鍊養服食，其術具在，而全眞

之教，兼而用之，全眞之名，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近時又有眞大道教，有七祖康禪之教，其說又自相乖異。至於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分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閣皁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先儒有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其信然矣。按叢錄以全眞之教，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似未詳考。蓋南北二宗之分，實自宋南渡後，而皆始於呂嵒。嵒得道鍾離權，權得之東華少陽君，南宗自嵒授劉海蟾操，操授張紫陽伯端，伯端授石翠玄泰，泰授薛紫賢道光，道光授陳泥丸楠，楠授白海瓊玉蟾，玉蟾授彭鶴林耜，此所謂南宗也。北宗自嵒傳王重陽哲，哲傳馬丹陽鈺及妻孫不二，鈺傳譚長眞處端，劉長生處玄，丘長春處機，此所謂北宗也。全眞之名，始自王重陽，今猶有祖其名號者，然處機之後寂然矣。紫陽下撰述多傳於世，近亦寥寥。當國初迹有鐵冠、周顛、冷謙、張三丰等，大率非由學而致也。王司寇跋王重陽碑云：重陽名哲，初業儒不成，去業武不就，偶以遇異人得度，遂爲全眞教祖。張大其說而行之者，皆其徒丘處機力也。其說頗類禪而稍麤，獨可以破服金石事鉛汞之誤人，與符籙之怪誕，而其徒不盡爾也。重陽所爲說，未嘗引鍾呂，而元世以正陽純陽追稱之，蓋亦處機意所謂張大其說而行之者重陽得無師，智似六祖，其

縣記似誌公，顯迹又似萬回，異哉。按長公說則北宗不重服食，蓋專主煉養。而南宗則兼主二家者也。」

按胡應麟所述南北宗之系統，亦僅具概略，且此所謂分宗者，實僅一宗之分爲南北耳。與天師正一道無涉也，故道教之分派，迄至今日，要以全眞教及天師道爲兩大宗，對峙於南北。全眞教不飲酒茹葷，不畜家室，授徒傳教，是爲出家道士。天師正一道雖亦授徒，但天師係屬世襲，應有妻子，雖亦齋戒，而非齋期，亦可御酒肉。故正一道之徒，皆屬在家者，是爲火居道士。譬之佛教，亦有出家僧與火宅僧之別也。全眞教北方爲盛，北平城外之白雲觀，卽其教之中心，而南方亦有之，又茅山武當之道士，亦皆出家道士也。武當奉眞武，全眞亦然。今舉其諸眞宗派總簿錄之如下：（北平白雲觀抄本）

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字伯陽，號老聃，降生河南亳州苦葉縣，二月十五日聖誕。

第一、混元派　混元乾坤祖，天地日月星。三教諸聖師，金木水火土。渾合本空峒，乾謁上玉京。虛無生一炁，良久歸太淸。

第二混元派　一永通玄宗，道高本常淸，德祥恭敬泰，義久復圓明。混元三教主，天地君親師，日月

星斗眞，金木水火土。

尹喜眞人尹喜派，又名山文始樓觀三派字同。

第三、尹喜派　道德淸上高，雲程守煉丹，九重天外子，方知妙中玄。心靜自然體，髮白面童顏，袖吞乾坤大，陰陽造化先。

五祖派

東華帝君，姓王名玄輔，號少陽，降生於戰國時，得老子授中於終南山，夢傳黃庭經，所得著世。二月初六日聖誕，係山東青州府人。留傳之派。

第四、少陽派　弘宣無極道，習學理自明，有箇長生路，飛昇上雲程。

鍾離帝君，姓鍾離，名權，字雲房，號正陽，漢時將軍，係陝西西安府咸陽縣仙籍，得東華帝君秘訣，授道於終南山，四月望日聖誕。留傳之派。

第五、正陽派　陰陽生造化，動靜合本元，自得神仙指，方知妙中玄。

純陽帝君，姓呂名嵒，字洞賓，道號純陽（居彝聖宮卽元始臺）係山西蒲州府蒲州縣仙籍，四月

十四日聖誕。唐天寶進士，有日月當空之禍。隱於終南，受正陽祖師大道，四門人（梅柳林碧）留傳瀛洲龍沙派。

第六、純陽派　寂然無一物，妙合於先天，元陽復本位，獨步玉京山。

海蟾祖師，姓劉名操，字宗成，係燕山人，六月初十日聖誕，受道於鍾離帝君。

第七、海蟾劉祖派　省悟自歸隱，修養本之神，散淡蓬萊客，逍遙閬苑人。

重陽祖師，姓王名允卿，生於宋徽宗時，係咸陽縣大魏村人，十二月二十二日聖誕。留傳之派。

第八、重陽派　自己有眞實，何須向外尋，一旦功成滿，飛昇大羅天。

七眞派

長春祖師，姓丘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係山東登州府棲霞縣濱都人，正月十九日聖誕，七月初九日飛昇。元世祖勅封長春演道主教眞人，元武宗封長春全道神化明應眞君。留傳之派。

第九、龍門派　道德通玄靜，眞常守天淸，一陽來復本，合教永圓明，至理宗誠信，崇高嗣法興，世景榮惟懋，希微衍自寧。住修正仁義，超昇雲會登，大妙中黃貴，聖體全用功。虛空乾坤秀，金木姓相逢，

山海龍虎交，蓮開現寶新。行滿丹書詔，月盈祥先生，萬古續仙號，三界都是親，

長生眞人，姓劉名處玄，字通妙，號長生，係山東萊州府掖縣武官莊人。生於金熙宗丁卯歲二月初六日聖誕，七月二十日飛昇。元世祖勅封長生輔化明德眞人，元武宗加封長生輔化宗玄明德眞人。留傳之派。

第十、隨山派　思道明仁往，全眞性復常，景高和禮義，嗣信守忠良。裕謙賢旅泰，宗友茂性祥，盛益希誠樸，玄元世永昌。金木萬古續，智慧保寧光，聖體通三界，廣大演自清。志虛空教化，月盈妙中貞，用功悟仙號，丹書現榮陽。行滿乾坤秀，圓融衍相逢，蓮開龍虎詔，超昇崇利亨。

長眞祖師，姓譚名處端，字長眞，係山東登州府寧海州人，生於金太宗天尊（尊字當爲會字之誤）元年三月初一日聖誕，四月一日飛昇。元世祖勅封長眞雲水蘊德眞人。留傳之派。

第十一、南無派　道本崇眞理，玄微至妙仙，昇至雲霄上，功成必有名。大教明淸靜，宏演往惟良，悟元光體性，一志復圓融。冲霄通旅泰，了然衍望興，中和宗正巧，智慧化全家。新友聖書詔，煉就寶金丹，裕謙常禮義，慈行滿乾坤。龍虎廣修理，模照永遐齡，山川千古秀，盛希守忠賢。

長玄去人，姓馬名處鈺，字通寶，號丹陽，係山東登州府寧海州人。生於金太宗天尊（字譔同上）元年五月二十日聖誕，十二月二十二日飛昇。元世祖勅封丹陽抱一無爲眞人，元武宗加封丹陽抱一無爲普化眞君。留傳之派。

第十二、遇山派　自元來正志，沖霄成仙丹，忠靖得禮義，了然見朝天。致虛端篤悟，本理淳全玄，清微通大化，眞常合妙言。崇教和法本，守仁有工夫，恭敬明智慧，聖體立遐齡。宏應演音信，尙復現祥光，誠慈惟黃貫，金木會王逢。雲昇虎龍交，嗣希直用行，榮茂乾坤秀，蓮開衍寶輿。

廣寧祖師，姓郝名大通，字太古，號廣寧，係山東登州府文登縣人，生於金熙宗天眷庚申歲，幼壯卜筮授教，正月初三日聖誕，十二月三十日飛昇。元世祖勅封廣寧通玄太古眞人，元武宗加封廣寧通玄太古眞君。留傳之派。

第十三華山派　至一無上道，崇教演全眞，沖和德正本，仁義禮智信。嘉祥宗泰字，萬理復元亨，清靜通玄化，體性悟誠明。養素守堅志，虛靈慧業生，希賢遵祕法，愼修保純貞。敬謹規良善，默功毓秀英，勤能扶世運，積久大丹成。永建根基厚，仙瀛書盛名，圓滿光華照，雲天慶上昇。

玉陽眞人，姓王名處一，字精通。號玉陽，係山東登州府文登縣人。生於金熙宗二年三月十六日聖誕，四月二十三日飛昇。元世祖勅封玉陽體玄廣慈普度眞人，元武宗加封玉陽體玄廣慈普度眞君。留傳之派。

第十四、嵛山派　清靜無爲道，至誠有姓名，金玉功知巧，通此加地仙，玄冲宗義德，茂演教宏元，中和眞法永，智慧保神全。恭敬成希盛，璞福世康寧，蓮開丹書鑑，廣大復圓融。旅泰萬古續，常義現榮陽，潔淵威錦量，行滿卯惟祥。未修空妙瑞，闡言守忠良，廣悟容之週，樸極獻對馥。

清靜散人，仙姑，姓孫名不二，號清靜散人，係山東登州府寧海州人。生於宋徽宗宣和己亥歲正月初五日聖誕，十二月二十九日飛昇。元世祖勅封清靜淵眞玄虛順化元君。留傳之派。

第十五、清靜派　全眞通玄理，大道德無爲，性合灰尸解，只此百功夫。虛靜明常應，宏仁守至誠，嗣教宗元化，悟本自遐齡。保命登雲會，妙中演洞清，超昇廣智慧，三界永康寧。長存修萬古，行滿法光明，勸用生利益，金木續乾坤。丹書祥速現，普照瑞龍麟，高上神霄太，煉成運相逢。

丘祖岔派玄字分支，玄靜祖師，姓孫名玄靜，字元玉，號金山，係山東萊州府卽墨縣嶗山人，明嘉靖

勑封護國天師。留傳之派。

第十六、金山派　玄至一無上，天元妙理生，體性浮空坐，自然是全眞。常懷淸靜意，合自得金丹，道高扶社稷，留名萬古傳。宏揚開大化，正法度賢宗，溫良恭儉讓，寬仁慈善容。潛心存本位，密念守規中，勤修延壽命，內息潤黃庭。安義黍珠成，凝照慧光靈，沖舉雲霄外，永與太虛同。

丘祖本字岔派分支，齊眞人名本守，字金輝，留傳之派。

第十七、金輝派　本合教中理，智時悟我機，遠近從和起，陽子結金輝。超元守靜致，同法會眞人，詮義功斯尙，觀文象迺純。

丘祖復字岔派分支，茅山乾元觀。

第十八、閻祖派　復本合教永，圓明寄象先，修成龍緒業，歷代嗣宗傳。

第十九、嶗山派　復親雲龍去，至教延七眞，中元通玄理，福澤自德春。

馬祖岔派分支，遇山（此派原本二十字，於同治十二年有房山縣城隍廟來觀，同衆公議，重續八十字。）

第二十、清微派　守德崇用禰，一清季祖眞，永高常正靜，圓通宗本恆。金鼎結大丹，長生造化中，與天同無極，法嗣繼猶龍。赤明陽和日，太煥碧玉宮，華夏兆臻弼，彥度紫垣東。雲衢聽仙韶，芝裔總蕃叢，千代歸黃道，誠維求元功。遇緣蓬萊會，山人智慧興，續傳奧妙理，支演萬古風。

太茅眞君名盈，係陝西咸陽縣人，留傳之派。

第二一、清微派　善道崇眞祖，正元直德高，守淸希大用，玄教延明朝。國阜世安靜，何泰榮繼詔，龍慶天長卯，鳥融如舜堯。

第二二、清微派　崇虛與道，富德仁從，世理眞常，可思教本。克成大正，璧定文昌，一字增崇，計少玄祖。性如日月，體如玉銀，合朝無上，萬古留名。

二茅眞君名固，陝西人，更名，留傳之派。

第二三又二茅派　復虛與道，富德從仁，世理眞常，教本可思，克成大正，畢定久昌。

北茅眞君名衷，係陝西咸陽縣人，留傳之派。

第二四、清微派　混靖希景，守汝玄志，宗道大天，得性自尊。克崇祖德，光紹眞應，師寶友嗣，永仁世

昌。恭存依敬，倫思繼本，丹貫以永，灝演精信。念愛明持，載啓先覺，雲章揖業，珠進遙芝。

三茅眞人，姓劉名淙，字世倫，號大元，留傳之派。

第二五、靜一派　混靜希景，守汝玄志，宗道大夫，德性同尊。克崇祖德，光紹直應，師寶友嗣，永世仁昌。以存恭敬，有自必承，能思繼本，端拱一誠。

第二六、張玉皇高上派　道德功行成，清靜保全眞，黃庭聚萬象，輔讚自元君。

第二七、清微派　思道景守以自清，德振紹順繼敏宗，志啓弘宸拱先智，慧顯祝延永成功，台榮聖教證玄琮，義理開明萬法通，至靜常存眞一處，虛心怡朗性圓融。

第二八、清微派　思道文德時目奇，守眞存正繼雍熙，一從演法承宗惠，百世調源嗣漢枝。

第二九、清微派　思道永德時目奇，守眞存正繼雍熙，玉興智慧延廣衍，培祝隆新錫佑及。

第三〇、清微派　思道大應久悟日，仕普濟眞元，玄良宜崇文智，明鏡廣報宏恩。

第三一、龍虎山正乙門下天師清微派　冲漢通玄韞，高宏鼎大羅，仙源愈興振，福海啓洪波。

天師張虛靜眞人，係江西龍虎山信州人，留傳之派。

天師，宣統元年仲春，重續廿字。

第三二、正乙派　遠近資元運，久長保巨浮，道惟誠可實，德用信爲珍。秉教宏丹籙，葆眞啓世人，鴻圖贊景祚，聖澤振呂辰。玉局受經後，貴水傳靈根，青城垂氏派，妙法繼洪鈞。

第三三、天師正乙派　一德守眞元，淸揚印本玄，靜明存正道，太素永通宣。蜀都降龍虎，所悟乾坤全，教法無中有，丹書古今傳。

第三四、張眞人正乙派　一元義道至，眞全守太淸，照應通玄理，惟希最有成。

第三五、正乙派　永志玄守道，正乙繼元宗。眞常明悟性，宏教演法通。星月皎天漢，淸靜點行功，抱點無量念，機理至仁中。

第三六、正乙派　一淵以道治，國祚永安寧，往通常玄理，惟希太景成。萬源從始玉，朗然煙洞明，眞法遂自性，超宗義越亭。

第三七、天師張眞人正乙派　守道明仁德，全眞復太和，志誠宣玉典，忠正演金科。冲漢通玄韞，高宏鼎大羅，三山揚妙法，四海湧洪波。

第三八、正乙派　此派自光緒八年八月係通州里二四佑民觀續起。

從守眞正元道往，體崇安清靜，功成滿，玄妙步雲仙。金光冲霄漢，超然玉京山，圓通大智慧，萬古永留傳。

第三九、正乙派（後門火神廟）　思道應雲正乙，終成萬世圓通，是法先賢有德，端然永還仙功。

第四〇、天師張道陵眞人正乙派　正乙守道，修往延洪，鼎元時兆，秉法欽崇。福善永壽，明智昌隆，熙朝嘉紹，靜演眞宗。光大恆啓，廣運會通，乾坤清泰，萬事成功。

民國八年二月初一日續　存心現理養性，守本誠和清靜，智慧猶惜上遠，得詮復還安定。

第四一、正乙派　懷玄抱眞，道合無為，養素守默，保光岡和，致虛冲陽，承化弘先。

第四二、天師分支尹喜派　化弘元宗，道德眞常，靈源鎮遠，天蓬維黃。五登永參，二桂恆昌，清承祖印，奕世紹芳。

第四三、眞武玄武派　宣淵一道，志求德振常存，照應通玄理，徹希太其成。

第四四、呂祖天仙派　妙玄合道，法陰陽在乾坤，志心皈命禮，萬古永長春。清靜無為宗，臨通大洞

金，誓狀師得位，輝耀謁太空。

第四五、天仙派　崇高容文德，永遠堅立經，遵修萬化體，守養一系成。

第四六、天仙派　靈寶無二法，眞一啓玄宗，清靜妙難思，禎界敍太空。

第四七、呂祖蓬萊派　圓通智觀用。始清重密眞，丹體赴蓬萊，實鼎煉成金。雲霞生造化，光明妙元根，道德福田本，萬古永長春。

第四八、葛眞君天臺派　混元分太清，玄微自古今，釋儒悉皈依，三教合元君。

第四九、許眞君淨明派（保江西人）　天德高無量，照明自古今，玄元聞見處，總合聖賢心。道德宏清靜，法源廣大成，東漢有章教，功果保忠禎。

第五〇、果老祖師雲陽派　崇靜眞陽復，至堅守太玄。智禮清白信，存義法明長。道貴誠正理，德尚實和行，參贊乾坤機，變運造化功。

第五一、鐵拐祖師雲虛派　太玄了清輝，鶴然謝瑞徵，功高身必貴，妙訣合天心。

第五二、何仙姑雲霞派　高居三界外，回首盼世塵，誰是女丈夫。請來同修眞。

第五三、曹國舅金丹派　芝田白鶴栖，丹物煉藥丸，遍體是純陽，飛身入雲漢。

第五四、曹仙姑清靜派　發個沖天志，修行有何難，太陽煉形去，妙理至奧玄。

第五五、樵陽眞人玉線派　無恆常自在，靜慧一眞如，性定心空寂，玄元道法興。

陳搏老祖係四川夔州府人，留傳之派。

第五六、老華山派　須度玄明月，朗然需隨風，蓬萊眞清靜，道德中可東，性定發祥泰，陰陽妙法通，龍虎交變化，乾坤惟滿充，金木還本體，來往運金功。

第五七、周祖蘆寶派　思道洞本重，明香克理忠，洪良居士顯，一嗣永承宗。德大傳家久，清修福澤長，世肇因衍慶，慈風蓬業祥。

第五八、周祖鐵冠派　思道大應恆悟，月仕普濟眞元，崇文智明鏡廣，心傳嵩岱綿揚，靜默中存志誠，壽永泰運亨昌。

第五九、徐復陽祖師鶴山派　復駕雲坎至，崇教道九眞，種正通玄理，福澤自得春。元陽從心布，萌芽不更生，體性虛空坐，安然金丹成。

第六〇、鶴山派　重臨修仙侶，光華常延增，乾坤均相配，龍虎交黃庭。秉劍立善法，逍遙遇遐齡，智慧明日月，還升太和宮。

三丰祖師姓張，係瀋陽人，在犀山，留傳邋遢派、新宗派、檀塔派，俱歸一宗。

第六一、自然派　玄雲曲端靜，清虛色自輕，月圓皈命禮，抱意管丹誠。元玄明至本，大詳理幽微，參透無中有，方可達希夷。

第六二、三丰祖師自然派　惟道然之宗，若守可以降，功德歸盛泰，萬世禮仙眞。本靜從玄教，福壽永長興，合清仁志點，秉義復元登。

第六三、三丰派　道德機宏容，眞正守長清，萬強工夫首，宗來教方春。星月皎天漢，守靜默行功，一德無量念，玄理至仁忠。

第六四、三丰派　玄雲通道居端靜，白鶴乘虛向自清，師資月圓皈志禮，身中抱一管丹成，太上淵微入妙元，淩雲星朗貯壺天，功候到日方許就，始悟眞言信可傳。

第六五、三丰派　大道英勇德，眞正守常存，萬疆共福壽，宗脈教芳春。

第六六、三丰祖師日新派　大道應永得，守教志常眞；一陽來復本，同靜德玄風。

第六七、日新派（此派係光緒八年七月二十日續起）　沖和天根定，涵養易書深，寶元得正體，歸吉萬年身。

第六八、三丰祖師蓬萊派　圓通智敏用，是清修覓眞，丹體蓬萊會，保定煉成金。

薩眞君名守堅，號紫雲，係四川雲寧府雲寧縣人，生於炎漢寧帝八年七月二十六日聖誕，五月五日飛昇，留傳之派。（按所記地名帝名皆訛誤。）

第六九、天山派　孤肩撐日月，老鼎鑄乾坤，玉豆黃庭躍，金光紫氣懸。羣仙還大藥，古塔露眞烟，三寶鏞千幻，九重法一傳。神欽飛錫客，鶴聽點花禪，萬象歸元始，同生極樂天。熙和登寓宇，清靜遠塵緣，瑞自芝蘭靄，祥從雲漢遷。志誠恩濟普，功久德恩全，若悟虛無學，常參妙與玄。

第七〇、薩眞君西河派　守道明仁德，全眞復太和，志誠宣玉典，中正演金科。沖漠通圓滿，高宗居大羅，武當興法派，福海起洪波。

第七一、薩祖派　道德廣元明，全眞沖本城，清淨機玄妙，無爲從復融。體仁宏正化，悟性顯智寧，溪

惟通蓮合，世金永發興。

丘郝二祖在山東濟南府長淸縣東南十里五峰山，留傳之派。

第七二、龍門華山派　通玄全眞冲和德，正本恆成位尙仙，仁能貞心傳義紀，世見生前浩太元。子陽逼轉歸至道，爐宿守靜保丹田，情高悟開復天理，自然長顏如松年。

第七三、丘祖又派　道守悟玄微，淸靜本希夷，無爲自然妙，又繼龍門裔。眞常德正止，重開鳳唱奇，功成超紫府，丹詔赴瑤池。

第七四、郝祖岔派（在武當山，開基於明朝，留下此派，即名爲郝祖岔派）道鈴治明惠，建貞亨嘉，莫譚純翠景，兆裔永流傳。至虛無上理，澄淸定專基，冲和德正本，仁義禮智信。

第七五、王祖岔支嵛山派　宏運慶萬禮，大用守眞源，忠信懷仁德，禮義學道先。

呂祖門人李淸庵眞人，留傳之派。

第七六、先天派　自一無上道，永忠太夫人，禮高重進本，可得萬代淸。志誠和妙有，煉性合融明，澄滿通玄化，元罡溫玉京。

碧雲祖師，姓孫名碧岩，係終南山人，留傳榔梅派，卽武當山之派。

第七七、本山派　碧山傳日月，守道合自然，性理通玄得，清微古太元。眞靜常悠久，宗教福壽長，慶雲沖霄漢，永遠大吉昌。

第七八、陳道二師留傳栖安派（此派自光緒元年春月續）　教垂萬古，淡泊家風，栖安同德，宏演三乘。凝眞高潔，吉菴圓通，混合爲一，道繼猶龍。

張紫陽眞人，於宋雍熙年間，在台州府天台縣崇道觀，留傳之派。

第七九、紫陽派　陵源疊海靜，寶月性天明，隨景元華谷，得符瑞泰清。參悟名眞理，修爲築到基。完全成聖果，自在樂希夷。靈素中常妙，葆光萃太空，道高超極則，德懋證玄通。

匠祖宗字分支岔派，雲樵眞人姓張名宗璿，字耕雲，係山東登州府福山縣人，由光緒甲申秋間，重赴白雲觀傳法，門下弟子等，因徒衆人繁，叩求願遵宗字爲第一代號。

第八〇、霍山派　宗誠信崇緒，修善法德超，璿律傳千士，智慧貫天高。耕輿龍門教，靜參玄中妙，雲度衆生成，萬載仰師道。

第八一、御製九宮山派（係京山人，姓張名道清）　道宗元太希，惟天可守之，以智紹彌祖，端顯應良師。公子茂中景，叔孫克世時，孟仲季若善，居處自然熙。增廣開雍基，修持正本支，秀鍾賢達立，福壽海山齊。妙悟承嘉祉，融通得靜機，萬年類永錫，佐國瑞雲奇。

第八二、彭祖眞空派（此派自民國二年戒期湯靜謙由江西代來）　普圓溥照覺性，應度慈光黃庭，正達道法源通。譜願成善果，眞常智慧全，證盟功德海，修悟定超元。虛靜和仁義，清微志妙先，嘉祥尊大極，萬理總同原。有時參厥旨，隨在契天機，若能歸一貫，平易亦神奇。

章祖名哲，道號廣慧祖，居江西南昌府武寧縣三十五都順義鄉石門仙潭人。宋理宗景定二年二月十九日降生，自幼好道，二十七歲結菴綵羅山，卽今太平山也。年五十三歲，端坐而逝。留傳之派。

第八三、廣慧派（此派係民國五年丙辰八月初八日由江西南昌府武寧縣太平山萬壽宮穆善清代來六十字）　廣德通玄淨，壹空悟乾坤，清守煉金意，矩本一中稀。定祥元貞吉，虛明幻化期，實承衍法理，萬古太平春。至善宜知止，純修在返眞，丹成能見性，證果有良因。

第八四、華山派（此派光緒元年自南方代來，又有人云是華山後續） 自求精微妙，洪昌聖賢心，崑崙闡大法，咸登謁玉京。三界十方內，遍地黃芽生，龍虎盤坎離，五氣華池中。了然永解脫，逍遙斗牛宮，位列諸勝境，光照滿乾坤。

第八五、華山派（南方後續） 自求靖未樸，宏常盛有恩，崑崙重大華，瑊珂合封增。三界千古秀，極錦丹桂與，山海龍虎交，闡彪現遐齡。了然端敬建，新友廣潔勤，裕謙淵斌馥，普照滿乾坤。

第八六、尹喜派（尹喜眞人尹喜派，此乃南方代來） 道德清高上，雲呈守煉丹，九重天外子，方知妙中玄。清靜自然體，髮白面童顏，袖吞乾坤大，陰陽造化先。悟本從正禮，沖和養太元，輕寂全木柄，一定龍虎盤。慧法祥光現，蓮開寶林宣，身應歸根竅，氣住復命關。三千功圓滿，異姓合眞仙，逍遙蓬萊路，今朝玉京賢。

以上所錄，皆各派道徒子孫遞傳之系名，而道教各派，不論南北出家在家各宗之系統，殆已全包括於此系譜之名內。故不能不備錄之。欲知道教分派之詳者，觀於此亦可悉矣。惟展轉傳鈔，其中有無脫誤，殊不可料，蓋亦無甚關係耳。

此各派系名中，有同在一系而其字不免重複者，果有誤與否，亦未使代爲訂正。其顯然知其誤者，如年號大倖之類，則爲正之。

第十七章 明清時代之道教

明代僧道皆設官以管其衆。明史職官志：「京師置道錄司左右正一、二人，(正六品。)左右演法，二人，(從六品。)左右至靈、二人，(正八品。)左右元義、二人，(從八品。)神樂觀提點、一人，(正六品。)知觀、一人，(從八品，嘉靖中革。)龍虎山正一眞人、一人，(正二品。洪武元年，張正常入朝，去其天師之號，封爲眞人，世襲，隆慶間，革眞人，止稱提點；萬曆初復之。)法官、贊教、掌書、各二人，閣皁山、三茅山、各靈官，一人，(正八品。)太和山提點，一人。道錄司掌天下道士，在外府州縣有道紀等司分掌其事，俱選精通經典、戒行端潔者爲之。神樂觀掌樂舞，以備大祀天地神祇及宗廟社稷之祭，隸太常寺；與道錄司無統屬。洪武元年，立善世、元教二院，四年革，五年給僧道度牒，十一年建神樂觀於郊祀壇西，設提點、知觀、(初提點從六品，知觀從九品，洪武十五年，陞提點正六品，知觀從八品，凡遇朝會，提點列於僧錄司左善世之下，道錄司左正一之上。)十五年，始置僧錄司，道錄司，(各設官如前所列。)僧凡三等，曰

禪、講、教。道凡二等，曰全眞、正一。設官不給俸，隸禮部。府置道紀司，都紀一人(從九品)，副都紀一人。州置道正司，道正一人，縣置道會司，道會一人，俱洪武十五年置，設官不給錄。明帝歷世奉道亦甚至，世宗尤躬親齋醮，不理朝政。道士邵元節本龍虎山上淸宮道士，封爲淸微妙濟、守靜修眞、凝元衍範、志默秉誠、致一眞人，統轄朝天、顯靈、靈濟三宮，總領道教，賜金、玉、銀、象牙印各一。陶仲文封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眞、忠孝秉一眞人，授少保禮部尙書，加少傅少師，封恭誠伯。世宗又上皇考道號，爲三天金闕、無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尊、開眞仁化大帝。皇妣號爲三天金闕、無上玉堂、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帝自號靈霄上淸統雷元陽妙一飛元眞君。後加號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眞人、元虛圓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眞人、玄都境萬壽帝君。蓋當時道士除煉丹服食外，且以能焚香召鶴，爲仙眞下降之證，其伎倆亦可觀矣。至淸代雖亦崇奉，但不若前朝之甚，且廷臣之言，對於張天師，始但許稱正一眞人，由二品降爲五品，後又不許朝覲，令禮部帶領引見。乾隆四年，又禁正一眞人傳度，道教從此衰矣。但人民崇奉，延請祈禳超度者，仍比比皆是耳。

第十八章　現在之道藏與輯要

現行之道藏，爲明萬歷時重修，除元代已焚經籍，無從列入外，新增者亦夥，間以扶鸞所得，且有託之於呂祖文昌降筆者。道藏刊行於北平白雲觀，明白雲觀道士白雲霽爲道藏目錄詳註，載入清四庫全書。其目分洞眞、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七部。三洞各分本文、神符、玉訣、靈圖、譜錄、誡律、威儀、方法、衆術、記傳、讚頌、表奏十二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四部，號爲四輔，不分類。四庫全書提要云：『白雲霽字明之，號在虛子，上元人。是書成於天啓丙寅，以道藏之文，分門編次，大綱分三洞、四輔、十二類，每條各有解題，如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之例。所列諸書，多措拾以足卷帙。如劉牧易數鉤隱圖，道論九事，張理易象圖說內外篇，雷思齊易外別傳（案此本俞琰之書，雲霽誤以爲思齊，）易筮通變易圖通變，僞皆入易類。穆天子傳舊入起居注類。山海經舊入地理類。揚雄太玄經邵子皇極經世鮑雲龍天原發微，僞皆入儒家類。墨子舊入墨家類。素問、靈樞經、八十一難經，孫思邈千金方，葛洪

附後備急方、急救仙方、仙傳外科祕方，寇宗奭本草衍義，舊皆入醫家類。公孫龍子、尹文子，舊入名家類。韓非子舊入法家類。孫子舊入兵家類。鬼谷子舊入縱橫家類。鬻子、鶡冠子、淮南子、子華子、劉子，馬總意林，舊皆入雜家類。錄異記、江淮異人錄，舊皆入小說家類。黃帝宅經、龍首經、金匱玉衡經、玄女經、通占大象歷、星經、靈棋經，舊皆入術數家類。陶弘景華陽隱居集，邵子擊壤集，吳筠宗玄集，舊皆入別集類。雖配隸或有未安，門目或有改易，然總無以爲道家言者，今一概收載，殊爲牽強。蓋二氏之書，往往假借附會以自尊其教，不足深詰也。」按明又有續道藏，則並焦氏易林及堪輿之書亦皆列入焉。至於歷代神仙通鑑一書，號爲龍虎山張眞人、包山黃掌綸同訂者，初集爲仙眞衍派，二集爲佛祖傳眞，三集爲聖賢貫脈，於是儒佛咸援入道教，旣以泯嫌隙，又足擴宣揚，誠計之得也。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云：「唐開元中道藏共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其後殘缺。宋王欽若等刊補洞眞部六百二十卷，洞玄部一千一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眞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胡氏筆叢所說唐宋道藏之卷數，元代焚毀之後，未知實存幾何。今就北平白雲觀道藏所交於上海涵芬樓影印者，

已多至五千五百册，（道藏五千四百八十五卷，上海本一一二〇册。）書旣浩繁，人難遍識。涵芬樓曾自影印之全藏中，取其最有資於學術者，釐爲十類，分別印行。所採純屬菁英，固爲欲窺全藏而未能者，得此一樹，亦可滿意。至於全藏目錄，亦已另有印行者也。茲將輯要所分十類，記其總數如左：

第一類道德眞經五十二種一百册　自唐傅奕校正道德眞經至五代杜光庭述道德眞經廣聖義。

第二類南華眞經十二種五十册　自南華眞經，及宋褚伯秀學南華眞經義海纂微至唐成玄英南華眞經注疏。

第三類冲虛至德眞經六種十五册　自冲虛至德眞經及宋林希逸撰冲虛至德眞經鬳齋口義至唐殷敬順冲虛至德眞經釋文。

第四類周易參同契十種十册　自長生陰眞人註周易參同契至儲華谷註周易參同契。

第五類諸子二十一種三十五册　自鬼谷子至意林。

第六類道書十九種五十八册　自黃帝陰符經集註至唐張君房雲笈七籤。

第七類史傳地志二十五種二十六册　自唐王瓘述廣黃帝本行記至明査志隆輯岱史。

第八類攝生十六種七十六册　自無名氏四氣攝生圖至晉葛洪葛仙翁肘後備急方。

第九類術數九種十七册　自黃帝宅經至漢焦延壽易林。

第十類道家六集六種十一册　自蜀林光庭廣成集至元郝大通太古集。

第十九章 宮觀及道徒

道教祀神之祠廟，謂之觀，亦曰樓觀。淵鑑類函居處部四觀一，引釋名曰：「觀者，於上觀望也。」又觀二，引關尹傳曰：「尹喜結草爲樓，精思至道，周康王聞，拜爲大夫。以可觀望，故號此宅爲關令草樓觀。卽觀之始也。」埤史曰：「周穆王好神仙，召尹軌、杜仲居終南山，尹眞人草樓因號觀，由是奉神仙之地皆名曰觀。」按：史記封禪書「公孫卿曰：『僊人可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此實爲道教祠宇稱觀之由來，其後更稱廣大者爲宮。唐玄宗作太淸宮以祀老子。宋眞宗作玉淸昭應宮，以夜繼晝，七年乃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必毁而更造。又作會靈觀，以首相王旦爲宮使，次相王曾爲觀使。於是諸路府州道教宮觀，概置提舉、提點、管勾等官，以臣僚任之，爲養老投閒之職，授以祠

緣，謂之奉祠焉。

至於宮觀之形式，亦有可得而言者。大凡我國之建築，自帝王宮殿、祠廟、佛寺、道觀，以至官署、居宅，規模雖有大小，形式殆用一律。古之宮室，皆前有門，入門爲中庭，繼爲堂（卽殿，）堂後爲寢，是也。或旁有廊廡後有園池，廊之兩側分建別屋。道教宮觀，亦莫能外是。玆舉宋鄧牧洞霄圖志宮觀門內洞霄宮制度大概，以見一斑。洞霄宮在杭州餘杭縣南。前爲外門，卽山門。入門度橋有兩門對峙爲雙牌門再入爲三門。入門爲虛皇壇，壇後爲三淸殿卽正殿。殿東西廂爲兩廡，庫院在東廡，齋堂在西廡。昊天閣在東廡後，璇璣殿在庫院東，佑聖殿舊在正殿左，後建於三門東偏，祠三，張帝祠在三門右，龍王仙官祠在西廡後。日過寮在雲堂右，爲游方暫憩之地。法堂在正殿後，方丈在法堂後。道院在西廡後，分十八齋，則道士所居也。

現今之道觀，可分爲二：一曰小道院，例如北平琉璃廠呂祖廟，上海三茅閣者，是也。二曰十方叢林，有傳戒之特權，如各省玄妙觀白雲觀，卽是也。又道士有二種：一曰記名出家，其人因多病，許與小道院爲徒弟，仍在家中讀書教養。有穿道服者，又有不然者，及歲時先跳牆，然後可婚娶。跳牆者，逃走

出亡之意也。二曰實行出家，終身爲道士者也。假令欲爲道士者，其人卜吉日，同伴介紹詣小道院，拜其院主爲師。有資財者，可敬奉廟中，無之者，亦不索取。於是院主贈道名。例如姓王，贈名永修。自是結髮成髻，改服圓領闊袖之道袍，穿白布高襪，雲履青鞋。習字讀經，至於洒掃炊事，擔水負薪，無一不服勤。如此約一年。如値白雲觀授戒之期年，與院主詣觀，畢業應受之戒律，然後始得道士資格（畢業道士，俗曰老道。）授戒之成績，仍依天地玄黃等諸班，示其優劣。若中天字號第一，更命留在於觀裏，學習大叢林一切之規矩，以備異日爲白雲觀方丈之候補。其餘之戒衆，一律發給衣鉢戒牒，或歸還各人之本廟，得掛單於各省之十方叢林，（掛單一名留單，謂住宿叢林。）要之，小道院養成道士之候補，得不能傳戒，十方叢林，有傳戒之權，而不能直接收徒弟也。此僅舉北平白雲觀爲道士者之規矩，其他各省道士，蓋亦大略如是。

第二十章 結論

以上所述道教沿革與其內容，其變遷之史蹟大凡可覩。道教概說云：「通觀道教之變遷，神仙方伎之術，附會黃老，主張服食與煉養。服食爲金丹之服藥，煉氣爲元氣之修鍊，魏伯陽、葛洪倡之。然以服食而達長生不死之目的，事實上不可能，至寇謙之遂起符籙及科教（諷誦經文）之道。惟煉養之方面，易與易理附會，且多少合於衞生之原理，而有實效，故修道隱逸之士多好之，所以服食未全然失勢力。然社會一般人以其不容易實行，故道教之得勢力，不在此點，實在符籙科教之二法。其後全眞教起，更以道教爲本位，取儒佛二教之實踐的道德，其優者以之整飭社會之風教，其劣者利用迷信，而爲禁咒，誘惑愚民。現在之道士，多屬此類，服食固久不行，煉養之法亦失，北京之悟善社、道德學會之信者團體，皆爲道教之類。」所言頗能賅其源流，原夫道本行路，轉爲行爲，三代以神道設教，於是有巫祝史之官。戰國以來，方士朋興，祈禳、禁咒、黃白、呼吸道引、服餌之術先後出，於是東漢始

有鬼道，所謂太平道、天師道之類，時佛法輸入，亦稱曰浮屠道，蓋皆以道爲名，初不云教也。迨道士以道之名專爲己有，謂之道教，而佛儒二教亦起而鼎峙矣。道教襲莊老之玄言，舉巫祝之祭禱，行方士之術數，包羅已至猥雜，更摹倣佛經，抄襲名字，尤爲識者所鄙。宋馬端臨經籍考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爲而已，而略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靜。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爲之說，略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諸家評論道教，誠亦無辭。然則彼之所可取者，究安在乎？道經有言：「我命在我，不在於天，」（見雲笈七籤卷三十二養性延命錄引仙經）蓋道家之言，足以清心寡欲，有益修養，儒家所不及。儒從天命，修身以俟；佛亦謂此身根塵幻合，業不可逃，壽終有盡。道教獨欲長生不老，變化飛昇，其不信天命，不信業果，力抗自然，勇猛何如耶。燒煉黃白，起於方士，道流承之，鉛汞爐鼎，龍虎水火，勞勞千載，而金丹終於

無功。然其術西傳大食，旋入歐洲，至十九世紀，化學始立。迄今進步一日千里，闡明電子原子循環變化之道，黃金可成，殆非盡語。他若生理物理之研究，醫學藥學之昌明，而長壽難老卻病之方，亦復可期。故道教之說雖多虛誕，其思想非無可取，惜不知科學，費精神於無用之地，有似擲黃金於虛牝耳。然則略舉其源流，兼及規章、經說、方術等類，俾欲知道教眞相者，稍得悉其眉目，以資鏡戒焉，非無用也。夠道教實中國固有之宗教，剖析而分明之，豈非學者之責哉。